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拾注卷一百二十一

明李清撰

北史三十五

高閻

胡叟

張湛

關駟

段承根 宗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劉延明 即魏書劉炳

趙柔

索敞

宋繇 曹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稍遷太子少傅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

魏書刑罰志曰恭宗監國雅上表曰臣按漢武時啟

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謫徙之十載年後邊郡充實並

修農成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事也帝王於罪

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

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欣喜赴路力

後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則姦邪可

息邊垂足備恭宗善而未行

愚按文成後用源賀言遂行之矣然無知雅先言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雅性剛慤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

允才允性寬柔不以為恨允將婚邢氏雅勸允娶其族

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

自敬黃頭其責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

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臨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父幼北

燕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其

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

鎮將竇瓊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祚為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

冊府元龜曰孝文嘗集羣官謂之曰近論朝日夕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行禮于西尋情即禮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嘗謂此事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二者孰是明根曰宜從朏月

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

魏書曰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所為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于贖我今遣使於理為長從之

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又參定律令屢進謹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

魏書曰高祖引明根入見諭之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便爾言歸君臣之禮于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但季俗凌遲斯道弗繼卿居今行古獨秉冲操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光我朝化退可榮慰私門明根曰臣鍾鳴陋盡待盡時庭下奉先帝此陛下大恩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四

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殿勤仍為流涕賜清紗單衣委貌冠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大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弟祭贈弱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諡曰靖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

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

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

以才華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字伯始孝文賜名

博綜經史延興初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

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

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為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

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

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

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

者動存名教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

武之舅百寮懾憚謂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以孝文所

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在胸山

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為利

魏書曰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

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殊甚

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恐難守

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

有之疆兵後時解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昶敗遷侍中

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

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地

魏書載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常但六里胸山

地實接海郁州又在海中所謂石田無雨且六里于

賊逼要去此閑遠以閑遠之兵攻逼要之衆不可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也新附之民服化猶近宜安不宜勞勞則怨生怨生

則思叛宜捐茲小利不使大損

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

魏書載肇諫曰方今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

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後且蜀地險隘鎮戍晏

然更無異趣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

何及願俟復圖

又不納考明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

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逮王者詔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入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擇集公卿會議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肇外寬柔內剛直眈好經傳手不釋卷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其執意如此

及孝明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孝明以肇昔辭文安封復欲封祥祥守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父洪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爵安樂侯諡文即位徙崇光官閭表上至德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魏書載閭頌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

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逸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禪明明我皇承朝結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盪旦六府

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但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

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冲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

四門灼灼典刑勝殘宣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

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

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田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徽烈被之管絃

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

事承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

閭詔令書榜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平出師討淮

北閭表諫陳四疑

冊府元龜載閭四疑曰淮北城五處皆須攻擊然攻

守勢懸未見利疑一縱使歸心發兵遠入費損轉多

若不置城是曰空爭疑二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

軍聚費疑三天下開秦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四

請特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

難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為

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辨忠佞

魏書載閭對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

晁錯是其佞帝曰朕所問未然之前卿所對已然之

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燬

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異名忠佞異名同理求之於同

則得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

換忠佞之境豈繳然易明哉或託佞成忠或假忠飾佞

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

隨迷終致忠言此通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

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公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

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致命則播武公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起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聞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考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雄集所以同此後者非智術不長兵衆不足乃防狄要理宜然也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鹵雖暫勞乃永逸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固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

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

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

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

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

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

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

北鎮至八月征北都率所鎮於六鎮兵直至磧南陽威

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

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

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

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

防之苦利一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利一發城觀敵以

逸待勞利三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利四歲常遊運

永得不遺利五

魏書又載閭表末云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閩外之

事有利輒決赦其小利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然後忠臣盡心征將竭力雖三敗而愈榮雖三背而彌寵

孝文詔曰此當與卿面論

魏書曰高祖引見羣臣議伐柔然左僕射穆亮曰蠕蠕頻肆寇擾為惡不悛宜興兵誅之挫其醜讎問曰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有未賓之酋故屢行征伐朕承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平之基何為屢動兵革夫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便可停也

又詔問為書問柔然時柔然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素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

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彼國使而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臣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問進曰臣聞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問曰伏聞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日何先後對曰刑制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形必後着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綜魏書曰問以春夏少雨令各上書極陳損益乃言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同心宜寬其往來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

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免禁恣其東西隨豐逐食又聞
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
違犯宜申飭外牧寬其使役急其禁令又一夫幽枉
王道為虧可集京師見囚於都曹重加究察輕者決
遣重者定狀又請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皆教有
司施行

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魏書律厯志載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四者何先
以律為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
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樂者律之本也臣前被教理
樂事以粗舉但年垂七十恐一朝先犬馬使律法長
絕太樂祭酒公孫崇聰敏精勤頗長推考故臣舉以
教樂今依臣前共所論樂事自作鐘磬志議三卷器
數以備可謂世不乏賢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
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

識粗解音律亦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
舉善之義詔許之

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
頗嫌之

愚按孝文遷洛後遂以浸弱惜閭所言十損史不全
錄若遷鄴一議雖格至東魏孝靜遷鄴方驗李回請
遷長安高閭請遷鄴雖不行於孝文時而它日西東
二魏卒分行其言亦一奇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匏閭表諫洛
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
將皆無功而還

魏書曰高祖攻鍾離未克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
新附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言伏承欲留戍淮南招
撫新附昔太武皇帝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弗克班師日
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

可守小故也夫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
 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乃
 淮南根本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
 明矣既逼敵大鎮兼隔深淮之險少置兵則不足自
 固多置兵則糧運難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泗口
 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城舟船素蓄若敵因先
 積之資拒我始行之路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
 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
 通江表西有盱眙壽陽之鎮若必留戍恐為敵擒何
 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
 固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思
 叛猶多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
 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天時向
 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太武成規班師還京營皇居
 於伊洛蓄力待釁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
 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七

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
 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聞曰
 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
 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大事今京邑甫
 爾庶事草創願陛下從容伊瀍使中國緝寧則向化之
 徒自然樂附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聞
 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實然中州之
 地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聞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
 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
 駕至鄴孝文頗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聞每請本州自
 效詔曰聞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退有虞謙德
 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今存勸兼行恩法並舉歲餘表求致任優答不許徵為
 太常卿頗表陳遜不聽又駕南討漢陽間上表諫求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六

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
累表遜位優詔

冊府元龜載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
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
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

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
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
求歸帝為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與馬繒綵衣服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漢羣公祖二疏也閭進陟北
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卒於家謚文貞閭好為文章集
四十卷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強果敢
直諫其在私堂言裁聞耳及處朝廷廣眾中則談論鋒
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
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
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譽弟悅篤
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父昌後趙石勒黃門郎逸好學風

成仕後秦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夏赫連勃勃所鹵拜
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
言作者誰速推之司徒崔浩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
耳固容之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頗表乞免久乃
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
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逸兄温博學有高名為氏王楊
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第三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十

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
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其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婢
令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
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
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耕刃得利六韜命送還刃
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
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
不聽越闕墓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墓二親及蒸

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逢良辰不受子孫慶賀年
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
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孝文遷都洛陽子應等
乃還鄉塋焉

魏書曰逸族人超宗與弟令勝俱身長八尺有將略
為河南太守多所受納賂北海王祥言之世宗徙河
東太守更自修厲清靜愛民卒于官百姓追思之贈
華州刺史謚曰成令勝亦累官弘農太守令勝弟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以功歷官征南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
將姜修率衆二萬屯羊口姜白龍據南城譚思文據
夾口司州刺史王僧炳又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
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勸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
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
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
節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鮑口去朐城五十里
夏雨頗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

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
獨破仙琕斬其將李魯生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于
朐城之西阻水列柵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
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圍進救朐
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文驥力竭以城降賊
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
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郟城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昶儀衛失盡于郟城借假節為軍威遐坐失利
免官延昌中起為副將防捍西荆歷官汾州刺史在
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襄遐弟叔隆
官于秦州秦州殷富去京懸遠與敕使元修義同心
聚歛納貨巨萬賂司空劉騰由大中大夫出為中山
內史在郡專以貨賄為事懸瓠之後賴族人前軍將
軍趙文相力以免後更與文相絕文相長者不以為
恨及為汝南內史猶經紀叔隆家後文相卒視其子
第漢如也時論賤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伽藍記又有趙逸非此趙逸也以名氏同故討按逸
自云是普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孝明正光初
至京師見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歎息曰此宅
中朝時太康寺時人未信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
軍王濬平吳始立此寺今有三層浮圖用埴為之指
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驗之果得輒數十萬
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己巳襄陽侯王濬造
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今日逸曰晉朝民少于今王侯第與今相似又云自
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
都邑目見其事國滅後觀其史皆非實錄莫不推過
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及詳
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
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又曰當今之人生愚死
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死中人爾及死也碑
文墓記必窮天地大德盡生民能事為君共堯舜連

衡為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
之吏理輪謝其梗直皆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
文之士漸逸此言逸指城中暉文里云是晉馬道里
里中數宅皆豐堂崛起高門洞開逸又指太傅李延
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主孫
皓宅冀州刺史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時內有綠
珠樓於是經過者咸想見綠珠容操也寶光寺有三
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逸見而嘆曰此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石塔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三十二寺皆湮滅此寺
獨存指園中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井泉僧掘
之果然井雖填塞磚口如磬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
逸嘗云吾不解養生自然常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
年五百歲今始逾半耳孝明帝聞之命給步挽車一
乘遊於市里所經處多記舊跡三年後適去莫知所
在 愚按逸論史一段可謂切中史筆膏肓但云苻
生仁而不殺則當時殺魚遵梁安及其子孫者誰恐

非實錄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魏書曰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其惟易乎末世偽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頤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

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能誦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躄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

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值千餘疋叟一無所受後入北涼沮渠牧犍遇之不重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悅祝駝吟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憲章無虧何祝純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弗淳慕仁義未允吾之擇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收捷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窻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及柔然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數嘗

遺以財皆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為美談吾於子以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偉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亦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素其館宇碑陋園疇扁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眈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

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於家葬于墓次即令弟繼之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說不相附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錄求利品扶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後秦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任夏赫連勃勃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勃勃統萬城銘蛇詞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為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為河西著姓父顯有遠量西涼李暠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羽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志任北凉沮渠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
 豈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燉煌張湛
 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西
 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
 為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
 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好
 詩頌言多箴規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
 浩誅湛懼恣人之閑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懷義閑粹有才幹亦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
 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
 卒於征西參軍孫通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
 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歎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
 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
 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徽麟儉鳳皆傳
 家業知名於世鳳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
 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父暉字長
 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
 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
 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奉教游學今將歸損子厚
 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
 乘馬騰虛而去暉自知必貴任西秦乞伏熾盤為御史
 大夫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蒸璿慕
 璿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置金馬羈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於市暴尸數
 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
 井女為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愚按承根此時何在父尸不收乃委之他人與女即
 此為薄行第一事且父戮子仕獨不聞王褒終身不
 向朝廷坐乎而况仕也其及禍宜哉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司徒崔浩見而奇
 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為燉煌夸寶所敬待

魏書載承根與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衡交問

鼎路盈訪壘絢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

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悉凡武以靜亂剖殊

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

焚淵涸瑤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氣未廓鳳

戢崑丘龍潛玄漢其三數不常擾聚極則夷奮翼幽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

其四自余出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

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

蚤曜淳源雖瀉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

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

以寬成彪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遂聞休聲其七

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任北京沮渠蒙

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官侍臣箴

魏書載欽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

曩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

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

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

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

紂醜糟山周滅妖似羿喪以田險誠蔽其耳目鄭衛

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消熾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三

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

垂橫美虞疎網解祝殷道攸數龍盤德隋地銜珠

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命子桓

靈數攸臻儀刑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

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

乾乾虛於遠屬外撫幽荒內懷兢獨猶懼思不逮速

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度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

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太武平涼州入魏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

魏書載欽與允書及詩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隅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酬諮路塞端拱蓬宇嘆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向非淺識所宜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我恒崩澗養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酬諮明發

虛擬廣闢四門彼延髦士其四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繁墳無疑割典無滯半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逸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史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

愚按雄穢美新一語欽已先未熹言之矣人無知者

遷以陵腐邕由卓泝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慕我選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袷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詰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吞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之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舊其十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年言以通理盼坎速流觀良闈止伊爾虬光四麟

曲水其十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行之

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啟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篤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以風味惠以德音執

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

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

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

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音且表

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郭

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

克隆方圖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儔響駭華戎其二響

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勤書恬

心初素潛思淵淳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

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

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

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明升

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

淵潛既慙未闕亦愧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

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

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

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圯

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

從王澤遠洒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實今也

克涼吾生獨矯遂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紆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

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悟其十一年時迅邁

邁物我懼逝任之斯通權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

啟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

哉列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

忘歲寒

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父政有名西土位會稽令駟博通

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謂之宿讀汪王

朗易傳撰十三州志北涼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

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收捷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選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

還京師家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

無後

劉昫字延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北史以避唐世祖丙廟號故隱其名余依魏書改之

燉煌人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昫年十四就博士郭瑀

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昫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

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昫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昫其人也瑀以女妻之昫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

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西涼李嵩徵為儒林祭酒從

事中即嵩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昫時侍側

請代其事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

何異孔明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

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何休息昫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昫何人斯敢

不如此昫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

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

人物志黃石公三畧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

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數百月致羊酒牧捷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

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敬陰與為助教並以文學見稱

每中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風聞其名拜樂平

王丕從事中郎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

昫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非

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昫河右碩儒今子

孫泥出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遂除其一子為

鄯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

中郎燉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連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乞教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後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北涼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入所遺金珠一貫價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數百緡柔呼王選之後有人遺柔錢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注解之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傳昞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

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此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為奴敞行至上谷遇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單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世仕張氏父僚前涼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儉為張邕所珠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張氏卒居喪遇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延師就學閉戶讀書夜不倦博通經史後涼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奔西梁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在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決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聖

時事亦無滯也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於錄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數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捷託之牧捷以為左丞遂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捷至京師卒謚恭公曾孫稚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勅海太守子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遊道誘殺之魏廣陽王深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聖

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或即字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八度逼迫臣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字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使請放選進退為身無憂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爾朱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責賤比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官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起惡如沉伐善何速今得寇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責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即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而作此聲固大癡遊道應曰

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命今日始識其面還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責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相似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榜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按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關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謠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青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編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省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勅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持事駐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

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首格成何物首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賍汙未露而奸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時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謂

楊愔曰此真鯁直大剛惡人愔曰譬之畜犬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不忍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洋開府諮議參軍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治書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謀繫諸獄餓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恨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狀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勲意將合忍游道疑陳元康為其肉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觀諠北海王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共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迴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

北齊書作尉廐

結交後廐坐事伏法洛陽其弟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四

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錢百五十萬盡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闕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內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刺

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

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

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

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

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

不足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

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

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四

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

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

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遷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

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瑀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

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

餘條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拜中書博士

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武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蓋是史頡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躅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篆也於時秦焚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隸書故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符書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爰書八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知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一時變通也考宣時名通倉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云小篆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

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類即前代古文矣後漢
郎中扶風曹喜號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
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珠藝異術王教一
端苟有可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
師也後慎嗟時人好奇數俗儒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世間人事莫不備載可謂類
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
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法為古文雜形詔於太學立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
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
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
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
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
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
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

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
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
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
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悅弟靜別攷故左
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錄徵羽各為
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
承百王之奇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
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五

曰邈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免為駭神虫為蠶如斯甚衆
皆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凡所
闕古莫不惆悵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
所以垂令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
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
文之誼當並收善譽而臣祖遇路陽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太武皇帝太延中收捷內附臣亡
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

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識學庸
薄漸清家風有忝無顯是以敢籍六世之資遵祖考之
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稽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篇聯文
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感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策
下各有區別話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
聲並逐字而注所不知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蓋

觀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教給并學士
五人當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
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
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其有須依請給之名目
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
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策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
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鹵將軍順
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

在東宮教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閭里者甚衆然未
有如崔浩之妙也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
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始聿修克隆堂構正清
梗概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
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典美矣越逸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一

蓋

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
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駟劉
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
縣處屈能申終致顯達游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
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王慧龍 玄孫松年

鄭

義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孫儀 儀孫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初宋武徵時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不為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曰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荆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復將慧龍付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後秦

其自言如此秦滅慧龍歸魏明年引見與言慧龍請効

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

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

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拜十餘日會明元崩太武初

即位咸謂南人不宜任以師旅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

聞慧龍王氏子妻以女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

兒也王氏世龔鼻江東謂之龔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

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太武以其嘆復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

愚按浩嘆服南人猶以為責而况刊國史於石其訕

鄙孰甚以浩之知而不能見形於影何也

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

魏書曰魯宗之子軌入國云慧龍是慧龍家豎僧彬

私通所生浩雖聞之以女故遂成贊其族

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

願得南垂自效浩固言之投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頤等同禦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盜賊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榮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後宋將到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三

之種道濟頻煩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司馬楚之羸狂亡人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敬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

匹玄伯偽為反間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首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吾吾方以仁義為干鹵何憂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四

鄭暕曰吾羈旅南人思非舊結蒙聖朝殊慈得在疆場致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暕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民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

龔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遐後妻寶興從母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時遐妻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產自出塞贖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龔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瓊字世珍孝文賜名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納其長女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寃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侯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夫家女卒哀慟無已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塋內哭泣之乃掩當時深怪之

魏書於怪之下有疑其穢行四字此魏收口業他年

發骨之禍當本此北史冊之有以夫

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常詣尚書令李崇乘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性儉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牝嘗盛服就視之崇亦不恨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北征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柔然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六

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羣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

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

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嘗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

新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

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

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為當時所

美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孝莊有從姨兄

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才而譏其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

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

歷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

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孝昭中擢拜給事黃

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

至鄴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

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諡

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

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

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

委焉兼御史中丞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弟

二子劼最知名別見遵業弟廣業性沉雅涉歷書傳卒

於大中大夫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以中書

郎遇害河陰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父

暕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八

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妻以女文成未拜中書

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

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

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

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

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出珍奇不意策之全也石

從義言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

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驕急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

義曰觀珍奇意不平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焚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齋白虎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起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揚文長代戍食盡城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九

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擒斬以功賜爵恭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尋朔將軍使於宋中山王獻章於文明太后置王官義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還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婚姻乃就家徵為中書令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具官屬詣長安

拜廟建碑廟門還出為西兗州刺史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番杏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鬻肉西門受羊酒輒東門沽賣之以冲威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郵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太后為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十

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謚文靈長子懿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伯爵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結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詔俱坐總親出刺史齊州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

既云義然後取何云不潔清此魏收誤筆惜北史未

正

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見害

愚按神武東魏權臣恭業謀害必有因北史書伏誅非也今正之

懿弟道昭字儋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馮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闕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千戚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先四表孝文後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偶不廢詠綴末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卷文席常用慨然愚按孝文數言語意不接有訛脫

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

魏書載道昭表曰臣聞崇治須才養才先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絃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邱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伏願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日興毀銘可不日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之美業也不從

宣武時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七

州都督道昭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而先帝雖躬六師猶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置西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者德卷

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未進競之風寔由於此
陛下垂心經素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
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疑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
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勅施行使選投有依生徒可
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
請學令並置生員未蒙一報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
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
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遺祕書監歷青光二州刺
史復入為祕書監卒謚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
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子嚴祖頗
有風儀祖觀文史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孝武時御史中
尉蔡雋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之而嚴祖
了無愧色孝靜初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
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其姊大車
以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

任胃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胃懼潛通西魏為人
糾告懼遂謀害神武事發大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
武明后及文襄爭為言故仲禮之死不及其家嚴祖更
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子子懌另見敬祖子元
禮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為館客後累遷待
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魏收又昂妹
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曰視元禮比來詩詠
亦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敬祖弟述祖字
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齊天保中歷
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
為巡首使數曰古人有書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
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
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
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

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自造龍吟十弄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餽饌待賓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充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預州刺史謚平簡述祖女為趙郡王獻妃述祖常坐後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命坐乃敢坐又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且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其見重如此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婚宦無貶有識咸歎息

義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內疾之若讐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及卒後其妻淫亮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歎胤伯弟平城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教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皆令其侯王於馬射日宴對中禮獨伯猷此行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其大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

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伯猷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太寧中位金紫光祿大夫東齊北太守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魏書曰輯之歷官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遁走朝廷嘉之徐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上

洞林子敬叔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瓊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孝昌中弟儼寵要贈青州刺史儼別見瓊兄弟雍睦諸姊姒亦咸相親愛閨門內有無相通為時稱美子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並早歿昆季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禧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民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日戶止三十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賜書歎美之

周書載書云昔郭仍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徵拜京兆尹及梁宣帝以岳陽王稱藩
周書曰時議欲遣使盛選人太祖歷觀內外無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上

孝穆者

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登為梁王使還稱旨進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諸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宜華虞陝四州刺史皆有政績入為少司空卒

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別見伯夏弟謹琅邪太守性嚴暴過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擒至家鬻殺之與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子先護少有武幹孝莊居藩先護得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李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等守河梁先護聞帝即位河北遂閉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北海王顥入洛帝北巡先護據州刺義兵不受命帝還京進爵即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字子直少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孝

武西遷偉乃與宗人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陳留信宿間眾有萬人遂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護陳留郡守趙李和乃率眾西附梁陳閭相次降欵偉馳入關西周文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欵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五

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羸獷不遵法度睚眦間便行殺戮副防主祀賔王坐除名周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州刺史偉從後蒞職皆以威猛為政吏民莫敢犯禁盜賊為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述祖族子雖有識尚操行清整任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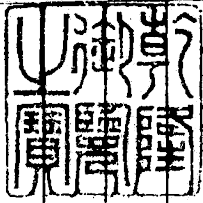
為良娣離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
偁奏授離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離門投刺拜謁
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問關夷嶮撫人督眾見憚嚴敵
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
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
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
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邕撫寧離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二

仁惠克舉偉傑然豹變知機之士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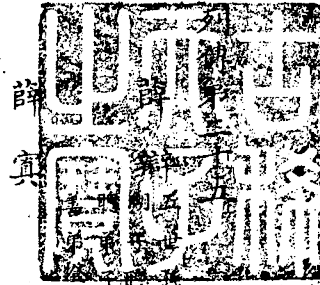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三

明李清撰

北史三十七

善 端 端字曹 端從祖弟湖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薛真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忠惠京

都傾覆皆以義烈著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

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猛以巾褐謁之

溫曰江東無卿比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

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也

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

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溫

敗及秦王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



馬聘強猛謂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

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

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

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

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西燕主慕容

永於陳川後秦主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

右光祿大夫七兵部尚書轉左民尚書年九十八卒贈

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豪傑多歸慕強卒復襲統其營任興曆太子中庶河北

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之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

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長

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

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

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藩志在關右宜克終良算與朕

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衆摧抗赫

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

年卒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
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
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
汾陰侯

魏書曰謹所治與勃勃連結結士抗敵甚有威惠

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夏主赫連昌擒其東平
公乙兜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西平將軍
復為太守神龜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

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春與謹並為都將討平之封
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
被風化大行時兵荒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
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
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
每訪以政道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
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元
公

愚謂既斬復贈何如慎之于始乃知太武已殺復悔
不獨崔浩也

長子初古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沈毅有器識弱冠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
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
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伐以拔為都
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平之皇興三年除
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四

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
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
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
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
大夫謚曰康長子肩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
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累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
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
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肩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

餘人一時殘之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拔
弟洪隆位河東太守長子驕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
博士齋使至詔驕駒兼主客郎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
曰宣怡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驕駒徙居之遂家
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
位廷尉丞廷尉寺隣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得一狐慶之
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
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儒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謔詞義可觀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疾卒贈
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以軍功累治書侍御史道直散
騎常侍子端字仁直本名沙陀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
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為
參軍端以天下擾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
遣行臺薛修義都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宋親
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

濟河會曰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遣騎
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
并力固守責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
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
率其屬并招喻村民多設奇兵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
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
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
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六

功賜爵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
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
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
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
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
帥妙簡英察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
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奇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
選事梁宣帝曾獻馬璫鐘周文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擗

捕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項至端乃執擄捕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周文大悅即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周文踐極者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不廣請待龔翦僞然後俯順樂推周文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鑒所擢用咸得其才周孝閔踐阼累遷戶部中大夫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七

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民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籍鎮撫總管吏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許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累遷司金大夫

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詰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責以容姦當連坐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時謂為神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八

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堯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累拜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頊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頊事與相連帝因欲成頊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忤旨械繫之久乃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起兵并州遣其

將慕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曹胃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曹胃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曹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曹朝廷以曹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民素懷其恩詣闕理曹者百餘人曹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高僧傳曰曹所居堂礎忽變為玉曹謂為美徵設齋慶之獨僧靈裕曰斯琉璃耳宜慎而戒之後果徙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九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弟聞於州里弱冠為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曼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者候之談宴終日曼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運當聖明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為勞苦耳至如常居士退不立聲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君有不測憂幸得無他宜

盡此爵裕曰墜井益小小耳尚當逾於此人問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端從祖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後罷郡終於家有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

子長子聰知名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加敬博覽籍精力過人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其所長遭父憂廬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治書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帝或欲寬貸

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自是
 貴戚歛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直閣如故聰深為帝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
 親衛禁兵委其管領故終太和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
 罷朝後聰恒陪侍帷幄言無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
 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
 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
 高固非人爵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一

及寶黃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
 同察咸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黃後果逆命北
 海王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聚徒欲應之孝通與
 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若
 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
 襲嬰城固守及寶黃平定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
 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
 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二

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蜀人否
 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侍漢朝時呼為漢臣九世祖永
 隨劉備入蜀時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豈非蜀也帝撫
 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出
 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
 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民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
 贈征南將軍華州刺史謚簡懿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
 雋才蕭寶黃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

力以功賜爵汾陰侯孝莊帝既幽弒元暕地又疎遠更
 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在茂親夙有
 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主天人允叶世隆等
 以為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
 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
 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帝覽啓傷感以侯爵既
 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帝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和之因使翌等相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佻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即堅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芄芃帝曰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有舊二人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

通鑑考異曰時爾朱天光尚在節閔安敢遽除岳鎮關中魏書節閔作齊神武是

周文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齋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禮與周文結為兄弟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皆預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伯茂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既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伯茂傲也伯茂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爾朱天光自關中擊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

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帝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謂岳曰高歡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鋒誠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呂延慶之徒於爾朱世皆其夸等韓陵之後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出本心其於高王猶曹操之孔融司馬懿之諸葛誕也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

騰在闕下妻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歡之計必先圖平珍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地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駢騎勝如穎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況據華山為城雉因黃河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五

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為文魯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為神笑拜者

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廢帝二年周文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有集八十卷行於時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功作國僞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猷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闕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六

接對同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侍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隋文帝受禪生事除名河間

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

冊府元龜載道衡言曰江東蕞爾僭擅遂久良由魏
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
表逋誅積有年紀

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外
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
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七
作南人無不吟誦

隋唐佳話曰道衡聘陳為人曰詩云八春纒七日離
家已二年南人誡之曰誰謂此爾解作詩及云人歸
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無虛士

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
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中謂曰今定克江東否道衡答曰
凡論大事成敗先以理斷禹貢所載九州本王者封域
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

以運數言其必尅一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
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
荒色其必尅二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
已技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
非經畧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尅三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力弱聚之則守此失
彼其必尅四席卷之勢定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八

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
郎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私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
時在揚州陰令人誣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
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
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見禮後數歲授內史
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
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
稱我意然誠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

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乃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頴楊素相推重聲名藉甚仁壽中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帝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先陰晚暮侍奉誠勞故欲令爾將攝令爾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九

免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蘇威曰道衡既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當久行或奏之帝怒曰汝憶頴乎付執法者推之道

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殺之

隋唐嘉話曰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此見殺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僧玄奘慈恩傳曰道衡有女為唐高祖校妣父既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

業見稱女亦不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高宗幼從受學嗣位初以師傳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後為尼

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成長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

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温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任周為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卒於郡又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字仲良少為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

周書載善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至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為高氏盡力若城陷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十一

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弟懼俱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

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為監每月後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皆忘其苦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退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進爵博平縣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執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因循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執以善忠已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後卒於武威少府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執事謚曰繆善弟懼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三十二

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
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
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周文讀
書愷與李燦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公蘇衡譙郡夏侯
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榮陽鄭
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愷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
周文雅好談論並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
講說又命愷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方競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愷為宜都公侍講累遷
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愷兄善又任工部並
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踐阼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
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愷乃集
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
限時節愷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間翕然從
化諸蠻欣然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自是
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後父母即別居愷謂守

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
析非唯民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
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有數年遂還侍養及
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愷感其從善之速以狀聞有詔蠲
其賦役於是風化太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
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廢帝元年領著作
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
于謹征江陵以寘為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
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
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
孝閔踐阼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
藻華瞻而寘與方駕世號盧薛久之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出為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
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

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博聞真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溫清之禮朝夕無違時以此稱之

薛愷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曾祖弘敬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愷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藉疎宕不拘時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世無貴任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憤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第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繫裾歎參吏部愷曰世曾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潛度告人曰此少年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惟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娶妻豈復欲南

手愷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仗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

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軍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據何慶之有長高以愷言為然並有憂色尋周文平悅引愷為記室參軍考武西遷授中散大夫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五

即位拜中書侍郎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愷為之頌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乎餅而注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于器為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斛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愷各為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愷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
 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子舒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論曰薛
 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
 見知冑以公平自命道衡雅道奕業世擅文宗令望彼
 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臨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
 劇弘益流譽而陷人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豈虛
 哉真愷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七

閻威居祿位各逞琳瑯擬彼徐陳慙後生可畏論其任
 過實當時良選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韓 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 表

奚康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父耆字黃耆永興中位常山
 太守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
 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
 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
 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虎賁郎將後從太武
 討夏主赫連昌大破之又從破統萬平涼當茂所衝

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俊從征柔然頻戰大捷與樂

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

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數進爵至安定公從

破薛永宗蓋吳又從駕南征至文成立累官尚書令加

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

為將善於撫眾勇冠當世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

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次子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

畧初為中散遷金部尚書凡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二

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治稱廣阿澤定

冀相三州界土曠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安靜之以均

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

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

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踴先是

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

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

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

民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

刺史百姓安之卒諡曰康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畧太武時累官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

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

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

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

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擒崇

之盡虜其眾仇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

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

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待之

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

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時

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眾初

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
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
氐羗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皆叛應之詔豹子往討
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其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
走收其妻子眷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
白水太守郭啟玄率眾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啟玄文德
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
德楊頭等率氐羗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四

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赴
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宋遣其
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
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
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免者十
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
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內都大
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

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
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掠洮河詔假平西將
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
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
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
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
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葭蘆戍生揚
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

魏書曰懸崖險道偏閣單行

懷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走之追奔西入攻
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忠臣生於德義之門知勇出於將相之
族往者氐羗放命侵竊邊成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故授以節鉞並罄力盡銳克
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及討葭蘆又梟亮醜朕

甚嘉之其所陳計畧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
今軍威既振羣愚懼服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
縣亦聽銓置其仇池南秦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
險阻之要尤宜防守勉勅戎務綏靜新俗稱朕意焉
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於來年築城詔責之曰

魏書載詔曰仇池國之要害往置鎮駱谷是以無危
敗之禍近因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勅卿等部
率其將仍于駱谷築城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即今就
之一勞永逸無待來年今給軍糧一月使四月盡必
令成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絕之南天水人
柳旃據而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
州寬急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

諡曰恭

封敕文代人父為侍御長敕文於始光初為中散兩遷
至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

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
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
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
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岡天
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
賊乃退岡會復攻城氏羗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
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為岡等形援敕文設奇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七

擊之既而偽退岡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
大破之斬岡復推梁會為主

魏書曰敕文分兵二百突入南城焚其門樓賊見火
起皆驚亂遣步卒攻門克之便率騎士馳入餘賊奔
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

安豐公問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會謀
遁先是敕文掘重塹于東城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
車陣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塹外拒關至夜至旦

敕文謀於衆曰因獸猶鬪而況於人

魏書載敕文言曰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上下離心破之必矣

乃以白虎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畧陽王元達因會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弟翰于時讓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於後趙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燕王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恃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畧位

上黨太守有能名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溫

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冠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

魏書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回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材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魏書作飛廉

據嶮爲逆詔羅漢討擒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累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羗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

隨長孫觀掩擊氏羗大破之賊眾退散詔書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卿應機赴擊殄此元凶宜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

涇州民張羗即聚眾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擒之仇池氏羗叛逆其賊帥蠻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畧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擒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羗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孝文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

褒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諡曰莊子與祖嗣

孔伯恭魏郡人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嘗郡公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累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走

魏書曰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克之永計無所出

遂退時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舟走伯恭等進擊獲首虜復凍死甚眾

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愔公等率眾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

魏書曰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

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迎攸之屯睢清合口伯恭率眾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

魏書曰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為二道司馬范仰子軍在清南伯恭從清西

與攸之合戰大破之攸之愔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曹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

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于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制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三

與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持角擊討破之復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

魏書載益宗表曰臣聞霜葉將淪非勁颶無以速其箝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鬪無暇紀綱庶方藩城碁立孤

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且壽春雖平三面猶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

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從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楊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衆直據南關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三

末弗過十旬克之必矣

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糧道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于梁唯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慮之乃遣中書舍

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狀

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

已損卿誠致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

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

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

襲之奄入廣陵益宗于魯生魯賢等奔關南招引梁兵

光城以南皆爲梁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

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四

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

陳桃符讒毀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吏爲獄熙平初

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

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諡曰莊少子纂襲

魏書曰田益宗以益州內附初蕭鸞遣寧州刺史董

鬱追討之官軍進擊執鬱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鬱

字仲舒滎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性疎武不多識文

字高祖引鬱於庭問南軍鬱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

曜進代父答申敘蕭鸞襲襲始終辭理橫出高祖異

焉以鬱爲越騎尉景曜爲員外郎後謀欲南叛坐徙

朔州及駕南討漢陽召鬱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

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鬱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

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深戒爲備防計房伯玉劉忌並

云無足可慮鬱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

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

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五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邱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

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齊爲馬頭太守太和十

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

遣其陳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日城中食盡惟

以朽草及草木皮菜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

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

察叔珍言色頗異即推覈乃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

妻子亦假妄斬之北門外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汝

陽縣伯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諡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

愚按魏書官氏志業云獻帝以弟為達奚氏孝文改

奚氏

祖真柔元鎮將內外三都大官康生少驍武彎弓十

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柔然頻寇邊康生為

前驅軍主頻戰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六

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

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閭將軍康生應募

魏書載康生謂友人曰如其克也得賜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文夫今日何為不決

縛積柴因風放火焚其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砍投

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閭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

校西臺直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

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

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
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

魏書曰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

弦而斃

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

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

扉開即入應弦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

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七

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

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

魏書曰康生馳赴壽春集城內耆老宣詔撫養齊

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康生防

禦內外聲問不通固守一月援軍乃至

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

出為南青州刺史已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

擒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

中圍尺有二寸箭羸如今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
 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勅甲十萬規寇徐州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
 賜驛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
 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官爵尋復之梁直
 閣將軍徐元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粟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六

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聞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
 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趙主石虎畫像復
 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
 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
 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
 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
 託三人多宿禁內或送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

身康生性羸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
 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孝明朝太后于兩林園文武
 侍坐酒酣迭憊次至康生乃為力士憊及于折旋每顧
 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頓首為殺縛勢太后解其意不
 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
 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
 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去
 康生大唱萬歲於后近侍皆唱萬歲帝引前入閣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七

競相排闥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砍直後元思
 輔乃得定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
 所執鑱於門下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
 十餘人就康生所詰其事處康生斬難處絞乂與剛並
 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怒死從留難哭拜辭父康
 生欣于免死慷慨不悲泣語于云我不及死汝何為哭
 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
 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羹混與康

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
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
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婿得停百日
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
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
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默然竟及禍太后反
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
刺史諡武貞又追封壽縣侯子剛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辛

揚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
為宗親顧待不免饑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
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之冲弗許大眼曰尚書
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尺許繫髻走繩直
如夫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嘆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
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
軍從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
眾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為東荊州刺
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諫都督李崇討
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
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
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
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眾軍竊據宿豫假大眼平東將
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壬

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縮統
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
尋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
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徵大眼為太尉長
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諫都督元遙過禦淮肥
大眼至京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
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逼淮規侵壽春孝明加大眼光
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

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魏書曰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環甲折旋見稱當世

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

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人所遣督將皆

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揚大眼

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閩君名

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

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果以為關張弗過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

軍士頗憾之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荊州刺史常縛

縶為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

賊吾政如此相殺又北清郡當有虎害大眼搏獲之斬

其頭懸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揚公惡人常作我蠻形

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

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記識令作

露布皆其口授而竟不多識字有三子長甄生次領軍

次征南皆潘氏生成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

頗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大眼大眼

怒幽潘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卒甄生等問印綬所

在時元始懷子自指其腹謂甄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

之汝等婢子勿望也甄生等深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

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甄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

問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甄生

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之左右扶掖以叛荊州畏甄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

梁

崔延伯博陵人祖壽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

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

絕人兼有謀畧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

定陵男荊州土險每有蠻聚結為寇延伯輒自討之莫

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

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

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
窋生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
對揉竹為繩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
輓轆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
通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
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名將比平峽石公
私慶快此卿等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聞水陸二
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
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願聖心開水兵
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朕有不虞召便可用太后曰
卿言善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
近已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驂騮馬
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新豐子
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

所擒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
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
餘步

冊府元龜曰寶寅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畧延伯每云
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寅正色曰君總戎出討安危
所係每云賊不可討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
詣寶寅自謝

延伯曰今當仰為名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渡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
北以示後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
至賊壘揚威脅之徐乃還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
過十倍臨水逼賊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戰
身自殿後抽眾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
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關張也
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
但坐觀後日一戰延伯勒眾出寶寅為後拒天生悉眾

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
 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
 將咸曰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
 如故時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
 伊莨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
 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却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實率
 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
 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襲來挑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
 別造大排內爲鐵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
 士在外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衆軍將出討賊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乞緩師寶實延
 伯謂其事實遠巡未閱俄宿勒明達率衆自東北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
 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兵兵
 力疲怠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將二萬寶
 實歛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
 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
 實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逆見兵
 人揉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
 賊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五

伽藍記曰田僧超善吹笛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延伯
 甚愛之及延伯討万俟醜奴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
 橋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于
 後及臨陣又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莫不踴躍
 思奮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二年間獻捷相繼醜
 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未幾亦
 中流矢卒
 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綏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爲諸將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
 伽藍記曰延伯膽落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
 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

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驍健有武功前後數從征討有功梁豫

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軍功封

陳郡公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

太守邵懷聚眾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

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果反於青州叔仁為大

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爵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

所用之槩長大異常槩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

以沉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

一戰之利僥倖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

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

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

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裴

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雋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

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爲字弱冠通涉經史

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關中汾陰人薛永

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先無兵仗令憂惶計無所出

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

魏書載駿謂鄉豪曰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縣今爲

賊逼是吾等殉命之秋也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

數百驍勇奔赴

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

宜帝大說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

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

明僧嵩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

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諡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

位秘書中散主客令

魏書曰出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

至寇掠修明設烽候禦以方畧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高祖嘉之

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

故實咸有條貫卒諡曰恭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

妹並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早喪修哀感行

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

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

咸所開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

孝明仍詔詢尚馬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

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晒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
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
以凡司戎主蠻苗田朴特地居要嶮眾踰數萬足為邊
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與寇
邊

魏書曰時四方多事未遑外畧緣境城戍多陷國興
乘勝向州城詢率屬固守垂將百日乃退

朴特與詢犄角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為七兵尚書普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
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諡貞烈修弟宣字叔令通辯
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
倫鑒見而重之孝文時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
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骨無人覆
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
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
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

州綏撫甚得戎羌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故宣所蒞為南
秦州

魏書曰武興氏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
甚嘉之

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任
漢文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
之志直隨帖推移至此祿厚養親道不光國可言歸矣
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宣數明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四

陽書自始患便尅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諡曰穆
子敬憲嗣敬憲字孝虔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
專以讀誦為業澹於營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
府辟命先進其弟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
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宗慕之
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
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

人物甚憚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
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人所伏
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敬憲弟莊伯

魏書曰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而莊伯獨無

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于色博識多聞
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
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
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及聞敬憲寢疾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假不許遂徑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側形
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
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諡
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
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
得吏民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
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
得食相呼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

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
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後有人勸其任進安祖
曰高尚非敢庶幾但京師遠實憚棲屑耳於是閑居
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
觸樹死安祖愍之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蘇喜而放
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
安祖怪問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六

語甚說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
藥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
也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蠡功贈東
雍州刺史延雋少孤事後母孝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
秀才射策高第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
恂廢以官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
典不事墳籍延雋上書致諫

魏書載延儁疏曰臣聞漢光神啟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玩籍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美寶後王水鏡也陛下道悟日深昇法座而釋覺善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書六籍軌俗之本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

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河清王暉典眾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七

射也孝明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咸賴又命主簿鄒暉修起學宮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官至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

敬猷並有學問與父同時遇害俱贈官有差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鄉里子夙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許以遠大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民感而懷之卒於郡一子鑒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諡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諡何容擬大行比皇太后不豫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八

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後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决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珽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

新唐書載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澤後官之澤本勁直無所迴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

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廷傷
從祖弟良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
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
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
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間逆徒
遂振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九

民饑窘夜率眾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
初為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諡曰貞贈侍中尚書僕
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
良從父兄子慶孫少孤性惆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
京郡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眾至數萬詔慶孫
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
至雲臺郊大戰郟西

魏書曰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

賊眾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
通絳蜀克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進討深入二
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孝
明末遂立即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時民多逃竄慶孫務
安輯之咸來歸業爾朱榮死世隆擁眾北渡孝莊詔慶
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眾追擊慶孫與世隆密
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
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

遊客恒有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粗武愛好文流
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
時所稱

愚謂慶孫大節既虧何必錄其小善此自魏收溢美
之辭北史仍而不削何也

延傷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
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於
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

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
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宣一郡而已帝笑曰冀卿必副此
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
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棄
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
復本官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
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
釋褐奉朝請累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永熙中孝武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
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曾為露情賦

魏收載序畧曰予攝養并和服餌寡術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遺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
作是賦所以託名割情寄之風謠矣

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
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
以黎擊案傍汚冠裳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既出後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伯茂未
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
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後因顧指壁中言
有官人追逐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季
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季騫等十餘人於墓傍置酒
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
也乃各賦詩一篇季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二

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故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叔義
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徒
從事中郎卒謚曰宣子景融為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大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
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
選吏部擬即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

坐免官卒景融早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延萬族兄聿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于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延雋族人瑗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

魏書曰悅每國俸初入一日內費賜極意瑗每隨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三

辭多受少同悅虛竭還復奉之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

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雋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號裴曾子隋貝邱令子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說任晉位太常卿因

晉亂避地涼州秦王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

魏書曰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

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眾阻險不賓王命前後收守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四

能降欵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合境清宴襁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賜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

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
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
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洋
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
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
郎

三國典畧曰讓之與祖珽俱聘梁邢劭于省中語曰
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五

第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繫齊神武問諷之何
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
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願明公以誠信待
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求
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
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常入朝讓之導引容
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
領舍人齊受禪魏孝靜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

獻欽文宣欲以為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
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
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欲跡盜賊清
靖暮月之間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
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脅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致死
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
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陛下受禪時讓
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愔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六

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諷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塚
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諷之字士
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
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
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裴生矣楊愔闔門
改葬託諷之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諷之及皇甫
和和弟亮並知名洛下時人語曰諷勝於讓和不如亮
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諷之復書不受署

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諫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諫之為開府屬號洛陽遺彥信敗諫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大行臺倉曹郎

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諫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識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邱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友孝昭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及代去日為吏民所懷任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城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諫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諫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諫之與杜臺卿並為齊帥領東

宮管記轉太子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諫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以長子為人後古乃有之

次子矩最知名別見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痴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刃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于壺關今焉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父徽梁安定畧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姑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

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于濟陰太守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政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鄉里答乞梁州襄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情亮三日不上省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九

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帝以其怒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滲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曰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是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坐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畧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曾使并州與果遇果

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

周書果傳後附劉志其歸闕亦同志弘農華陰人漢太尉寬十世孫少好學博涉羣書兼有武畧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至永熙二年歷官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

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遣間使奉表長安孝武嘉之授長安襄城郡守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遁得免大統三年獨孤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舉廣州歸國累遷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為幕府司錄世宗雅好儒學特欽敬志志亦忠慎甚得匡贊體太祖嘉之謂曰卿之所為每會吾志遂賜名志世宗遷葢岐州志又以本官翊從世宗即位進爵武鄉縣公高祖時為魯公又以志為府司馬高祖

立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蓮芍界內
數有羣盜劫行旅郡邑不能制乃以志為延壽郡守
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
免之自是盜寇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
史政存寬恕吏民懷之卒諡曰文

從戰河橋解玉辟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
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
勇冠當時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後從開府楊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
以威猛為政民畏之盜賊亦為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
將軍尉遲迥代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劍閣破李慶保
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
俄州民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糧仗皆闕兵士
又寡果設方畧拒之賊退走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
開州境清宴周孝閔踐阼除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挫抑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
絳晉建州刺史諡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
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捍禦齊人
甚有威邊之畧歷建寧二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父靜慮魏銀青光祿大夫寬
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
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孝寬兄弟
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游處年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

以選為魏孝明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
寬謂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
西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
始出見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
者咸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
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遂出于爽卒伏法獨孤信
知而責之寬曰窮而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
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

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
景密謀南叛偽親法保

周書曰景往來諸軍問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
造

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于公恐未
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
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自
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
異之

周書載文襄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才識如此我必使
卿富貴關中貧弱何足可依勿懷異圖

解饒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絀而出因得遁
還見周文顧謂諸公曰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
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十六年遷河南郡守鎮孔城廢帝
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
閔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
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
不克之

周書載永業戒所部曰但好鎮孔城外無足慮其見
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紇常抄掠境首一日過妻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四

推牛宴飲寬密伺其醉遣兵襲斬之

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
華皎附後乃圍寇掠沔州

周書作汾州

既接敵境以寬為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

周書曰時州城卑狹器械又少寬憂其難守又恐春
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白襄州總管請增兵并移城
總管府許增兵而已寬乃量年長水至處墜大木於

岸以備舟行及靈洗初來攻水勢猶小未得進城寬
簡驍兵掩擊頻挫其銳俄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
州過靈洗乃以大艦逼城拍杆打樓應即摧碎弓弩
大石晝夜來攻苦戰三十餘日遂上城短兵相接猶
經二日城乃陷陷後水便退縮

陳人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
于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
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寬弟漢字仲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五

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
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
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斷割如
流相府為語曰日下聚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
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
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
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
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八年不徙職性

不飲而雅好賓游每良晨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
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
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于情甚篤至
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疾疢彌年未嘗釋卷卒贈晉州
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任隋位兵曹郎漢弟尼
性弘雅有器局

周書曰尼從于謹平江陵謹恣諸將校各取珍玩尼
惟取梁元素琴一張謹深歎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五

位御正下大夫贈隨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父欣西河郡守俠年七歲猶不
能言後于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
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
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
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
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
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北海王

顛入洛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幸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兼問以西巡計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是據于羨蒸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七

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為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吏民莫

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周文乃厚賜俠朝野號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八

自此始欲使後生奉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任進須身名並裕清若若此竟欲何為俠曰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則見稱朝廷沒則流芳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彼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嵩鄴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嵩目動言肆輕

于去就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
有深鑿得之矣遣大都督符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
監統及柳仲禮軍至嵩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
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踐阼加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
年隱沒至千萬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內姦盜畧盡
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於府中悲泣
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十九

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
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
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
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病愈豈非天祐其勤恪
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
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于帝帝矜其貧
苦乃爲起宅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措
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

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
德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决
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
也以毀卒祥弟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
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
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宣天道歟文
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十

真州刺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魯蜀王秀左
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頴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自新永絕愧悔莫
見豈不哀哉書奏帝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
誠也徵入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
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

子甚不悅肅至京見帝於含章殿謂之曰朕貴為天子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意既而罷遣之未幾帝崩煬帝嗣位不得調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希旨授肅永平縣丞甚得夷民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立廟鄆江之浦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父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

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自固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十一

李弼畧地東境邃為鄉道多所降下周文嘉之特賞衣

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

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

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押遷著作郎中

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踐詐襲父爵

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

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平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

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

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

自謙遜辭多就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

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

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

論不覺膝前于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

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三十二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適于已子時以此稱之初文舉

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開喜州而叔母韋氏卒于正

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

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桓西歸竟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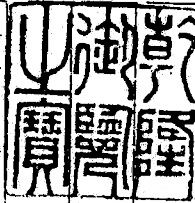
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于位子曹嗣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于列位不替其

美延雋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

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勵行觀

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
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
存鯁正竟以忠誠慷慨犯忤龍麟固知蔡婦憂宗周之
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在絳州世載清德
辭多受少有廉讓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生 員 臣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百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八

薛安都

劉休賓

畢眾敬 會孫義雲

羊祉

伯 孫 弟 子 敬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陽人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

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別廡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

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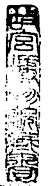
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

遂以為將和平二年宋湘東王殺其王子業自立是為

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勲安都與沈文

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遣將張永討安都

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



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

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

元知之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婿裴祖隆元

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眾敬朝京師甚見

禮重子姪羣從並遽上客皆封侯門生無不收叙又為

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

東王謚曰康子道樹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辛安

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從來都來降為上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為平州刺史後降為伯歷荊州

東荊州刺史

魏書曰雍州刺史曹虎詐降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

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

高祖以真度與其兄安都有送款關土之功還其元

爵復除荊州刺史餘號皆削奪曰進足彰功退可明

失

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大為帝

所賞改封臨晉縣公食邑三百戶

魏書曰高祖欲先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同帝嘉其勲增邑三百戶

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聞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恤歷華荆揚三州刺史至金紫光祿大夫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徽襲初真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絳竹歌舞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

魏書曰懷吉為中山王英軍司以義陽圍急令懷吉馳赴時懸瓠以南至於安陸皆入於蕭衍惟義陽一城懷吉與郢州刺史李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

卒於汾州刺史懷吉為汾州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已共為婚姻多携親戚同行兼恣其取受而將勞

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返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計錄俄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錄下及廝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北海都昌縣人父秦伯宋北海太守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邦利女生子文粦崔氏先歸寧邦利家及邦利降文粦母子與俱入魏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表請崔氏與文粦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荅白曜曰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詰曰曜詐言祇候

冊府元龜曰文達詰白曜詐言聞公入境故來祇候且言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若束手歸化如何賞

敎白曜曰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非直處以富貴

兼還其婦兒休賓不畏攻圍獨不憐其妻子乎今在

斗城卿自往見

白曜令文達往斗城見其妻子文譽哭泣以爪髮為信

文達曰復經白曜所誓約而還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卿休賓心腹親見其妻子又見

我師旅多少可自求多福

及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魏書載休賓撫爪髮泣曰妻子幽隔誰不慙念但吾

荷南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是乎

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大喜以酒灌地啟告山河誓

不負休賓

冊府元龜載白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

亦隨人補授卿便為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啟告曰山

河若負使我三軍覆沒

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

固執不可遂差本契

魏書載聞慰曰此故文達誑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

但可撫強兵勤肅衛方城狹隘何為便生憂怯示人

以弱休賓不決

白曜尋遷著作左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

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唱

告遂相維持欲降不得謂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易

榮位也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暉有志尚總

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

愚按聞慰始終不降自是宋室忠臣不得言叛

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暉大言求見

申父功厚賞屈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

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鳳

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賓不自

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

魏書曰高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才學之徒咸見

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愚按以孝標才名竟同遺珠若高祖可作亦當自悔

其夫人何云無可收用魏收忌才

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東清河繹幕人法壽幼孤少好射獵

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供母招集壯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七

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

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計法壽於其情理與崇吉歸

款白曜

魏書崇吉傳曰崇吉少饒勇為沈文秀中兵參軍後

督太原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為

崔道固拘繫將刑於市以恐之崇吉不顧會道固歸

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為龍驤將軍領太原太守戍

升城白曜軍至崇吉閉門固守升城至小勝仗者不

過七百人白曜悔之乃遣眾凌城崇吉設土簞方梁

下相春擊不時克珍白曜遠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

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走

遁民舍母妻見獲崇吉不肯見道固東歸舊村陰募

壯士欲竊母還奔河南白曜守備嚴固後乃降及立

平齊郡以崇吉為歸安縣令頗懷舊憾乃委縣出臺

訟道固罪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停京師半載乃南

奔崇吉夫妻異路剃髮為沙門投其族叔法廷住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八

餘清河張畧之豪俠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

幽州南出亦得相會至江東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

益三益次子士達魏書曰士達少有才氣族兄景先

有見識每曰此兒做僕終當大我門戶累官騎兵參

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鄉人劉蒼生等作亂頻敗州

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為將士達以禮

固辭欣命其友謂之曰今闔境從賊逆徒轉熾萬一

州陷君家詎得獨全急病如此無拘名教士達不得

已而起率州郭兵二千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強境內肅然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頌為本州士論榮之永熙二年卒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詔以法壽為平原將軍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

魏書曰以法壽從兄叔玉為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為河間太守伯玉從父思安為樂陵太守已伯玉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九

弟叔玉南奔徙北邊後南叛為蕭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曰朕躬總六師盪一四海宛城小戍豈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梟首事在俯仰伯玉不從又遣謂曰卿早荷前主蕭贖殊寵曾不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贖諸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君前乃盡節逆豎罪一又頃年薛真度來傷我偏師罪二今鸞旆親戎不面縛麾下罪三卿之此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克珍非遠

宜善思之伯玉對曰外臣蒙武帝厚恩無忘夙夜但

繼主失德主上光緒太宗非徒副億兆深望實兼武

帝遺教故不敢失墜往年北師深入寇攘邊民輒厲

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恒事而已而言應畧此責

昔南齊書索虜傳曰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

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 愚按隆昌昏

悖有之何以并証延興又誦篡弒逆鸞為聖明其舌

可犁也餘大同小異 索虜傳又曰虜主元宏向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

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召善射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乃得過 魏書曰宛城既克伯玉面縛降高祖引見責數之伯玉引罪又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遺伊譴伯玉唯乞命高祖曰卿勞我王師彌歷數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公孫延景語卿云天無二日卿答以在此而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常卿寧

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再三乞命以思安為泣

請特宥之伯玉在南故妾楊氏為尼入國令還俗深

寵之為有司所奏高祖聽之後歷官馮翊相卒於官

索虜傳又曰伯玉既降虜以為龍驤將軍不肯受

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米後伯玉就虜乞南

邊一郡為馮翊太守常欲南歸生子幼便教騎馬永

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不能死猶望汝

在本朝報國我若從心亦間闕求返汝何為失遂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虜中 愚按齊魏兩書參差若此然既降矣必無怒

子與求歸事當從魏書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

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

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

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壈常不豐足畢眾敬等皆

高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歷齊郡內

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

衣食不充復為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襲爵翼

子豹別見豹兄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梁州辟主

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彦恂最知名特為叔

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

當家之寶初彦恂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摠及陳滅

摠入關見彦恂弟廉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

因將命持申言欵彦恂所贈摠詩今見載摠集廉謙早

孤不識父為母兄鞠養長兄彦恂雅有清鑒以廉謙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

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餘本生子貞哀之撫

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五日事伯父豹竭盡

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

宗從取則焉後受學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

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入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

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職尤多縱弛

及廉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周師入鄴齊主東奔

以廉謙為齊州中從事廉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
潛謀匡輔不果而止齊亡歸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
齊州刺史為賊帥府帶劍所執廉謙以書諭之帶劍慙
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後優游鄉曲
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吏部尚書盧
愷一見重之再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
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帛百段米百石遷秦州摠管錄
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廉謙謂頴曰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一

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如或舛謬
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愛憎肆意清介孤直未必高
第卑謫巧官反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齷亂宰貴既不
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
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惟計官員之
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惟願遠布
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悉之惡非直有光至
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頴為動容嗟賞

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廉謙對之如響頴謂諸州
摠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頴
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民號
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
廉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曰房明府
今去矣後百姓思之立碑誦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
歸廉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重廉謙為人深加
友敬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廉謙所留連數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四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廉謙善時帝營東都窮
極侈麗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廉謙見衡當塗不能匡
救書諭之曰竊聞賞以勸善刑以懲惡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善者并州蠻逆須有甄別若揚諒實以詔命不
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
其刑法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後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
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其間
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藉沒

流移恐為寃濫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
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
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
寶是曰神器非天命不可妄得况楊諒愚鄙羣小凶慝
而欲覲幸非望者哉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罔念憂
虞不恤刑政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
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
蔽懷私殉軀妄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於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五

非宜即加擯棄倘遇謫佞之輩於我有益遠蒙薦舉以
此求賢何從而至賢材譬棟處屋如骨在身所謂棟梁
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故摠收神器歸
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縲寡委任方直卑非
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
亂不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晏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
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
由楊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而

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
下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既屬明時須存蹇諤豈容曲順
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春遇輒
寫微誠衡得書嘆息不敢奏廉謙遂去官隱居將結構
蒙山下會置司隸官威選天下知名士徵授司隸刺史
廉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薦舉皆人倫表式有
彈射者曾無怨言司吏別駕劉炆陵上侮下訐以為直
刺史憚之皆為之拜惟廉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炆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六

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直道守常頗
為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於官廉謙居家每子姪定
省常為講說督勉之家有舊業資產數殷又前後居官
所得俸祿皆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
雖至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
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清白耳所有文筆
恢廓閒雅又善草隸一時知名之士皆與為友雖冠蓋
成列而門無雜賓初開皇平陳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

廉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
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
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贈徐州都督臨淄
公謚曰定

史糾曰吾讀房廉謙傳而歎賢者不可無後子孫享
威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益章子孫不肖降在皂
隸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十一

矣即邢德之愚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貴遽削張
湯之酷後人負荷益可忽乎廉謙誠賢者位非通顯
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錄斯益有繇吾嘗謂魏
書高湖之傳為高歡作也楊椿之傳為楊愔作也陽
固之傳為楊休之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長孫后
作也房廉謙之傳為房玄齡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
所不免李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榮公護
兒前書歎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維杜正倫之

故而曲為揚譽世基謫惡因虞世南之凡而頓置文
林今改蓋亦未詢國書先參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
風已 子因此論故為節之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
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殺廢帝子業子業弟
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
親獻文平三齊隨例內徙為平齊民以父死非命疏服
終身景伯生於系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六

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於季冲冲時典選拔為奉朝請
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民安
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
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
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已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
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淳厚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疏

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次第景先亡幼

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

房家兄弟廷尉御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

景伯有士大夫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遂為

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

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

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爾逃

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六

九

捶撻子山基任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

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

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資以供景先也請自求

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

欣然自足晝則樵書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

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

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啟景先

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

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

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

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贈

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典該

魏書載其畧曰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

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啟祚

人道承天地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

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遵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六

十

不改既事華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

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遵父

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屨四方神積者郊

原斯生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

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羣銘精

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禋之大禮苟

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奏夾鐘為介

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

神積道存異世同尊烈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
 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
 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
 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
 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
 旨 問湯尅桀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
 為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惟人為王道協無為天地
 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后
 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
 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監
 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
 曰玄黃剖別人道為尊含靈化故義始元首是以
 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
 為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己日之
 美豈可兆巨釁為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
 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秩官司烜氏邦若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

誅為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
 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實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
 不輟三監亂德蔡屠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
 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懲止於身何惡當參
 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為
 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
 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
 節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思之有
 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
 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以戚非天屬
 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
 乎且緇冠玄武子姓之服繚練之後縗經已除猶懷
 慘素未忍從吉况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尚
 改緇襲春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為不可曰受醮從

夫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

傾合邇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

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

殺為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

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為優允 問

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

偏祀猶不散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

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禮不上通昏瘡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

二統純風既被玄牡肆尊禮不虛草庶昭異聞 問

穀梁傳魯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

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為教本其細

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

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

不素鑑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

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

制肩問尚書舍征義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於房曰衡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啟長次舍無代履

端屢躡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義和升準祖節使畧數

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其次即官 問 永容

可為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

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邁

珍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

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後不為愆咎今同之辰而

為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覺推步不一容可

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

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災如不忌

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

有與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

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

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長從心告齒樂正既

修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嘆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為辨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充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賊殺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傳豎眼慕其名義啟為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卒於家

畢衆敬小名柰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仕宋位太常太守湘東王或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

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鄉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相報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時已先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惟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琛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尅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焚死衆敬聞尅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申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

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風張謙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其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帝引見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俱為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人物民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遂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諡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髮祖歸祖旋賜妻元氏世生二子祖榮祖

暉祖朽最長次祖暉次祖髮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例降為侯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統軍隸邢巒討梁師有功

魏書曰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寇兗州又遣別帥屯蒙山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敗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其二將

封南城縣男卒於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暉早為器幹為幽州刺史

魏書曰祖暉先為幽州刺史入為光祿大夫後州民反招引隴賊以祖暉前在州得民情和復授幽州刺史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後救至得解

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起
華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
宿勤明達所攻沒次子義勰嗣弟義雲別見祖歸位建
寧太守子義顯義攜並豪華天平後梁使人往還經歷
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繕器物鮮華常兼
長史接宴賓客眾敬弟眾愛隨兄歸魏以勲為第一客
賜爵鉅平侯卒子聞慰有器榦襲爵例降為伯試守廣
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叉聞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又以為忠於己遷滄州刺史甚有
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鑿軍
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
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沙獵書傳風度閑
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
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
州刺史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簿不修為時所鄙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六世孫父規之

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
俱降拜雁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
史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
後還正始二年以龍驤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
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
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浩未至宣武崩班師夜
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泉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首路厠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
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
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
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
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候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
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
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
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

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
 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
 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
 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
 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
 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
 累朝勳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
 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

同剛而能尅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
 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
 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過準行易名獎誠攸在
 竊謂無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為允太后可
 奏社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處人號天狗下及出
 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字文淵早有風
 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雋同志相友遷

尚書駕部郎中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
 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孝
 明行釋奠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
 光時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
 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進爵新泰男靈太后幸邛
 山集僧尼齊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
 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莊踐阼除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

府卿又為二兇行臺深處分軍圍損益隨機亦有時譽
 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侶為太山太守性粗武
 遂率鄉人外招梁冠深在彭城忽得侶書招深同逆深
 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孝莊下詔褒其忠烈
 魏書載詔曰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二聞弟摺勅自
 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戰於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
 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可令還朝面受委敕
 令還朝受敕遂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普泰初為

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
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
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帝
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疏請修立國學廣延
曹子

魏書載深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所修尊經重道
百王不易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
薪樞景明已降世極道消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
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
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經升公
相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
微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
猶却行及前之燕向楚也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
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
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于戈日陳

俎豆斯闕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道陵夷可為嘆息
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
術應氏所以亢言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曹子
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
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
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
光顧問繫維竒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
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五

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
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
兗州子鵠署深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
之斬於陣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治書侍
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為三公即坐兄社事知而不糾
彪劾奏免官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
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使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間伺
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

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辛官吏民奔哭莫不悲痛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五

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獲傲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兗州別駕從事子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侶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

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在官咸為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累遷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咸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烈云君家自畢執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

欽定四庫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五

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惟簿焉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窮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業良可稱乎眾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

殆時彥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韓麒麟

子熙 顯宗

李彪

孫昶

甄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一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眾魏書曰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

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

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

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麒麟曰罰以止惡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

以立威名當以鄉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民

未階臺官士人沉抑乃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豪望增

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恩安土庶

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

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

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

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

王常執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

夫不耕或受其饑况今動以萬計頃年山東遭水而人

有餓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民不勤素無

儲積故也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

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誇

浸成侈俗

魏書曰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

富之家童妾炫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糟糠

蚕婦乏襁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實貨盈於市

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

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

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三

使歲一案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中必有盈贍雖

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

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不可長久

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

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

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日唯

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即公諡曰康

長子典宗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散子子熙字元雍少
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典宗以父源
陽男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不襲及顯宗
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
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春過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
用之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葢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
每言王若不復相封以禮遷葢誓終身不仕後靈太后
反政以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典學官令傳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
言元义劉騰誣罔書奏

魏書載子熙表曰竊惟清河王盡忠貞以奉公竭心
膂以事國負袞當朝義同分陝宋維以元义皇姨之
婿權勢攸歸遂相附托坐生眉眼誣告親王誣以大
逆賴明明在上泥漬自消玉質還潔王以塵謗紛雜
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閣門靜守劉騰因弟補官為王
駁退私深怨怒遂擅廢太后誣王行毒及會公御莫

不俛眉歛氣惟誣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
疾為王致死王搜括史傳著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
二十既欲彰忠萬代詎肯為亂一朝乞追遺志足明
丹款义籍寵姻戚恃握兵馬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
殺之柄不由陛下重地要地皆其親黨中山王熙本
典義兵不圖神器誣為大逆合門殲盡吳康生國之
猛將盡忠棄市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朝隴猖狂
荆徐蠢動賊臣亂子莫此為甚開逆起自宋維成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良由劉騰宜臬諸兩觀滂其舍廬騰罪尤重合斷棺
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
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
蔓草難除去之宜盡况义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
嘆竊以寒心實願宸衷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
兹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
野納肝秦廷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敢詣闕披陳
乞報冤毒

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义死
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
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幼
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
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折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
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
廷孝明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朱榮擒葛榮送京
孝莊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即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六

遜無宜見之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孝莊恕而不責及
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
復反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天
平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還
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
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
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
氏為妻乃姑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與寡嫗李氏

姦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發疾
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典宗弟顯宗字茂親
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稱其聰悟嘗與
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
一二糾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惟
服即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
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七

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當令徭役宜早息洛京
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魏書曰徃冬輿駕停鄴當農隙時猶比屋供奉勞費
為劇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雖調斂輕省然大駕親
臨誰敢寧息徃來承奉紛紛道路田廬暫廢則將來
無資且時向炎暑六軍暴露恐生癘疫
願早還北京省諸州供帳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
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禽爾如歸二曰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惠先朝皆卑室致力經畧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今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輕將數千騎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清道而行尚恐銜塵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目既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晝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啟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晉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

魏書曰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雖冕旒垂纁

天下可治

孝文頗納之顯宗又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

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遺烈何益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膺自墜卑謙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卻便廢宰相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帝皇所以君尊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以刑法為政有罪必罰罰必當辜雖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雖三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名行一切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且陛下居九重內視人如赤子而百司遇下如仇讐堯舜止一人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教百官知以惠元元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

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馬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夕悴則衣冠淪於賈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色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

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禮教易興伎作雜居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梁華望接閑連薨又何其畧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眾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並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私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復厚饗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

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傳以成褻狎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一日謂顯宗程靈蚪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若欲取况班馬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蚪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然竊謂陛下貴古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眺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為著作僅名佞職未是良史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叅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以為可復

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替時帝曰俱欲為治冲曰若欲為治陛下何為專崇門品無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雖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之才曠代僅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國之典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二

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否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傑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成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以申憤結

疋皆為露布臣私每晒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
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叟長繯虛張功捷尤而効之
其罪彌甚所以飲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
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
陽王諮議叅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
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彛
奏免顯宗官詔以才猶可用命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
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

魏書載詩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

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駕廁群龍如何情願奪

颯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啣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

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

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驕駒涼州人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駿

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
三隅及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
老莊言虛誕不可經世駿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
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
煩偽生與性則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
哉由是聲名益播北京沮渠牧犍權為東官侍講涼州
平遷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為著作郎皇興
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

魏書載敷奏曰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敷載以

成前籍

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群臣曰朕與

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

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

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

連求納女掖庭假駿散騎常侍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隄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群臣咸以為宜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候未見預事宗廟而獲賞疆土雖帝王制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弗相沿襲一時之恩豈足為長世之軌從之文明太后謂群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

魏書載駿表曰臣聞陳恒弑君則宣尼請討今道成篡弑其君雖欲宴逸其得已乎然戰責不陣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則長江可朝服而濟苟江南輕薄負劉氏恩義則曲在彼何負神明哉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示救患大仁揚義風於四海夫

為社稷計莫先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潯振曜皇威宜特加慰撫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強負而來庶准北可定然後觀釁而圖亦不晚矣請停諸州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也不從以門法秀作亂伏誅駿上慶國頌其辭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敷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興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苦訪政高年成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蕪忍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昇汲為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義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義庭昌軌希仁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六

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
 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
 苗繆貧巷詠寡婦室誦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
 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惟雨施神徵豐
 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
 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惟德是
 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願言勞
 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
 時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蚤食役煩民不堪
 命將家避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聚盈
 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饑寒切
 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嘆息昔聞典論非位不
 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臬咨臣昏老偏蒙恩宥忍妄狂
 瞽敢獻愚陋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
 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俱褒嘉之

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貸之賓室有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九

道之士可賜帛六百疋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
 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
 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墓有感而然士安遽除頗
 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可歛以時服
 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
 敕侍御史徐審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為中
 散從子靈蚪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
 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疋贈兗州刺史曲安侯

諡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孝文賜名家本寒微少孤貧
 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甚稱美之晚
 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凡間
 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
 里平原王陸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
 陵崔鑒女路由異相聞彪名詣之修師友禮稱之州郡
 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

甚原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

南齊書魏虜傳曰虜使李道固來聘世祖於玄武湖集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場

無事

遷秘書丞叅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彪又表上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二十

事七條曰古先哲王為制自天子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士多輕死楚王好瘠國有饑民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驕奢猶未革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

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耳臣愚以

為第宅車服自百官至庶人宜為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無使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莫

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染盛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

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君秦坑焚儒典弗以義方

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故饗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二十一

不永二世而亡之與興道在師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由今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日可鑒也今儲宮誕育日省月課實勞神慮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

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矣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

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首項年山東饑

去歲京師儉內外民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

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

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謂宜析州

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支度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并豐

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

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光則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

之宜科項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

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戎雜役行此

二事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

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曹晉武

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

引令赴厥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廣聖朝均新舊

之義二可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

重常盡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徵後歲早論

者以為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故致旱事下公卿尚

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

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

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徵成著以通三統三

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

魏書曰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

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

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徵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

之憲猶或厥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

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

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

乃曰簠簋不飭此君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

大譴則白冠篋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所以知

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過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誠足感將死之日懃戚屬之情然思發於衷未著永制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卑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禮貌之吏民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晉罵之殆非所以令眾廣見也及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四

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謂父兄有犯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懃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昏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孝宣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死未滿三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五

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文時稍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故臣為聖朝過計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同氣可共不可離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即刑

皆弗徭役其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為常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臣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

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驚墨緣
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
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
博墳籍剛辨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
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時遷秘書令以叅議律令
之勤賜帛五百疋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
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語繪曰向
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二十六

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緣裳猶以素服從事
裴謝在北故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曰魏朝喪禮
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喻月今聖上追鞠育深
恩感慈訓厚德執於殷漢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曰若
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
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可謂亡禮之禮繪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
闕許人繪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

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
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武親謂彪
曰卿前使還日賦院詩云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游果
如今日卿此還復有來理否彪荅請重賦院詩曰宴衍
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武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
觀卿此言似成長闕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
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
度銜命南人奇其饒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二十七

魏書禮志曰太和十四年高祖命群臣議行次必令
合衷中書監高閭議曰自古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
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
夏商之歷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
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
承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謂宜為土德
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曰魏家帝業神元為
首案晉武神元往來和好至於桓穆洛京破亡二帝

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
卿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符石
終平燕氏則是司馬祚終邾邠而元氏受命雲代昔
秦并天下漢猶排虐羸以比共工卒繼周為水德近
蠲謬偽遠即神正况劉石符燕世業促福綱紀弗立
魏接其弊自有彛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為土神
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
大紹晉定德誰曰不宜司空穆亮皆請從彪等議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寵性又剛直多
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為群
臣曰吾有李生猶漢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
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於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
博李彪之直我國得賢之基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忝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
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心冲積其前後罪

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
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
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屬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
為違傲於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興禁省冒取官材輒駕
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
懷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
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見其色厲辭辯臣謂是
拔萃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叅於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略人物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魏書曰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
折

臣亦欽其正直及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
而倒天下改日貪暴斂手然時有私言於臣指其威暴
者臣謂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
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

及臣以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叱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而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方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微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一

曲已若順弟奉暴凡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恐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投彪有北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四齋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嘆愕曰何意留京如此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鄉自取

彪曰臣僭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臣聖躬不豫臣肝胆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免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二

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曰皇魏奄有中華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時志臣眾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孝文皇帝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先皇景功未就

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合德二儀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先皇之遠也變是協和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先皇之仁也鑿幸幽漠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荆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先皇之肅也親履宗社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先皇之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也觀乎人文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誠宜功書竹素聲播金石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

魏書曰故尚書稱義和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相傳之義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所以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樵薪供爨夜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刺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於此此史官之不過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故著作漁陽傳此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

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駟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太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前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及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
強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擬漢史之叔皮
近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
靜履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
光啓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遠則三
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
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錄頗相賑餉遂在秘書
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帝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
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
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
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
厚委宿歷高班織員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
正綰著作

魏書曰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
帝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
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嚴酷以姦歎難得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為木手擊其脅氣絕而復屬者時又有慰喻汾州叛
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創潰痛毒備極
贈汾州刺史謚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
史糾曰魏收之修魏書也凡預國書之任者靡不由
加繩削崔浩高允既以編年之體短之崔光李彪踵
遷固例復以無就病之歷詆前哲自以為功愚謂崔
長仁殞命所司李道固白衣東觀腐毫有年豈於國
史分寸無補景明以前所著宜曰崔李魏書景明以
後所著宜曰魏收魏書收畏其如此書成後即焚崔
李原本盜掠前美掩為已作塚無存骨殆以報焚如
哉

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
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犬
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微相優假彪知
而不恨及弁卒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
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彪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

謂祚應以貴游拔之忿忿形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
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
先亦不務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
啓得為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
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
二鴻於洛陽耳鴻遂與交欵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
每奇之教之學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
家鄉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六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
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
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
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與外叛
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
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凡志在南荆州屬爾
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
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

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謂有家風
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
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
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寮請以昶為司馬周文許之
昶雖年幼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
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太中正昶雖處郎
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以為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
郎修國史累轉黃門侍郎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為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七

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
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
乃奏昶為御史中尉賜姓字文氏周保定初累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
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
唐瑾等並為納言尋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
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及晉

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豪華唯留心政事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父玄為武邑太守遂居勃海修縣道悅少為中書學士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孝文南征徵兵秦雍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人治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王文中散元志等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八

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摠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凡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嘗謂之誠何愧黷絕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帝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帝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為闕居宇之官作游楫之用損耗殊倍又沿河撓道久荒舟子不習深薄之危古今共慎

冊府元龜又載道悅表曰又從駕群寮聽將妻累舟楫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又氏胡犯順西戎內侵南寇紛擾蠻民踈戾闕闕間隙或生慮外區區丹衷冒昧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九

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帝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恂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遷王人愨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葦于舊塋諡曰貞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即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

子出身道悅兄雙清河太守坐贖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刺史涼州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卽之後父疑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黜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乃曰卽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臣聞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郵護在公更為民守之耳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郵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之有備倖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語稱出納之各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藏之物猶不施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密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思惠生馬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禡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

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淵池
 不專太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
 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
 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無方非典之有謬至使
 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俱失前旨宜依前式詔
 曰司鹽之稅自古通典然典制利民亦代或不同甄琛
 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
 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詔琛叅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侍中領中尉琛倪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
 多下吏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
 弟僧休為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已修姦詐事露明當
 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
 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
 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
 英邢巒等其阿附狀琛曾拜官諾實悉集巒乃晚至琛
 謂巒何履放蛆來今晚始顧雖曰戲言巒變色銜忿及

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撻是司風邪響贖猶
 宜劾糾况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
 更往來中外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趙登正四之官
 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選典塵聖明官人又
 與黃門郎李憑表裏憑凡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蒙彰方
 加彈奏生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功為己力仰
 欺朝廷俯罔百司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
 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緇黠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
 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絜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
 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
 父母老常求解官扶持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
 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
 孝性夫氏去家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
 令僮僕走奉其母乃食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

內手種松栢隆冬負拙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
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休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
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
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
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叅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
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
纘子昕為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
已六十餘乃納昕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

宣武時以此譴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
家居代患多盜竊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
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
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
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
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

魏書曰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擇良器今河南郡是
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

攻堅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
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不才人懷苟且
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
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
五百戶中皆王公鄉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
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
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五

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
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
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
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
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輟可清詔曰
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
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
司察盜賊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

及高聲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所昵不欲廢之於內久之為吏部書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畫游大為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十一

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為將來勸戒凡堯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修其行迹功過承

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不高行不美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睽鑠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不復斟酌與奪致號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十二

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以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仍踵前失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日孝明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諢故少風望然明解

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成相知待孝文猶以師
傅加禮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琛四聲姓族
廢典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
於世琛長子侃位秘書郎性嶮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
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
在州獄琛大慙愧廣平王懷為收與琛先不協欲具案
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救懷寬放懷固執久乃特旨
出侃自此沉廢卒于家侃弟楷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八

啓除秘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
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稱孝明末丁憂在
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名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
於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入城
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
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為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
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羸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
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

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服復孝莊時徵為中
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
軍秘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
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為風賦見意後叅
中山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密盡私財贖之
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
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為相州行臺援守鄴
城孝莊以密全鄴勳爵安市縣子孝靜初為衛尉卿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四九

官有平直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頗涉經史雅有
氣尚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
棄郡逃以除名卒纂叔感有器業不應州郡命子宣軌
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
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

魏書曰神恒農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累功封長
樂縣開國男蕭衍將趙祖悅據硤石神攻克之孝莊

初除衛將軍時葛榮黨充斥民多逃散都督源子邕
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
大用命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及榮披擒進爵為公
永熙中卒

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公後坐事死於鄴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後徙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宋員
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氏撫育之大軍攻剋東
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為雲中兵大窘困族祖允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七

若孫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才才允數稱其美言
之朝廷以為有文情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
郎為高陽王雍傅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
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以將略
自許孝文銳意南討訪王肅軍事聰託肅願以福禪自
効肅言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授渦陽聰
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
屈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肅

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
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
廢六輔宣武親政除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
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魏書曰侍中高顯等奏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官永彰
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
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七

送進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
是迭相親押修死甄琛李暉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
先以疎宗曲事高肇竟獲免肇之力也修任勢聰傾身
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
魏書曰言笑携撫公私托杖無所不至

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許及皓罪
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
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凡肇疑聰以間搆獲官聰居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
賄納之昔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面陳聰罪出
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又待
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為大使御史舉奏肇
每以宗私相授事得寢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孝明踐阼以其素附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肇黨與王
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氣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
並特原之聰遂廢於家斷絕人事惟修營園果世稱高
聰黎以為珍異又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

魏書曰聰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

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
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
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齊士顯宗以文學自
立而時務屢陳至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世之長策李彪生自微

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
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嘗直之風見憚於世醜
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
朝林下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執同奔咸
網在羅之轉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八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二

楊播 字延慶 弘農華陰人 曾祖珍 祖真 皆仕國為郡太守 父懿 延興末為廣平太守 有稱績 徵為選部給事中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 謚弟恪 燕子獻 鄭願 孫玄感 素從叔 昇 寬 寬子 文恩 紀

有公平譽 除安南大將軍 洛州刺史 未之任 卒 贈本官 謚曰簡播 本字元休 孝文賜改焉 母王氏 文明太后外 姑播少修飭 奉養盡禮 擢為中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魏書曰 播以北部給事中 巡行北邊 高祖親送及戶 戒以軍畧

累遷衛尉少卿 與陽平王熙等出漠北 擊柔然 大致克 獲遷武衛將軍 復征柔然 至居然山 而還 及駕南 討假 前將軍從至 鍾離 師迴 詔播為圓陣禦之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巨王 保

校對生 員 巨 梁寶繩

魏書曰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中軍殿時
春水初長敵兵大至戰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
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敵眾遂集團播播乃
為圓陣禦之

相拒再宿軍人食盡敵圍更急

魏書曰高祖在北岸望之以無舟不得救

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出
遂擁而濟敵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時帝耀威沔水上已設宴帝
與中軍彭城王總賭射左衛元遙在總朋內而播居帝
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
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矢正中帝
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賜播曰古人酒以
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
伯後又為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
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

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莊侃字士業頗
愛乘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
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

刺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
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邃已募勒兵
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
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
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
構是言得毋有別圖也稚悟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
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
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
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
軍後雍州刺史竇黃據州反稚討之除侃為稚行臺左

丞軍次恒農侃曰穉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

魏書載侃謂穉曰昔魏武與馬超韓遂挾關為壘勝

負久未決豈才雄與算畧相類當以河山險阻難用

智力今賊守潼關雖魏武更出亦無所聘奇

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闕心華州之圍

可不戰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

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

魏書載穉曰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

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

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

所部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

尚保舊村若官軍一臨人自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

而勝昭然在目

穉從之令其子子彥等領騎偕侃於恒農北渡便據石

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

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即不降之村理須殄戮民遂傳

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火宿間火光遍數百里內

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

初除岐州刺史屬北海王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

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藩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

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甚大卿可還洛寄之

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

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駕南還顥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

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爾朱榮赴之及橋破應

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

魏書載侃曰大王發并州日已知有夏州之謀措來

相應抑欲廣申經畧復帝基乎夫兵散更合瘡愈

復戰自古收功不小豈可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今

四方顥顯視公此舉

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

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顯知防河處一旦
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楊
顥便南走駕入南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
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
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
與官並鑄五株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帝從之後除侍
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
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

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
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
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異金百口侃赴之為天
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
施襲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馬性寬謹為
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園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
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

魏書載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節

同匹夫以取僵仆

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
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官興曹少卿加給事中出
為豫濟二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

魏書曰椿在濟州坐為平原太守崔厥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為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降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
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卷呂
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
麗討之賊守狹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
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所以深竄正
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險不前心輕
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
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
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烝然萬餘戶降

附居高平鎮將卽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馬椿表言夷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間正欲悅近來遠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

魏書曰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孤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仗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

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有京兆王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收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各奏罪應除名為民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

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

魏書曰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乃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田課更無徭役閑月卽令修治不容復勞民亦表罷之

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後累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九

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使陳寶夤賞罰所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

魏書載椿曰蕭寶夤雖為刺史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夤不籍刺史為榮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可以吾意先啓二聖並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昱還面啓孝明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實貨邀害御史中尉鄴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議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北海王顥入洛椿子昱爲顥擒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道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民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孝莊還宮椿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

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勒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如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故不忍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一

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懷切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

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目見非爲虛假如閩爾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莊麗華飾者正慮爾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孝文皇帝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於太后孝文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戒曰今忝

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別人事亦何容
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
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
故不敢言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問言語終不敢輒
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晏孝
文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仗左右因此
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
我酒汝等脫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人惡也吾自唯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
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
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
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
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
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大病也汝家仕
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
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

不勝人足免尤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
力尚堪朝覲所以孜孜求退者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
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名汝等能記吾言吾
百年後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爾朱天光所害年七
十七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
刺史子昱字元畧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
遊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
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者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
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
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
詳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
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濟則從其濟伯父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即何得申二父之美
延昌三年以本官帶魯事丞時孝明猶在懷抱中出入
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

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此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敕勿令免輒出官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太后召乂夫妻泣責乂深恨昱第六叔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四

妻武昌王和妹和即乂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恨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之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又言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據死刑而又相左右和僅免官元氏卒不坐

及元廢太后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推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室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何益遂與叔仁等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五

進斬神達於陣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深遂還朝未幾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

魏書曰顓大兵集于城下招昱降不從乃攻之

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顓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否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顓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顓帳前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餼費昨日殺五百餘人敢乞楊昱快意顓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故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六

食之顓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復前官爾朱榮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爾朱世隆所殺椿弟頴頴弟順順子辯辯弟仲宣與父同遇害皆蒙優贈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順弟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名少端謹以器度見

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劾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聞其故具言其實遂以敬慎見知賜緡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馬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馬或謂之曰司徒君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七

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建曹奏事令尋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告之使者到州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

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闔境畏服守令寮佐有贖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救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民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亦為受之但無賜酒以示其恥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

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土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若賊夜至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

魏書曰時城中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

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下教慰諭令其還業闔州愧服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七

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禦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怒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問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

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柔然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柔然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津池至鄴將從滏口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伸等議

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

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

為方畧乃率輕騎欲於濟州渡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

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於洛太昌初贈

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

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

咸廢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

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恭定遁弟逸字遵道

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議

初孝莊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

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

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賴鄉差

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年二十九時方伯

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

連歲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天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得濟者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民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恨安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營齋供一月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鄂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三

州刺史謚曰貞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

食則津親授是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早娶望見玄孫自昱以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三

史糾曰魏收嘗云我為二公作佳傳乃楊播高佑也高傳殊無論筆獨楊傳文成一卷其辭數千緣飾過情未免有之北史一一襲故靡有艾除是為大失愚按楊氏恃勢凌物亦間見別傳合考便知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害籍沒其家帝惋悵久之

愚按魏書云節閔不得已止詔有司檢問世隆盡殺之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此帝所以惋悵久之也北史不合刪

朝夜無不痛憤謚弟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獻教遂為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王不甚察慧今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威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於林邊別葺一室命愔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威饌飯之因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

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

西縣襄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所陷全家被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妻以女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眾中吐之仍陽暗不語榮信之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年十八北海王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迎駕北渡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太行臺愔隨之任時有邯鄲人楊寬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孝莊遇弒愔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情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
 止之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情謂榮貴曰
 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
 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讐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
 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情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
 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棘門便蒙引見陳訴家
 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
 攻鄴歷楊寬村寬叩首馬前請罪情謂曰人不識恩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追榮之盛古今未有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巨十餘餘
 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屢厚情跣步號
 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情從兄幼卿
 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情聞之悲懼發疾後取
 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空之曰高
 王欲送卿帝所仍勸其逃亡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
 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
 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
 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存遣
 情從兄寶猗賫書慰尉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
 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洋長史復授大行臺
 右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
 梁使主至碣磔州內有情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
 傅容像悲感慟哭毆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
 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起
 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齊天保初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累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

愚按情既云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乃高羊謀篡則進禪詔於孝靜及孝靜遇弒又忍妻其后况先妻高歡庶女可以此辭百世忠臣應如是乎昔却叛賊之女今妻故君之后何也此兩事足死

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華山郡公九年再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無下淚者惜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過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天

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詔所誅

隋書五行志曰齊孝詔將誅情乘車向省入東門慙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崩

時年五十天統末退贈司空公案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積累巨萬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並待

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譬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謂情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不以為意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

三國典畧曰情典選以六十人為一甲令自敘訖不省文簿次第呼之惟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

後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天

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情曰盧郎玉潤所以比玉自尚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過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衣服俱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北齊興亡論曰情高行異才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

國政事一人而已虛禁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
凡有善政皆惜之為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

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惜辭氣溫
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
輕貨財重仁義架篋中唯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
與惜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
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文宣大漸以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深以後事
為念惜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
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北齊興亡論曰幼主繼體數旬近習預權惜慮有危
機引身移疾幼主如失股肱固相敦勉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忌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
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
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

政復生疑二兩王又俱從至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
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
惜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黜免由是嬖
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一叔高歸彥初雖同志已中變以
惜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除二
王少主無自安理宋欽道面奏帝云二叔威權既重宜
速去之帝不許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為
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

宮人李昌儀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仲密叛見幸文襄
後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昵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
皇太后惜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
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
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惜等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未
可量慎無輕脫惜云吾等至誠體國常山拜職豈可不
赴何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
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約若行酒至惜

等我各勸雙孟彼必致辭我一日捉酒二日捉酒三日
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惜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
良耶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欲緩之
長廣曰不可於是惜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
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
子默曰不用智者言豈非命也二王率高歸彥賀拔仁
斜律金擁惜等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
使騎殺之開府城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惜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
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墀叩首進言曰臣與陛下
骨肉楊惜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
氣共相屈齒將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
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斜律金等惜獻武皇帝基業共
執惜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
領軍劉桃枝之徒陸衛叩及仰視帝不聽之太皇太后
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首落乃却因問楊郎

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
能留之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兇次
及我耳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
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
拜謝常山王叩首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
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免
性命免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
惜忠于文宣可入忠義以其負魏納故后故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故先拔舌截手太皇太后臨惜
喪哭曰楊郎中而獲罪以御金為一眼親納之曰以表
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毳秃殺毼
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
腦又曰阿摩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惜角文為用
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摩姑惜
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以天子命
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

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惜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柔然子獻欲驗相者言遂來歸神武大悅先是神武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嫁之甚被待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文宣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眾走出省門斛律光逐擒之子獻嘆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洋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遷宋鄭不為禮儀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

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重與楊愔埒愔見害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頗有文學武平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播族孫數字文衍父暄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數少有志操重人諾人景慕之

周書曰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事常慨然景慕之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此不同

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

周書曰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為亂數刺史蒙周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相率歸附數送其首四十餘人歸闕請因齊所假授之諸蠻愈感悅州境獲寧天和中為汾州刺史再進爵為公齊將段韶率眾來寇城陷見擒

周書曰齊將段韶率眾五萬攻城數親當矢石隨事
扞禦拒守屢旬韶攻益急時城中兵僅二千戰死已
十四五糧儲又盡數謂其下曰吾等食盡援絕守死
窮城豈曰丈夫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
死生一決孰與束手死寇乎眾皆泣從命乃率見兵
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稍却俄韶率諸軍盡脫
圍之矢盡被擒

齊人方任用之數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鄆子素字處

欽定四庫全書

雜錄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人多未知惟從祖寬深異
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代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
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臨齊未蒙朝命上表申里至於再
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
分也帝悟其言贈數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

蓋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
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免之勿憂不富貴
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
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
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河陰以功封
清河縣子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
憲懼宵遁為齊兵所攝眾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
力苦戰憲僅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五

愚按本史齊王憲傳則屯雞棲者乃永昌公椿非憲
也椿告齊眾稍逼憲救之會被敕追還憲傳分明乃
爾宵遁獲免等語皆楊素誇大語非實錄善乎予友
朱昭芑史糾曰周隋二書或各有所私獨北史立憲
傳則歸功于憲而素不聞齒錄立素傳則溢美于素
而憲罪同覆軍蓋蹈二家成書不復詳校耳
齊平加上開府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
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

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及隋文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隋文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迴起兵榮州刺史宇文胄據虎牢應迴素不得進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妻鄭氏性妬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坐免帝方圖江表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八

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破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

隋書十作數千

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攸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彼明至擊之攸敗虜其眾勞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三八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鄖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

唐本事詩曰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後主叔寶妹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早

樂昌公主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妻曰以君才
容國亡必入豪門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
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市當以是日訪
之及陳亡果入越公楊素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至
京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大高其價
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而愴然
即召德言返其妻仍厚遺之其妻亦賦詩有云新官
對舊官笑啼俱不敢遂歸江南以老

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帝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
王諶前封郢臣不願與向乃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
內史令俄江南人李稜等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以
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威
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
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
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早

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
援之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
大破之擒孟孫玄愴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
攻拔之江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
公元契鎮會稽畏其兵威降之智慧盡屠其眾契自殺
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
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
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
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
賊帥沈孝徽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
餘戰智慧遁守閩越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
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
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
人王國慶南安豪族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海路
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淹至國慶遠棄
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

水為亡命號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自劫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帝遣左領軍獨孤陀至後儀迎勞比到京問者日至再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纁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內頴推高頴進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三

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帝令高頴前視素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后曰帝王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帝帝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隋書食貨志曰素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

覆以土后築為平地死者萬數時方暑月死人相次於道素一切焚除帝知而不悅後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酒酒宣敕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十三

在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突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遁眾號哭而去優詔賜纁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無貸每將臨冠輒求人過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

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戰

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從素征伐者微

功必錄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以

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

王甲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

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乳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

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

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

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廷以功進

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后

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帝善之下詔曰越國公素懷佐

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

版出師擒翦凶魁克平號鄭頰承廟算揚旂江表每稟

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推服自

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

橫語武則權奇問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

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

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於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實祚無窮以為陰陽之

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

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臬福壤營建山林論素

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

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四

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

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

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

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千

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

隸俱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

高僧傳曰江南之叛素整陣南討芟剪三十餘萬以

僧真觀才名素美謂其造檄并金陵才士鮑亨謝禹

之徒並被拘執將斬之適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誦經何作檄書即將檄示之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若觀作當過此乃指摘數處素既解文又信其言觀曰吳越草竊本出庸人士學才人多被驅逼因指亨瑀輩以告素曰道人不愁已死乃愁人耶且被繫多時頗解愁否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更與一紙素持讀驚異立命對坐乃盡其詞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指文士皆免死為僕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梁

親戚故吏部列親顯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塔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表素作威作福帝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末不復通判省事

隨書刑法志曰高祖仁壽中用法益峻不復依科律而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栗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能順帝旨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素以重辟無罪死者甚衆二人又能附素每于途中接候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意輕重赴市者莫不呼枉仰天而哭

帝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帝不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梁

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宮居大寶殿慮帝有不諱須豫防擬之封一手書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帝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皆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帝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叛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暉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

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舛子懼以城降有詔徵
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以素為并州道行軍
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
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
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眾以兵臨之
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走進
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梁元

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擒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
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第修武公約賫手詔勞
素其餘黃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錄平
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侄玄挺皆儀同三司賫物五萬
段羅綺千疋又賜諒妓女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
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
戶其年病卒謚景武贈光祿大夫尉公弘農河東等十

郡太守人給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
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
彰威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頽拔風韻秀上為一時感作未幾卒道衡歎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信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
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
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
上藥然密問醫恒恐不死素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梁元

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與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
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
會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鄙之子玄感少時
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
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
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
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過寵臣以公庭獲展私敬
初拜暹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知

吏民皆敬服其能父卒拜鴻臚卿襲楚公遷禮部尚書
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
朝綱漸紊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
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
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
圖也乃止時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
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
故不虛也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
懷義等謀不時將發以餒軍衆帝遣使逼促玄感揚言
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
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免以舟
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
遣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免失軍期而反玄感
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颿布為牟甲署置
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免為名令發兵

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刺史黎州趙懷義刺史
衛州河內郡主簿唐禕刺史懷州有衆且一萬將襲洛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東宮帝時以越王與戶
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
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
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
賊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
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於富貴無求也今者不顧破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滅族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
門請自效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
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
光發劉賀於昌邑此皆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文皇帝
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化流垂拱而天下又今上自絕于
天殄人敗德頻年肆青盜賊滋多所在修營民力凋盡
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
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

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孩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千里無烟淮江之間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眾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度瀝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息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嗚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戰無不捷玄軍日感糧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

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恐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入關開永豐倉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陽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字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官父老遮說玄感曰官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

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鸞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俱梟磔之公卿請改玄感姓為臬氏詔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隋書食貨志曰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懲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計 資治通鑑曰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謂向平玄感所殺尚少也 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眾歸周授上

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死朝廷念其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力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元令其孝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自是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于前因問所須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榆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榆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告其事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派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抗

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
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
玄感起黎陽元進應之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河而玄感
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
為主據吳郡稱天子以燮崇俱為僕射署百官

隋書曰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應之

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之為緒所敗燮
戰死俄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七

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
吳郡落于地元進悉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渡江

隋書曰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

陵柵

元進遣兵人各持矛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遁適
遇風發火轉元進眾懼焚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
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眾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後

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起素母弟約另者暄
弟儉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
之後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
華州刺史卒諡曰靜子异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髻亂
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
滅性及免喪後絕慶吊閉戶讀書數年間博涉書記周

孝閔時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以軍功賜爵樂昌縣
侯隋蜀王秀鎮益州朝廷咸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七

總管長史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
能名時晉廣王鎮揚州詔异每歲一與王見評論得失規
諫疑闕卒於官儉弟寬字蒙仁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
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及長頗解屬文尤
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
授高闕戍主既而柔然自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孝明
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
等稚寬守禦尋城陷寬乃北走柔然後討六鎮賊破之

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顥入洛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周書載寬謂天穆曰吳人輕佻非王之敵况懸軍深入師老財疲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事同摧朽王何疑焉

天穆然之乃趨成臯令寬與爾朱兆後拒尋以眾議不同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至矣天穆答曰寬非輕去就者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笑曰吾固知其必至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帝於

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顥勤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園外遣寬至城下寬先自稱姓名方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否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

周書載寬又曰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五

周書載天穆曰楊寬大異人何不惜形便乃爾帝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文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聞帝以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帝與齊神武有隙召募驍勇

廣增宿衛以寬為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帝入關

魏書曰儉寬皆輕薄無行為人流所鄙蓋魏收以入

西魏試之非實錄也

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郡公大統五年除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周明帝初

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

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

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厯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空

臺閣有當官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譏之

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卒

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文恩

隋書作文思

文思字温仁在周年十一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

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復之行翼州事至項

羌叛文思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

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

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

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埽并在陣擒叔仁又別從王

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隋

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迴於武陟與行軍總管

宇文述擊走其將李雋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

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為

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

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厯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空

諡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

之紀

周書作文紀

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

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

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隋文為丞相

從梁睿討王謙有功後改封上明郡公卒於荊州總管

諡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
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
誠至榮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不過後魏以
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

愚按楊氏以一門孝友嬰此屠毒信報施之反已讀
本史魏收傳謂左僕射楊愔勢傾朝野與收親為其
家作傳故不欲言史不實然則是傳確否尚未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十一

何遜尤天道耶觀者辨之

愔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
當機衡之重朝有害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
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
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

愚按愔受文宣知遇澤厚矣可奈何未可以二語責
之也

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

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

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將

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推曉

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

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

阿諛時主高百俱心營構離官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

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實素

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既失德當竭腹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八

六十二

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

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醢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

甚乎

愚按玄感負恩反戈宜入別傳所以不欲離之者以

種禍自楊素而天但假手其子以報也

寬問闕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與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王 肅

劉 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常 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

魏書云晉丞相導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

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

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

冊府元龜曰時劉模為潁州刺史肅歸闕路經懸瓠

羈旅窮悴時莫識獨模待以客禮肅臨豫州模猶在

郡

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

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音

韻雅暢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

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

日加親貴舊臣莫之間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

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遇玄德

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許之

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瓜牙募士有功賞加

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後聞若投化人

聽五品已下即優授肅至義陽頓破敵軍除持節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

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歸

館華林拂席相待御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

荼越世志等伍胥窮踰再菴蔬緼不改

魏書有曰但聖人制禮必均愚知魯參居罰寧其哀

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天下達喪肅雖欲過

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

有司依禮喻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

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頃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外已蒙滂澍惟京城內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食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朕不食數朝猶自無感乃誠心未至所致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魏書又載肅曰陛下自輟膳以來外有滂澤此有密雲亦既感矣高祖答曰昨內外貴賤皆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勤勉之辭必欲信而有微比遣人往視若果雨也便當進膳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真也真司馬黃瑤起攻真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以齊輔國將軍被獲特詔付

肅使紆泄哀情

魏書載孝文手詔曰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剪一仇人讖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黃瑤起知是卿怨尋當相付微望紆泄使吾見卿差得緩懷 高祖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會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救渦陽詔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更往朕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圍以赴渦陽叔業遂引退肅坐藻等敗熱為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

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微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謀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綵有過禧咸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上

每謂人口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

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右肅聞恒降避之尋為

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

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閣於是乎在白百寮曠察四

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

萬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叔獻走蕭懿還

京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

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類

在邊悉心撫按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

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忮頗以功

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

年卒於壽春三十八宣武為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

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突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

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

預兩墳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

肅貞心大度宜蓋匡公詔蓋宣簡孝明初詔為肅建碑

銘自晋代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

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六

咸自肅出子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

前妻謝生也

伽藍記曰肅在江南娶謝氏及過魏復尚陳留公主

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蚕今作機上絲得路逐

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曰鍼是貫綿物目中

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色 愚

謂肅何愧之有讀主詩為愧之其以劉昶子婦再醮

也情見乎辭矣

肅臨卒謝始携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孝
明又納紹女為嬪肅弟秉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
携兄子誦翊行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州刺史贈
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子學涉有文
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給事黃門侍郎孝明崩靈太
后立幼主大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
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
公謚文宣弟衍字支舒位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
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秘器贈尚
書令司徒公謚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毓為仲遠
所害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人稱其敦厚翊肅
次兄深子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
榮利結婚元入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
劉芳字伯支彭城業亭里人漢楚元王交後父邕宋克

州長史同劉義宣事死彭城芳逃竄青州會赦免窮房
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
芳母子入梁郢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郢降芳北徙
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
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數門崔氏耻芳流播
拒不見芳雖處窮窘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
晝傭自資夜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守不急榮利不戚貧賤乃著窮通論自慰常為諸僧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蠶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
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南方沙
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
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知芳篤學有志行言於
太后太后微愧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
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
俱為中書侍郎俄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
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恒侍坐

講讀秀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無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除正王肅來奔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九

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文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難初鳴榔纜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孝文稱善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耶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人號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並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頤祛素惑芳理義精瞻類皆如是帝

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起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宣武即位芳手加袞冕孝文自襲歛暨啟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

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教學為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

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澠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宜宜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大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為太曠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庶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蓋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春於南郊盧植

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廬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迎秋於西郊廬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三

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廬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之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

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垂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四

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

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整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間頗煩三議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垂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語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

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所宜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六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

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植之木案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維梓西社維栗北社維槐如此便以一代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一

冊府元龜曰芳又言請以製文武二舞之名施之郊廟漢魏鼓吹之曲亦不相沿須製新曲揚皇家德美詔從之又言樂者感物移風調名變俗今古樂虧缺詢求靡所頃年以來初造非一考之經史每垂典制謹依前勅集公卿及一時儒彥討論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元日大享則須陳列詔舞可用新餘仍舊鼓吹雜曲遂寢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博多通孝文无器敬之動相

顧訪太子恂在東宮欲為納芳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支女乃為恂媵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帝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一

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文貞長子惲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累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諡曰簡弟廐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輦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廐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廐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

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觀尋蕪。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帝入闕。齊神武至。洛責廡誅之。

愚按廡有何罪。見責為權臣所誅。未必非人主忠臣也。史不敢明言耳。

子鵬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遇害。鵬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

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擒送晉陽。神武矜而赦之。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十六人為

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

愚按隲雖蒙不殺之恩。奈何因已恩而忘父仇。終身不仕。為晉王哀可也。

廡弟穢。穢子逖。字子長。少聰敏。好戈獵。騎射以行樂為

事。愛交游。善戲。謹齊文。襄以為永安公。後開府。行參軍

。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

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中。卷不離

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

三國典畧。載行臺尚書席毗朝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營須臾之翫。非宏材也。宜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

霜。不可凋悴。逖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毗笑曰。可矣。

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敕賜魏收。逖籍收提攜。後為開府參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揚惜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

人首。逖用二首。餘人多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

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譏。逖

摘其文。奏曰。詐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提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蕪。敬

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沉密。逖求以為副。又

逖姊賜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
逖恐事露亦不逼尋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
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
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帝崩和士
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
為明輔逖作此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
排姜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餉定遠定
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光胡長仁自固士開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

之未甚信忽於光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逖名宦未達
時欲事祖珽珽未允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
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垂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
家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告二人
故二人得為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為士開所
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
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侍
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

同歲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芳莛子懋字仲華
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
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
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
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殿事咸所訪決

魏書曰懋性雅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累遷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
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明初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

軍攻破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
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曰劉生堂堂措紳領袖若
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
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
熙平二年冬暴病卒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
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泰州刺史謚宣
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
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魏書曰芳族兄僧利累官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
不樂臺官積十餘年徵拜羽林監卒官子世明字伯
楚累官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外叛遂送蕭衍衍
欲加封爵世明固辭頻請還北衍許之孝莊時刺史
兖州時滿朱專擅四方怨叛州民王乞得劫世明據
州歸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
固請還北衍不奪其意躬餞樂遊苑既歸奉還所持
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典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年卒贈儀同三司

常與字任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涼州人父
坦仕西秦與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
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
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

北史誤以太武為武成今依魏書正之

與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與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

游子弟未遑學術真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
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與立訓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
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
郎程靈蚪皆與教所就在浩高允並稱真之嚴君獎勵
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
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
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
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
以成忠列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
由者習所因者本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先王
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
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頹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
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

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蓋五常之道相頌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其畧注行於世真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文通子景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為門下錄事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較景參議

加藍記曰景討正科條商確古今甚有倫序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劉芳造洛陽宮殿樓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記景及尚

書邢巖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處諸人下文出諸人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宮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制理雖理闕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隆殺之宜實一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五

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頌闕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典主家之事無君臣之理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為君男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君以家令為臣制服以斬華繆弭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固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支即以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讚之

魏書載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世白鶴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履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凌

玉徹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楊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邀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尤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燕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勅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長出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敕撰太和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文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孝明行講學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微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

行釋奠禮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景
然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
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今日為班
宜在藩王儀同三司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
時訪景而行初平齊後光祿大夫高聰從北京中書監
高允為聘妻給資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
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
德頌司徒崔光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九

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
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
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邊延仍
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阿那瓌執孚過柔
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
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釜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帳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孝昌
初歷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入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

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
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
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綜降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
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以本
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
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禦之景表求勒幽州
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
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九

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
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
又詔景山中嶮路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
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瑣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
俄安州石離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
落自松研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
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
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

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
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
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瑀為賊所攻薊城之北
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
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
曹統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民穀乃遇連雨賊衆
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
大敗之斬曹統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一

破之又遣別將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
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
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
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
中軍將軍正黃門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北巡景與侍中
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
洛景仍居本位帝還宮解黃門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
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

耽好經史愛說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
買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
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
常方餽於栢谷耳遂與羊深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
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為之買馬天平初遷鄴是時
詔下三百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
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
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一

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卒景善與
人交終始若一與游處者皆服其深遠好飲酒澹於榮
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
事深簿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
曰周雅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
朝隱大夫鑿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
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
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

測厚地岳峻川溇誰其戴之不公不畏誰其踐之不陷
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
惟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
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
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未厭或知足不辭是故
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
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肯曲躬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五

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
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明之度選
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
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冲
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憲以戢智而從
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
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
不誘弭誇羣小無毀無譽貽信上帝翼競靡侵優游獨

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
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邀聲
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
假道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流聲故去聲懷道鑒
專道不可守勢故去勢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
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彫功業進則
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五

隣方欲後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情禍難
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
若然者雖靡爵帝扁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
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
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
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
所係全凶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刑正晉司空張華博物

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

一而榮在耕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所致

世不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

世不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

世不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二十九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九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 生 員 巨 梁 寶 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四

張彞 孫榮之 曾孫乾成

李崇 從弟平 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

侯卒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

貧姿貌不偉鄉人莫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

經史習浩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

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侄也共相

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兩遷

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

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

帝曰先賢後哲頌在一門祚曰臣先人以通儒英博事

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敕以太宰祭淮廟令祚自撰

祭文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

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

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遠散騎常侍

仍領黃門是時帝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

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帝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

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

人當勸誰也其先知若此初帝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

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

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

須史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

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換彪官後拜尚書進爵為伯帝崩咸陽王禧等奏祚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魏書載祚奏云姦吏雖微敗法實甚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後

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

懸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

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

謫然所拔用皆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賑

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再遷尚書

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

令僕中丞騶唱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

盡敬之宜言于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詔祚本官領太

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持一黃瓶出奉之

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齟齬深為

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工僕射黃瓶少

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今須定職人遷轉

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

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

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

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

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

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

差無準詔考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

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

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

三年遷階散官從盧昶所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

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

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肯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否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次之殿固非

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須須防捍徵兵發衆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行狂狡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六

冊府元龜載祚表曰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千人領羽林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則鯨鯢之首可懸若云時方農桑非發衆時亦事理不得不爾

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用事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至冲謂之曰
 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
 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不息又以東宮師傅
 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
 王澄為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
 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時領軍于忠持寵驕恣崔光
 之徒曲躬承接祚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
 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
 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
 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初孝文置中正從容謂祚
 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
 令猶未辯我家何為滅之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
 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崇祚子景尚涉歷書傳
 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歷官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事中即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郭尖位中書侍郎未
 拜卒
 張彞字慶實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祖準之皆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彞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
 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
 令安民與彞並散令彞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眇高上
 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
 所巡檢彞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傳類亦
 以此高之遷太中大夫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
 南征母憂解任彞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遠家千里步
 從不乘車馬頽貌毀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
 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兩
 遷至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
 稱使還以從從之勤遷尚書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彞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琛所彈云非虎非兇率彼曠野詔切責之尋除安西將

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武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

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其

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彞與郭祚

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彞表解州任

詔不許彞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

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

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九

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聲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聲

怒諧彞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真後萬二興馳驛檢

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身奉法求其借

過不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熱志性不移

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

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

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

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

十九

魏彞載彞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助明洞庭

淵堪猶藉衆流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

詣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自誠竟設謗木舜懸

諫鼓虞人獻箴規之旨盤孟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

思齊聞惡自改伏惟道武皇帝撥亂奕代重光太武

以不世之才開蓋函夏獻文以溫明之德澤覆九區

孝文開翦荆棘徒御神懸更新風執冠帶朝流澤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

既周武功亦匝猶發明詔思求直士臣以小才私訪

舊書窮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

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風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

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寞之莫可為輝風景行

輒謹編丹青以標虜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迺揭

武已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

殷紂昏酣收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

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

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淵聰鴉視井
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穢終
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
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歷帝圖亦誇木諫鼓虞
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取賢棄惡
則微臣沉淪無恨矣世宗善之彛又表曰竊惟皇王
統天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
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逮兩漢魏晉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一

道有隆污而被繡博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
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
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煙滅
暨大魏應歷翦彼鯨鯢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
一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猶
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
臣時忝常伯充一使列周歷齊魯遍馳梁宋詢採詩
頌研檢獄情實冀片言不遺美利俱顯而值鑿輿南

討問罪究鄧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
微未幾改收秦播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
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
憂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
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煙丘井臣之願也

宣武善之孝明初侍中崔光表言朝列中惟彛及李詔
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近來
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二

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
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
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
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榮宦
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平由是衆口誼誼謗謔盈路立

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殊無畏避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

求其長子尚書即始均不獲以瓦石擊公門上下攝懼

莫敢討抑遂持火擔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以兵器真造

其第曳彞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時

踰北垣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

就加毆擊生投烟火中及得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釵為驗仲瑀走免彞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與致

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悅駭

魏書載彞臨終口占左右上啟曰臣年以六十宿被

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望景顧時推漏就盡若所

上之書稍為益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

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亡魂有知

不忘結草

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

即為大赦以安衆心識者知國紀將墜矣喪還所焚宅

與始均東西分欽小屋仲瑀以創重避居榮陽至五月

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

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

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其悲痛若此初彞曾祖幸所

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罷入冀州積三

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

彞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史酬先世誠效彞追帝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彞亡

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

從其請或不致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

刺史謚曰文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

陳壽魏志為編年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

愚按始均所廣異聞比裴松之註若何惜不傳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

冀瀛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

以卽中為行臺念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
一時焚藝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
死末在烟炭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推咎馬贈樂陵太
守諡曰孝次子晏之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
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顓賜爵武城子高岳征
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
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及親獲首級深為
岳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晏之女為妃令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五

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
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
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民所愛御史
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
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
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隋書作虔威

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

里駒也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
衡俱見禮重晉邸稱二張即位後授內史舍人儀同三
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
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
失主求之令左右負行後數日失主來認悉付之淮南
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首立者為誰
乾威下殿就視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
謁者大夫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六

但慮不省所以不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耳其廉
慎皆此類帝甚嘉之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上封
事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官官弟乾雄

隋書作虔雄

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
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冀
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右治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族五世祖蝦石

勒頻徵不至。假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讀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以卧病對帝。遣太醫馳驛就瘞。卒。贈定州刺史。諡曰康子。修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親遇。常參坐席。孝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一

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耶。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即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房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侍中書為露布。累遷散騎常

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以紙絹為帳。辰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速。景明初。蕃貢繼路。商交入。諸所獻。賈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請皆不受。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二

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下。魏書曰。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軍鋒所臨。賊皆款附。惟捕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進師討之。法靜奔潰。追奔至關城下。任僧幻等三十餘將率諸郡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晉壽太守王景盾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魏書曰。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巒遣巴州刺史

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冠軍將軍孔陵等衆衆二萬
據深坑曾方遠固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巒遣統軍
王足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
進擊破之資治通鑑曰梁秦二州刺史曾方遠與
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戰敗方遠等十五將
皆死又王景胤等與祖遷戰沒景胤等二十死將皆
死

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資治通鑑曰時益州城戍降魏者十二三民自上名
籍者五萬餘戶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
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
連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兼民人胆喪無復固守意
二可圖也蕭淵藻是希屐少年未洽政務夙昔名將多
見囚戮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左右少年三可圖

也蜀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
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
四可圖也淵藻蕭衍兄子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
涪城淵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

魏書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惟便刀稍弓箭至少假
有選射弗至傷人

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于威而康

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上憑國威頗有薄捷既克重阻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

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

魏書曰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

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

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
平蜀之舉更聽後敕不允所辭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
十八萬衆頃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聞實力也
况臣才非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

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令王足足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

魏書曰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守則保境之兵已一萬臣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張載所稱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已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恩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負陛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魏書曰且臣之意美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救援孤城何能持久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進先作萬全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昔在南日以其統綰勢難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非惟一族雖在山居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冠帶風流

多有可觀但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于州網無由厠迹是以驚快多生異圖比夏侯道遷建義初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羣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帝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魏書曰足驍果多策畧隸蠻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足聞而引退遂奔江南

蠻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戀念之切齒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傳暨眼討平之蠻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

軼徐兗緣邊鎮戍繼沒朝廷乃以蠻為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帝勞遣蠻於東堂曰知
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不古自
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蠻曰臣仗神算平殄可待願陛下
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節吾無憂矣今
將軍董戎朕何慮哉蠻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
魏書曰時蕭衍諸將或陷固城或屯孤山或援龜蒙
士民從逆十室而五蠻遣將討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三

進圍宿豫平之

魏書曰蠻破敵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
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蠻身帥諸軍自水南進
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
造筏火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
流四面俱進仍陷敵城俘斬數萬在陣別斬懷恭俘
斬一萬宿豫既平蕭衍晒亦於淮陽退走二成獲米四
十餘萬石

帝賜蠻璽書慰勉之及梁城寇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
離又詔蠻率衆會之蠻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
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
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蠻既累表求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四

外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艱守况加攻討以勞兵士
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傷不卜可知雖有
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愚臣見謂宜修復舊戍
牢實邊方息畧中州以擬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
無蓄力待機謂為勝舉帝不從詔如前勅進軍蠻又
表曰今蕭衍未除何能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不
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
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內地以出不
備或未可知若欲以八十日糧而此城臣未之前聞

若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
至春士卒自弊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
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
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
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一旦不復其辱如何若
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歸臣所領兵乞盡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臣恭備征將
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五

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
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中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
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
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皆奇色也
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
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聲以巒有克敵功而為昶等所排
助巒申釋故得不坐

金石錄載巒碑云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
暮此言不坐非也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
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
平舒縣伯賞宿豫功也帝臨東臺勞遣巒曰

冊府元龜載宣武言曰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兵楚
士民同惡勢必交兵卿朝之南仲故令星言出其不
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六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
魏書載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知但因司馬悅虐民
乘衆怒為之民攝凶威不得已苟附
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
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壯
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
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破
之乘勝至懸瓠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

詔巒使持鎮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冠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犄角攻之梁將齊荀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之功一月三捷未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德功成弗處耶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七

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文定子遜貌雖陋短頗有氣節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子久抱沉屈臣父屢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孝靜時位大司農

卿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父終謀反伏法

是時權臣擅國祖微謀反何事史何以不詳

巒弟偉偉子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孝武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八

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即迎於境上尋除通直常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後天下多務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袁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以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牛象

闕於江南齊文襄攝選務擬所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

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

善談釋老雅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卒

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

兗州例得一字解褐乃啟其孤弟子慎為朝請子慎

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啟孤兄子昕

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人以此多之戀叔祖祐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二十九

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

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政清刑肅百姓安之

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

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即假常侍使於齊產仍世將命

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

平州刺史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即敏之子少

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

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

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

五經正禮為尚書右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

有害母者八坐奏輶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暮親害親者令不及

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

所以勸忠孝存三綱若不加弔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

止其身者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

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美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

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

梁破蚪得一少舟而渡舟漏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

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

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

篇長子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

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

堂臧為裴頌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永安

初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仕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

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孝莊舅以太傅出除青州
啟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臧和雅
信厚有長者風時人愛敬之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
工與裴啟盧憲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
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文譜未就卒時賢悼
惜之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邵
別見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

三十一

之子年十四召拜文文中散襲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荆
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治所崇辭曰
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不勞發
兵自防使人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
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南人感德
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烽燧警在州四年
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
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處雙槌亂擊

魏書曰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
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

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
有伏人盜竊始發便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帝南征
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
降人郭陸聚黨作郭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
稱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
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帝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二

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
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討之
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合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
靈珍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
人屯龍門躬率積勇一萬據驚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伐
樹塞路驚破之口積大水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
崇乃命統軍慕容容拒率眾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
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襲克武

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眾援靈
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
奔漢中帝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李崇功
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
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
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
柳北喜魯北驚等聚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
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三

節都督征蠻諸軍事討之蠻象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
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驚等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帝追
賞平氏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眾龍山僭稱
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
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
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
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
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美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

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珍賊行狡詐或生詭劫宜遣
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運
聲筭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
壽春縣人苟泰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後見在同縣趙
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
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曰君兒遇患
向已暴死泰聞號咷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
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四

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
皆役亡歸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
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
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
又誣疑同軍兵蘓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
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
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
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

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求相緩及稱有兄慶賓令往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愍矜愍為往告報吾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無所獲送官未晚其言如此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相隨視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攝慶賓問之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時有泉水湧入公山頂壽春城內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五

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水增未已乘舟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將符隨高人親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乘水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

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深沉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敵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帝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六

無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能任崇也孝明踐阼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七

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
 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
 寶黃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爭角不相赴
 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闕
 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
 東城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
 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
 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
 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
 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入號魏昌城崇累表
 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
 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
 奏曰臣聞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二賢兩學盛自虞殷所
 以宗配上帝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彰則天之軌養黃
 髮以詢哲言青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八

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
 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
 學校不絕仰惟孝文皇帝稟聖自天列教序於鄉黨敦
 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執弓劍弗追
 宣武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
 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筭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
 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收監之跡城隍嚴固之重
 闕甃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
 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義刑萬國者也伏聞朝
 議以高祖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
 修仍同丘坎即使高皇祀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
 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
 方授能酬之以祿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
 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蒿麥南箕
 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

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彫靡之作煩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戒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室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復興諷誦之音煥然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三十九

魏書作道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於上序游夏可致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如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魏道緝熙經營未晚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此奏本崇筆載魏書甚明不知北史何以踵北齊書之誤改為邢邵奏且邵傳前後錯亂其誤可知今仍

依魏書還歸崇傳

後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

魏書曰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刺史相州亦無清白伏鄴洛市厘收擅其利

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

魏書食貨志曰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一

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神龜正光開府藏盈溢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取之又數賚禁中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

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

伽藍記曰時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何少對曰臣兩手堪二疋所獲多矣

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腳時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析股貧人敗類穢

我明主柔然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

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

十九幹力如少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

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

許後北鎮人破落韓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

王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敗於白道賊衆日甚

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收溢

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二

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揔彼師旅備衛金

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長驅塞北返

旆榆關此一時之盛

魏書載詔有曰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

不許其請尋崇此表聞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令禍但

既往難追聊為論此

朕以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揔督三軍

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否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

實合羣望

魏書載崇啟曰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鐸聲弦

弗離旬朔州名差重于鎮謂可實悅彼心使聲教日

揚微塵去塞豈敢導函源以開賊意臣之愆負死有

餘責今遣臣北行所不敢辭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

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

夫神執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二

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

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

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

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討之

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

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

孝昌元年卒于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

諡武康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

用為三關別將討郡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處勢皆與親善世號
李錐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
患之崇北征後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
罪過卒於涇州刺史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哲弟神軌
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
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遺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
為使者所薦寵遇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一

魏書曰時人莫能明也

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
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遇害河陰建義初贈侍中空公相州
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
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
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列降襲爵彭城公
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劾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

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微行河南尹豪右
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尋正尹
長史如故駕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俶
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殆欲向盡資產罄
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
備經得進京闕富者猶損大平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
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
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二

實宜安靜新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
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

魏書曰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
殷未若揣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
馬無跋涉之勞士民有康哉之咏不亦美乎

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
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

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
容館注頌其下以示誠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
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
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帝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

魏書有曰愉朕元弟乃構斯逆大義滅親夫豈獲已
委卿摧殄務盡經畧

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歎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
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如愉稽顙軍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五

則送之大禮不悛待戮則鳴鼓蒙鉦非陛下之事平進
次經不動俄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
魏書曰賊攻圍冀州諸將合戰不利憚于更進平親
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之愉時墜馬乃有
一人下馬援愉止而闕死

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
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
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

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蔽官口聲又
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
史前來良賤之訟多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
明年前為限訟乃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欵請貸未許
擅開倉振恤有司絕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
在濟民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

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性急為累尚書
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對武邑郡公先是梁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六

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垂
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
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壹以稟之如有爭異以軍法
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

魏書曰賜平縑帛百段紫衲金紫衫甲一獎縑帛六
十段絳衲襖一父子重別拜受家庭觀者榮之
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勸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
齊舉崇亮憚之無敢爭互頌曰交戰屢破敵軍安南將

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敵援敵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

魏書曰令崔亮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勸水軍擊其東而然後鼓譟南北俱上敵眾周章東西赴戰屠其外

城祖悅率餘眾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降

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

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八

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

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太后舉哀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

公孜孜匪懈凡幾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

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獎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

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

元又擅朝獎為其親侍頗居顯職靈太后及政削除官

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

稱北海王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初獎故吏宋

游道上書理獎

魏書載游道表曰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北海竊據

自拔無由若以受命賊巢無所逃罪亦與天下共當

斯責伊昔具臣比肩賊所一介使人獨嬰斯戮臣雖

小人徃事君子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頗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四十八

愧慨幸逢興聖大恩廣被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

士感知已懷此無忘伏願天慈賜垂矜覽

詔贈冀州刺史構襲構字祖基仕齊終太府卿贈吏部

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

所重

顏氏家訓曰構母劉氏亡所住終身鎖閉弗忍開視

又父遇害後常與王松年祖珽集宴適有紙筆珽圖

為人頃之戲割塵尾截畫人以示構構愴然動色起

就馬去舉坐莫測珽久乃悟方深反側

獎弟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辨為時所稱歷中書侍郎

魏書又談數曰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迷身賦其畧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遺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泛之迹何

異東都之心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主陵曰文采無識懷不推李諧口角翩翩諧乃大勝於是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馬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入見

魏書曰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因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是諧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

不知多少胥曰所訪者鄴下耳諧曰皆是皇居相去

不遠可得統言胥曰既稱洛陽盛美何事遷鄴諧曰王者無外故不常厥邑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諧曰紫蓋黃旗終於入洛及見衍行問曰魏朝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非無四科難以備啟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人物雖盛豈得如詩皇朝多才足與周競衍命諧指稱其人乃舉大丞相高歡錄尚書元叔昭尚書令元世雋及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七人以對且云自餘才美不可具悉江南稱其才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愔清河崔暉為首初通梁國妙問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愔過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一

才地者不得與梁使每人鄴下為之頃動貴勝子弟盛
 歸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
 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
 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
 司農諧為人短少六指因癭舉順因跛緩步因蹇徐言
 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
 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碁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
 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尚書郎司徒掾
 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嘆美馬
 三國典畧載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惟李庶可語耳
 庶生而天閭崔諧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挿
 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劾然後樹鬚
 世傳譙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
 側大笑除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
 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
 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

史糾曰據魏書平本傳云頃丘人彭城王嶷之長子
 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第豈收受訟後與盧同崔綽
 同改耶惜不可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十一

故斐等謹訟語楊惜云魏收合誅惜黨收白齊文宣庶
 等並髡頭鞭杖二百庶死臨漳獄中庶兄獄痛之終身
 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
 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
 為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
 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
 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有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
 亦夢馬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
 夢得之養女長而嫁馬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
 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
 然頗涉疎放唯蔚能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徒
 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
 曾經將命甚重馬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

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徒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武成親狎加儀同三

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道外問世事可

笑樂者凡所談說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荅

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為帝所狎弄帝以斛律

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命會使人奉啟若為舍人誤

奏云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迎之若重思乃知誤竊言

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三

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

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

未幾復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幼雋英

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卒贈洛

州刺史諡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

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彞風力蹇蹇有王臣

之氣街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遠隨有

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馬不絕邢巒

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

之器歟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位當將相望高朝野

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

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

五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崔

光 子劼 弟子鴻

崔

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東清河鄒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父靈延
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
曜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書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
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
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文宗也後以散
騎常侍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
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光少有大度喜
怒不見於色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
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被掠為奴婢詣光求哀光
以二口贖免帝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

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帝每對羣臣曰以崔光高才大量

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

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末彪解著

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罪廢帝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

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令史官以

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讓彪帝不許遷太常卿令

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

雞詔散騎侍郎趙邕問光光表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
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
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剗向以為雞者
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
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
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
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觀之不爪則有雞
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君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

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
頭冠或成為患滋大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
方疲於賊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天下大亂今之難
狀不同其應頗相類向邕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
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超足象多亦羣小扇助之
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至御也臣聞災
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闔主
視之彌慢所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
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
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獪征人淹次
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
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
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
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怨天
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留

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彪左右節其貴越往者登通
董賢之盛愛之正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
親享郊廟延設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
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督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
芻蕘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進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如
皓等並以罪失伏法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
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西序教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
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四

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
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瘞落穢濕之
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
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
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咸致
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系數拱庭大
戊以昌雖雉集鬲武丁用熙自比鴉鵲巢于廟殿巢鷓
鳴于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

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
此之甚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登誠惟新
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
性則魏祚永隆皇壽山出矣四年除中書令永平元年
秋將誅京兆王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救光為詔光
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
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
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五

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垂法何以示後陛下春
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夫乞停李獄以俟
育衆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帝幸
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御
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
即令太子出見從者十餘人救以光為傳之意令太子
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太子遂南面
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

立不敢答拜唯西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
琛谷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
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太子
於東宮即位安撫內外光有力焉

魏書禮志曰世宗崩光與于忠等奉迎肅宗於東宮
至顯陽殿詹事王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
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
常何須中宮令遂奉進璽綬改服衣冕即位太極前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初帝崩之二日光平王懷以先帝弟扶疾入臨欲上
殿哭大行見主上詳見懷傳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
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
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
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遂
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
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高書令任城王
澄表光宜還史任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孝明

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
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
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踈黜光并送章綬冠
服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
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帝經
初光有德於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其月致賜羊
車一乘時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
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七

魏書載光諫曰臣聞古有六藝禮樂書數丈夫與婦
人同修若射御唯主男子不及于女皇太后因時暇
豫清暑林園弦矢所發必中正鵠但舉非蠶織事存
無功臣謹上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
覽仰禪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閣拱之泰願精養壽樓
神翰林

是秋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
疾弔喪入諸臣家謂之君臣為詭不言王后夫人明無

適臣家之義夫人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
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事許姬言
兄義不得已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
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
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
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
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縱雲華
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眾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八

魏書曰蒙曝塵日渙汗流離時過飢渴餐飯不贍賃
馬假乘交費錢帛

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且帝族方行勲
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彛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
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以德為車以
樂為御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
魏書載光表曰臣聞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
字懸魏王之帳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實千載之

輅言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弗掃為龜鼉所棲宿童
暨所登踞者哉此臣所以撫膺而扼腕也陛下垂心
初學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闕舊校為
墟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晉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
閭往者剝州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官私
隱顯漸加剝撤播麥納菽春秋相因遂生蒿杞時致火
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今求遺國子博士一人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九

任幹事者專主周祀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
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
便可依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
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
後太后廢遂寢

魏書天象志曰初延昌四年光上表請修歷法至是
表曰臣謹按歷之作也始自黃帝辛卯為元至於皇
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執憲不等其消息盈虛規步

疏密莫得而識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張洪盪寇

將軍張龍祥校書部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歷各求

申用臣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

義者及太史並及秘書與史官同驗疎密至於歲終

密者施用詔聽可時清河王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可

測量請立表候景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又蒙勅行

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按洪等

三人前上之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軍主衛洪顯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

史令胡榮雍州沙門統道融河南人樊仲遵鉅鹿人
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于子律始黃
鐘考古合今謂為最密昔漢武元封中治歷改年太
初即名太初歷魏文帝景初中治歷即名景初歷今
宜名神龜歷乞付有司重加考議并藏秘府附於典
志明帝以歷就大赦改元正光遂名正光歷其九家
共修以龍祥興業為主

二年

魏書禮志曰正月二日九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其父太上秦公喪未畢欲罷樂清河王懌謂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備樂太后訪于光光據禮記編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秦公親為外祖太后衰麻在躬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親往奉慰况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甚遠鼓鐘于宮簪間于外况在內密邇也又秦公雖已安厝纔三月耳陵墳未乾所宜權罷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八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殺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恒惶竊謂未可

魏書曰昨風靈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乘也內經寶塔高華惟香花拜禮豈有登上之義且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以然益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居伏願息躬親之勞以過風靡

九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表諫

魏書載光表曰伏聞明后親幸嵩高存省民物但時屆農隙所獲棲畝步騎萬餘來去蹂踐駕輦雜還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且蔽罄節遠昆虫布列蠓蠕之類盈于川原車馬輾踏必有類殺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所役困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三

負擔爪牙寤于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籍監帥驅控泣呼相望霜早為災所在不給飢饉薦緣方成儉故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靜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天下幸甚

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孝明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
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鷲於宮內詔示光光表曰
此即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食惡之鳥野澤所
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鷄鵲集于靈芝池
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
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
不善是以張鷟惡鴆賈誼忌鷓鴣鵲集而去前王猶
為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三

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饗餐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
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早穀稼稍貴窮
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
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
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帝覽表大悅即棄
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
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表固辭光年

者多務病疾稍增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
十月帝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
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
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
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薨年七十三帝
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十尺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
帝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四

連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
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謚文宣
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
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報
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答之國別為卷為三百卷光寬
和慈善不忤於物進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
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
於光亦深尊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擇遇禍光隨

時俯仰竟不匡救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甲薦曾啟
其女塔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
行慮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
師孝明許之時比之張禹尤初為黃門讓宋棄為中書
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
琛為園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
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
為矯節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鶴飛集膝前遂入於懷
緣臂上肩久乃去道俗讀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
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
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畧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啟
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器學才德最有父風
舉秀才秘書郎中以父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
郎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牧
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卒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御詔

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
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子彥
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
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

西陽雜俎曰梁宴魏使李騫崔劼等樂作梁舍人賀
季曰音聲感人深乎劼曰昔申生聽歌愴然知其
母理實精妙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
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於此言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六

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
曰奔敗之事久矣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
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
騫曰王夷師補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大笑梁遣
明少遐袁狎等宴魏使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
間無乃冰結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然河水一合便
勝車馬狎曰河水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
狐應是字錯少遐曰狐性多疑鮑性多豫狐疑猶豫

因此而傳劾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鳥之一長狐
疑猶豫可謂獸之一短

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
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清州刺史
有政績累遷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中見稱簡正義成
將禪後主先問劾諫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
史代還累遷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
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在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是門之胃多處京官
而劾二子拱搗並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搗幸得
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劾曰立身
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
不歎服劾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
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免喪後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勵節自景

明以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
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字

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
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
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
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
器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八

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
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
披卷則人人而是舉日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
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
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
不上中才典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
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寸必為常流所
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終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孝昌初卒于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竟無所就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建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任佐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愚按魏收所著魏書不獨黨齊毀魏且黨魏毀晉宋此言其証也北史何以文而不改又恐識者責之未敢行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成者可送朕所嘗於機事之遐覽之鴻以有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益所以剪彼厭政成此樂推也昔晉惠不競葦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累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

行之運明元必世重光業隆玄默太武雄才厥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垂會之勢亦足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亦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

求諸公私驅馳數載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書寫所
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
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

魏書曰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繁文補其不足三
事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

稽以長厯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畧著
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
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二

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其起兵僭號始末
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九思陳奏乞教緣
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忽宣明旨教臣送呈不
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謹以所訖者附奏臣又別作序
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黃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若錄
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
之日伏深慙悻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
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

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

號弘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擒

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

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秘書

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鴻正始之末任屬

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

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

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遁留未成至正光三年購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二二

始得討論通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

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叛事發

逃竄會赦免尋為叔鵬所殺從祖第庠有幹用為東郡

太守北海王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

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州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

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

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崔亮字敬業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後徙青州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厯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視人眉捷乎光言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此見卿先人相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三

論使負無怵迫今遂亡本卿記石亮即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為中書博士累遷尚書二千石文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帝曰朕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再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妻猶親事春籛帝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

王令宣武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類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救亮推究帝禁懷不通賓客久之後因宴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正色責之即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四

曰廣平羸疎向來又醉卿以所悉何乃如此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時候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帝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帝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亮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無以上對再轉七兵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費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舟行人艱阻亮謂察佐曰昔杜預造河

梁沉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關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帝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自宣武親政下本史誤以宣武為孝明凡五見觀此處方云孝明初則前為宣武可知矣子特取魏書較明改五宣武皆為帝云

出為定州刺史梁左右擊將軍趙祖悅率眾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將軍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殺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

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太后賜亮軍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立計擒翦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全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錮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筭後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將軍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轍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六

會今處亮死上議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恃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曇後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入大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詔議劉

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
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及應
收十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
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
下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
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
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昨為此格有由
而然吾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
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
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
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
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
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
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乘軒求其烹鮮
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

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遺
使詐降實賞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
撫慰為念生所害士秦國孝明末荆蠻侵斥拜龍驤將
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河陰
子肇師襲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
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
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
志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
右問故曰在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
右言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兼中書侍郎卒始都
下薛生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曰公門
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從父幼孫太原太守
幼孫子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
樂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
光伯辭色懇至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

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德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羽國常侍尋殺光韶秘書郎掌交華林御書累遷濟州輔國府司馬救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朗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詰讓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韶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元

厲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家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北海王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議所從在坐皆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北海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

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暮未敢仰從長史在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再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以賊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每至人倫名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年

得失之間推而論之終不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庖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夔夜過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檢捕一坊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議其矯盡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繼室兄女弼貪慚不法光韶以親情並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

子通典賊連結因其合家考掠非理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不屈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其詣子鵠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脅光韶以兵訪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作賊耳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大夫不起韶韶以世道也連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古烈但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伐闕何足言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後不須合也贈謚之及出自君思豈容子孫自求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啟稱光韶詔

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

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

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

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况今

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

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

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孝明詔曰光伯自蒞海

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詰議參軍節閔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賈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

魏書載光韶又曰使君受委一方信任羣小既不能

綏邊以杜其萌又不能坐待其衰挫徒迫韶弟為無

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眾臨之必相拒

敵無益也

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

魏書曰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賊劫留防衛者象外人疑其欲戰

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修之弟道固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曰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三

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

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遠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

魏書載道固表曰臣前奉表歸誠并賜爵寵應奔闕庭但劉彧遣使怒臣百死臣世奉劉氏若猶違背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所不許是用迷回固執拒守浙經二載於臣歛彊之誠庶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四

補于大魏矣今勢窮力屈面縛請罪謹遣太息景徽求骸歸闕伏聽刑伏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前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初道固在客邸與薛安都畢家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願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畧而象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兵房法壽曰古

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
依也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淵僧坐兄僧祐與沙門
法秀謀反從薄骨律興

魏書曰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文學又問佛經頗善
談論敕以白衣賜構情入聽永樂經武殿

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驥

魏書曰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

見害贈東海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從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蟠

祖虬祖僧淵得還後遂絕房氏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

麟伯驥與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

道頓阻一門僧淵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

龍剛躁與兄伯麟訟嫡庶並以刀劔自衛若恐讎焉僧

淵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理錢數百斛其

母李氏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七走後

至儀同開府鐘曹參軍生貪汙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蒙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
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
名傳斯亦近世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具於容身
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始亦才
志之士乎崔亮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斷年之選失之逾
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
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六

夏侯道遷

席法友

江悅之

沈文秀

淳于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張謙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祖邕自河東徙襄陽父順宗仕南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歷官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王保

校對生員巨梁寶繩

寧蠻長史廣平太守

冊府元龜曰太祖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頃世以來綏御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齊明輔以為心腹使領軍掩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諸藩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孝文南次鐘離拜叔業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誇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美麗但恨不畫游耳齊明死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辨耳未幾見從南充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充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暉

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

瑜榮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停回換叔業雖得停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訪自安計梁武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度答書盛陳朝廷之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渡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武給東園温明秘器子譚詞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小驚逸手殺之然孝事諸叔盡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弟芬之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任齊位羽林監入魏為東秦州刺史有清靜稱遷歧州刺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執送上却為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叔紫兄子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馬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四

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

魏書載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何面目視公

投水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賢子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以昕為人誘

陷特恕植罪以表勲誠三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兖州之還表請解官隱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恠然公集論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恠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於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後剪落鬚髮被之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常等同時見害後祚偽事雪加贈而植僅追復封壽植故吏勃海刁沖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幅不見

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督以嚴訓唯
少子衍得以常服見旦夕溫清植在瀛洲也其母年踰
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
寺掃洒植弟瑜桀衍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
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尼
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在州數歲以
妻子自適雖自州送祿奉母及瞻諸弟而各別資財同
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六

颺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為南司
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齊所殺颺弟桀字文
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平恆農
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桀桀不從雍甚為恨後
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雍時為州牧桀脩謁
雍舍怒待之桀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
及坐定為桀曰可更為一行桀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
坐事免後宣武聞桀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惶懼不測所以桀更
恬然神色不變帝數與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桀候肇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桀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
始進便屬暴雨桀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令人持
蓋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
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
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孝明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七

光祿大夫北海王顥入洛以桀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漢
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閏初復為中書
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桀起御前再拜上酒帝曰昔
北海入朝覽竊神器爾日御戒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
往情桀曰北海志在沈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
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
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桀
憚違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

前後例皆拜謁。梁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聚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梁言無此。左右又言已入州門，梁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眾且付城人，不違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梁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仕齊位陰平太守，歸授通直郎。衍望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魏書載衍表曰：臣沐浴炎風，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有願閉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救疾多遊此。岫臣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涉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

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皆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

州大破。敬宗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鑒所部別將橋宗馳驛告變，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典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盾、柳僧習並預其功。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歷諸王參軍，與其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叔業姻婭，周旋叔業，歎玄達贊成其計，入魏卒於司徒。諸議參軍，次子遠性麤放，無拘檢，時謂之柳瘧。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叔業以其有大志，遣送子芬之，故為質。

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員外散騎常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崇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塔隨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塔刺史豫州為政殘暴民姓害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梁佑北地人叔業從姑子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十一

被五十餘創景明初出為北地太守清刃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典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立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卒於揚州開府掾閻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數城太守柳僧習見子虬傳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曰志懷四方不願取婦家人咸為戲言及婚求覓

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

吳

魏書載道遷表曰因為韋纘所誘內不自安逃竄江會梁以莊邱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叛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十二

王助戍漢中道遷擊靈珍

魏書曰靈珍有部曲六百餘道遷憚之時蕭衍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

斬其父子送首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璽書慰勉投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持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

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引見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帝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產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夫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

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猶數千匹食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以國封夫未亡前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家與其父坐廳事屏人密言夫驚懼謂人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微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大飲溺耶衣乃如此夫具所陳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唯當縱飲耳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心悶死洗浴者視其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謙度遵江文遠等終日遊聚酣飲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隱室中微闌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

家客雍僧明畏恐披簾欲出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昔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女與道遵諸妾不睦訟閱徹於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春等言其眇目痼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遵謀歸國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卒謚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未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前秦丞相王猛玄孫歷涉書傳刺史北華州謚永俱有文學而永善彈琴謚位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賴川庾道亦與道遵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任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魏書曰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行歷

郡守及道遵入國徽亦以地內屬徽妻道遵兄女道遵列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拒不許後卒於征虜府司馬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八世孫元護以魏平齊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寬文史習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景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饑餓表請賑貸獨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網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支骨稍消鬢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視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

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日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
儀銜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會
頑驥好酒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甚有色會不答
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
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
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任齊以膂力自效任安豐新蔡二郡太
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國拜豫州刺史苞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六

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
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
圍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
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
元叉兼賂叉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後秦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
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喜草隸書好愛墳典任齊為軍主
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封慎縣伯除東秦州

刺史其治任刑人皆怨之有受納之響為御史中尉李
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
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叉弟曾過山中謂曰二
州刺史讎復為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
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次子由
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
工篆書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為亂
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
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宋武所誅悅之少
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侍士有部曲數
百人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
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圍南
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邱黑死
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
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尸天寶率衆向州城

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

魏書曰悅之先勒衆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
經四日衆心危二悅之盡以家財賞士身當矢石晝
夜督戰

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款悅之天寶有力焉
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
曰莊悅之二子文遠文逸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
多歸之道遷圍楊靈珍文遠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六

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
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
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最後刺
史安州善於綏納甚為物情時林洛周葛榮等相繼叛
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遠介在郡賊外孤城獨守鳩集
荒餘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遠
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孝
莊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

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
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
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人後居蜀漢父興宗齊南
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
雖童稚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內遂得復讐州里無
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
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七

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日詔
若尅成都即日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帝晏
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叛詔
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
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
劔戎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

魏書曰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
防歸路誕以敵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令

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烟焰漲天敵以還途不守
連營震怖誣帥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
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走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謚曰
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
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
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
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
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并力攻討
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
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之送白曜
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怒之因
加梏槌後還其衣為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
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
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

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疋後為南
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是時河南統文秀
獨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
利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
司處死刑孝文以文秀子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
時卒於下邳太守

張謙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父華南燕慕容超左僕射
謙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充謙乃歸尉元表授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謙對為刺史後至京師
禮遇亞於薛暹賜爵平陸侯謙性閒通篤於接恤青齊
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
推懷陳欵無所顧避畢眾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
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
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
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
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武武邑太守父喪方得
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於魏賜中官為
婢氏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以貨千餘
匹購求之文成怪其納財多引見氏時年垂六十矣帝
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
此致費也及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
而讜入魏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天定中與姊
夫李嶷俱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
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
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戎主詔曰選
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弛叔保在任八年兩轉至秦州
刺史秦人恃險率多蠹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

守宰始得居其舊所遇孝文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
人紛擾詔藻還州民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
梁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駕
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南帝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不留賊虜遺陛下軌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
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
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大尉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啟為
其國郎中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大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其洪業八關中率眾侵擾被殺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尋復
南奔有氣節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
餘有友人與書不能答請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
道固俱降人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

於人事戮力備弓得以存立晚除中書博士王肅為豫州以永為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帝曰已選傳倫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祚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永量吳楚兵好斫營若夜來時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

魏書曰永分兵二部出於營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乃密令人以瓢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亦燃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

魏書曰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填塞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列陳城東將置

長圍永所伏兵擊破其後軍叔業自率精卒數千來救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閉門奮擊破之叔業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吾虛實足喪其胆俾此足矣

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中再獻捷帝嘉之道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邱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聽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圍之聽等不從一戰敗聽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

魏書曰四軍之兵多賴以免

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

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
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
陵侯元行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民情未洽兼臺拔不
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
至

魏書曰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伯之防淮水口甚固
永去二十餘里牽舟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
淮下舟便渡適上南岸敵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進曉達壽春城下勰等上門樓觀望永免胄示之遂
引永上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
能至也

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
便共殿下同被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孤軍屯城外與勰
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
遁還山中王英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常長圍逼
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有規解城圍

毋府元龜載永謂英曰凶豎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
早據之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至
明朝必為賊有英乃分兵星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陣城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
築城者皆走仙琕乘勝趨長圍義陽人復出挑戰
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
逆仙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突陣橫過

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琕焚營卷甲
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
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
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
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不增
文采直與之改惟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
魏書載英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渴池亦不能守

矣

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
 鐘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趙充
 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御民非所長故在
 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充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
 馬奮稍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年
 八十三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山於平垣處奮矛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中為桑棗根遠東去地尺餘甚周固乃斧而出之時人
 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叔偉營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
 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驕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
 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祖融南渡河家於盤陽為鄉閭所重
 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
 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
 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
 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
 此文融謂三子有文武才幹堪駕馭當世常從容之謂
 鄉人曰汝聞之否禹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好事
 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磬
 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
 所焚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與還營遂與壯士
 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雄才兼其部曲多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
 人後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匡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
 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叔之靈慶將死
 與母崔氏訣曰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
 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
 越青州刺史貝邱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
 潛壘靈越北入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
 齊乃以靈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
 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
 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偕靈根南走靈越
 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舟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
 俱渡臨齊人剗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
 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勸左右出匣中烏皮
 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三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
 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
 魏郡後二人俱還鄴靈越恒欲為兄復讐乾愛初不疑
 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
 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并城後舉兵同孝
 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眾
 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
 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建輔國司馬劉劬劬躬
 自慰勞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人生歸
 於死實無面求活劬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
 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
 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
 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賢
 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所至克捷賢
 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

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
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還本土檢勅部下守宰肅
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民矣宣武甚嘉
之孝明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
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
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遣其
衡州刺史張齊因民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
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
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
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几捷蜀人間豎
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
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也寇葭萌豎眼分
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

魏書曰豎眼連破齊三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與諸
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孔頴周射齊

中足大破其軍齊又柵於虎頭山下豎眼擊走其帥
張令崇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

齊被重創奔退小劔大劔諸寇亦損城西走益州平靈
太后璽書慰勞賜驛騶一匹寶劍一口後轉梁州刺史
梁州人既得豎眼為牧民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
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
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
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眾三萬入寇直城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眼遣敬紹總眾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經傳微有瞻力
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
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崑崙鼓扇於外聚眾圍
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因執敬紹白
豎眼殺之豎眼恥恙發疾卒孝武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子敬仲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
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飲無
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以城降

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中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孝文賜名烈仍以本名為字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號三徽孝文遷洛為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此郡地當必爭須得堪濟之才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亦稱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民之和會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臣不過鑿與親駕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饑民蒙濟者甚眾鄉黨以此稱之孝明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刺史青州及父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怨望恐不宜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子侄不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子質奉行馬質博學有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歷涉羣書工談說有名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絢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獄藉沒家產
路特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祖綽陽平太守特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侍慶弟仲信思令

魏書曰思令字季儁累官尚書右民郎孝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托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街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據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安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主嘆臣哀何心寢食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令若舍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

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謀夫既辨辨士先陳曉以安危禍福如其不佞以我義順討茲悖逆豈異厲蕭奔而伐朝菌哉後拜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李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命麾下統鄉曲潛軍夜征出其不意大破之乃將衆南還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父法延諡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太和中舉秀才以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烈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父慶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

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考昌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

魏書曰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勒世表率諸將討之時敵衆強斷小殷關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僧珍所以敢深入者以劉獲鄭辨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近知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矣乃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僧珍退走辨亦尋獲斬傳首

京師

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過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從春至冬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俱得免永安永熙

中兩為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皆為吏民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頗涉子史聞解幾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卒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孝明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座前屈指枝計寶夤兵糧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五

踰一年事乃得釋天平中歷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論曰壽春形勢南鄭要隘乃建鄴扁髀成都喉噉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隄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啟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畧不遂其終惜哉李廌王江雖因人成事亦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

不遂文秀不田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謙觀樸委質篤
恤流離亦仁智矣劉藻傳永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
暨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
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
顯達雅道正路其治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
風彩詞涉亦當年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
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二

早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孫 紹

張普惠

成 淹

范 紹

劉桃符

鹿 愈

張 燁

劉道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董 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
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
宣武廷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
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
此百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
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
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

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急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民間或忘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老課之方責辦無日沅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向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為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以恒當隨滂

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今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義安置九服之節乃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全依古先帝之法復須升陞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偏用今律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具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孝明正光光初兼中書侍郎
紹又表言往在伐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但職在冗散欲陳無所可為經緯雖多無機可織夫天下大器也一正難陳無所可謂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

漁上陳願垂採察

紹性抗直每上封事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駭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不測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張普惠字洪暉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魏書曰父譽為齊州中水令隨父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刻厲不息

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之聲價澄刺史雍州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

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然則內莫大之痛深於終身外書策之哀除于喪紀內者不可無節故斷以三年外者不可遂除故敦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練除不沐浴此拘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痛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禱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易先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也業射儀射者

以禮樂為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雙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已令停方獲此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六

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魏書曰旋京日裝東藍縷澄賚絹二十四匹以充行資

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

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

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欽下與繼室聲子相

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

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

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謎皆以謚配姓古者婦從夫謚今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懿烈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巫宣武崩坐與甄措等飲食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例刺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崇時任城王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七

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節閔為廣陵王時與北海王顗疑為所生祖母服暮與三年詔羣僚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泰妃可為受命天子為始封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鄭注云大夫之妻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妻子為母舂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妻子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為例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泰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以其大功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蕃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厥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厥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妻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照一國二王胙土茅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蕃服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

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命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忘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後書難普惠據禮還答諫議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疏陳其不可左右皆懼莫敢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誕聖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轟深望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致愛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為未表禮記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常神郊

社尊無二上竊謂孝文皇帝受禪皇考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教下益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但恐垂繫勅之意

魏書曰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司徒三公其可同號于帝乎

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心悲悅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停司徒追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臣尚書崔亮皆有難普惠各以理正之無所屈

魏書載任城王澄難普惠曰漢高作帝尊公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為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

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周臣十亂文母與焉仰思所難

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存謙耳

何得以詔令之別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王何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古未審太后曷故

謙于稱詔而不謙于太上太傅清河王懌曰晉褚后臨

朝股浩遺后父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況太上公

而致疑對曰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訊其不恭

故有太上之刺乃稱其非不意以此賜難尚書崔亮

曰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亮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父子武子然則太上皇與太上公何同之嫌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迹同則諡同太上尊極之位豈德通施臣下

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公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

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

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

雙舉不得非極卿雖蟲小藝微或相許此處豈所及翻慙

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頌遂奏曰張普惠
辭雖不屈然悲臣等所同請依前照太后復遣元入賈
璿宣令謂普惠曰朕行孝子之志卿陳忠臣之道羣公
已有成議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
被召傳詔馳驛驅馬行甚迅速貯立催去普惠諸子憂
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諫
所難諫便是曠官人生有死得所何恨及議罷吉勞還
宅親故相賀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七

執此公方來居諫職昨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
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
犀后遂巡庶寮拱嘿雖不用一時已傳美百代聞風快
然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
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
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孝丈皇
帝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簿賦知軍國
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

上稅綿八兩布工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
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
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行於上億兆樂輸以下自茲
以降漸漸長潤百姓嗟怨聞於朝廷伏惟皇太后尚未
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
怨綿麻不察其幅度長秤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
存而特放綿麻之調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已道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後月一際見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七

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
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天地屬心百神佇望
魏書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
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親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
非典又供無事之僧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
外玄寂之衆邀遊于內愆禮片時人靈未穆愚謂從
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歎心以事至
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
畝明發不寐絜城裡裸孝弟可通神明德教可光四海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
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
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
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民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
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禮踈陳
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祖調務輟賦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
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去邪勿貳任賢勿疑四
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肩所宜收叙書奏帝太后引
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

魏書載太后曰先皇有詔豈可翻改普惠曰先帝行
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後以為不可者皆追正
之今忘先帝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
所望

太后曰若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養庶
物若慈母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
豈所謂赤子仰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
苦事普惠曰天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
子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三子皆欣至德凡如此枉乞垂
聖察太后云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淮南逆
終漢文封其四子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孫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馬弗收豈興滅繼絕之意乞
收葬二王封其子孫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
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為尚書右
丞太后既深悼澄從之詔行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
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柔然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
將貽後患極言其不可表奏

魏書載普惠表曰蠕蠕久為邊患今天將悔其罪故
荼毒辛苦之令知至道可樂陛下宜安民恭已撫之
可耳乃先自勞擾興師郊甸投諸荒裔救屢世之劾
敵資天喪之醜幽臣未見其可夫兵為凶器不得已
用之今早暎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十人使楊鈞
為將欲令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蠕蠕雖云散亡
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虞鈞之肉其可食耶高車蠕
蠕連兵積年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并之乃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十五

氏高略所以獲兩虎今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
計此則臣之所以寒心也且阿那瓌不歸負何信義
北師宜停

不從魏子建刺史益州有賊罪普惠奉詔驗之事得釋
故子建父子甚德之

史糾曰魏收父得釋收感其恩下筆不能自休魏書
傳最繁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 恩按北吏大有削
除其辭不達意者亦量註入

時梁西豐侯正德詐降普惠請付揚州移遷蕭氏不從
俄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
郡氏數反西倭郡成祖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
行臺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
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祖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
關西特守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
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
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十六

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
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
與遊學早終有子長瑜普惠每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
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携其合門柁給之在州
卒贈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

魏書曰自言晉侍中餐六世孫

好文學有氣尚仕家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輿中
降慕容白曜遣赴闕授兼著作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
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
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
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
服行事主客謂朱衣不入凶庭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
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
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九

是以至于戴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
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
淹言彪通弔曰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
慕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鳴玉盈庭貂璫耀目虜行人
也不被主人命何用以衣服間衣冠我皇諒聞以來百
官聽于冢軍卿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搖膝言曰三皇不
同禮安言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
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

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但使人唯齋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
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
也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有光
國之譽雖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孤自當直筆既
而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衰後正
佐即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萼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
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九

魏書曰時朝廷有事明堂敕淹引萼等瞻望行禮事
畢還外館
宗慶語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北棄信絕好為利而動
豈大國善隣之義淹曰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萼及
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
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至鑿與行幸肅多慮從敕

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
淹言昔日紂王曾都於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頑民淹
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
度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
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問今日重來非所知
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為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
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遂大悅謂彭城王
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曰
臣於朝歌為淹所困前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
皆大笑肅又言淹才詞難有宜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
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
為人屈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
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廡
上馬一疋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
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遂及駕濟淮勅徵淹

淹於路左請見曰肅驚愕逆然敵不可小視蜂蟻有毒
况國乎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
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容之帝幸徐州敕
淹與閻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汴流還洛軍次碣
碣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
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
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
百姓之心知卿至誠不得相納賜驛騾馬一疋衣冠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襲除羽林監主客令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
流澌苦於厲涉淹啟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
榮淹于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
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魏書曰淹與容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淹驟不納
至衣食不充遂啟求外祿
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好為文詠坦卒多
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

共噉笑

魏書曰閻巷淺識每訟風成羣至大行於世

卒於治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誡之曰汝父卒日今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中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今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魏書曰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鐘離勅紹詣壽春

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紹曰若如此亦

須糧百日頃秋已向末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

糧何克敵澄沉思曰實如卿言後澄征鐘離無功而

還

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有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

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俄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孝莊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廬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帝頻詔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諸子非理處物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父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費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學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舟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舟行數里愈覺即停舟至取禾處以練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慰恒勤以忠廉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琴響絕子真少有令問愈欲其善終故諷馬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後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騎間出徑趣彭城未至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兵交使在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畧親欲歸叛城

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為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在一室深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下畧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詒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國我今君富貴愈答曰法僧莠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季孫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進而魁之吳國政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

魏書曰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麇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又曰與

卿先經先識仍叙由緣與愈同生

謂曰卿不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誇矜諸人相為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故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備司馬楊髆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與梁詒盟契訖未旬綜降詔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五

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曰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州人劉鈞等反勅遣愈監州軍討之頗捷將統皆劭左右妄增首級請賞愈面執弗與劭不從愈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愈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謝之

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

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愈以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又以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爾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崇業起兵附西魏圍州城愈以城降業送愈於西關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三五

張耀字景世南陽西鄂人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救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又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燬撤送都連筏涇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恐村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漢中山靖王勝後有器幹腰

帶十圍鬚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事頗為孝文所知
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巖曰
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歷恒農太守岐州刺
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
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縣故吏追思之復立道
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鮑陽人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有白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錄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
珍雙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
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
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

魏書曰蕭衍賜紹衣服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紹慰

勞

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比
亦有書都無報答鄉宜備申此意

魏書曰今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邊有嘉問又令
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天
立君以為民凡在民上胡不思此

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
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魏書曰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常賞其辭

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寶實反於長
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五

謂黃門徐紇此已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
勇見敵無所畏非真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實
功爵新蔡縣男爾朱天光敗賀拔岳請紹為其開府諮
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
之阿馬渴飲黃河寧為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遇害死
周文亦重之及孝武西遣除御史中丞非好也鬱鬱不
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遊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
帝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暹

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當如此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以議論朝廷賜死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少有操尚

魏書曰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乳學通禮傳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舉秀才為元義所知及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畢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卒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無義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魏書曰時有北海曹昂以學識清立見知累官國子祭酒不營家產以餒卒於鄴時人傷之

時有濟南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

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練時人

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

直從官依然不撓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

紹劉桃符鹿愈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何能致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百三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八

袁翻

暹子東修

陽尼

國子休之 國從元景

賈思伯

蘇湛

祖瑩

杜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父宣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時大將軍劉昶為袁淑言宣是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洗演遂各陵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巨保

校對生員巨梁寶繩

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彭城王總高陽王雍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按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簡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憐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

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簡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國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放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舊法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而可準觀今之基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載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垂虛祭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範時軌世皇代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攷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業者也又北京制置未嘗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存者無

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
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中梭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
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
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遠輒率替言明堂
五室請同周制邠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語無失
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
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温
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江漢自皇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纂御淮海輸誠華陽即序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
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
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邈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
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温邱之
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
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
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
鹽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

工少闢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
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
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網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
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
八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
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
千金日費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此賈生
之所以痛哭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
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私者則就如爵
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勵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
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
杼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
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復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收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魏書曰其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被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峰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六

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嘆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堅坐層阿北眺羊腸結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尋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揮颺與麇麇走鯨鯨及龜鼉彼殿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上兮氤

氤駭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子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矣尊我意我不見兮君不問魄倘恍兮知何語氣絳辰兮獨索縕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妄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域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于螿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尅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瀆荷天地之厚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七

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柔然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冊府元龜載前一段曰往高車蠕蠕迭相吞噬拾則蠕蠕衰高車強致蠕蠕自救靡暇及蠕蠕復振破高車不絕如綫而高車今復能摧敗蠕蠕者由種類繁多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莊之算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而王投身一鞠而至百姓歸誠萬國相屬然夷不亂革前鑒無遠

覆車在於剗石毀轍固不可尋

魏書曰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敢窺

伺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豈易可知

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

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

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

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稀糧

伏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

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

有修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

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

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

里正北西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行大

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

防西北

魏書曰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徒之
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

雖外為置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

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

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

沙即我之外藩高車之勑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

反覆孤恩背德此不過遁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

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

悔將何及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西海躬行山谷要

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

見定處置得所入春即令西海間播種至秋收一年之

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

所聚千百為群正蠕蠕射獵之處殖田自供藉獸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做似小損歲終大計其

利實多高車豺郎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外加

優納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言病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外請閑秩內實求進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孝明靈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仰美翻名位俱重為當時賢達所推與然獨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于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翻弟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我家千里駒也歷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柔然主阿那瓌亡破求

奔朝廷矜之遂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于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集行于世無子尺翻以子聿修繼聿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為棧夫尚書崔休之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明初以太子庶子行博陵太守有聲績遠近稱之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遷司徒左長史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義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聿修為首察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禁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緜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遍詣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民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

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
立碑歛纁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
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中
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
鑒在郎署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以同院成交彥深後
被汰停秩門生恭藎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彥深深
感之雖人才無媿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修常
非嘆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
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
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修為
尚書即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劬與聿修舊款
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
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劬為刺
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劬書云今日仰過有

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劬亦
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夫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
間然弟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又在吏部屬政衰道
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
之累後歷周迄隋以都官尚書出為熊州刺史卒躍弟
颺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卒昇通其妻
翻恚為之發病而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
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郡籍與上谷侯
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徵拜秘書著作郎
魏書曰尼奏佛道宜在史錄
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閎侍中李冲等以尼
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
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弟
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
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

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美人今日失官與本何

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

字釋數十篇未就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

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

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

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

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懷無敢言者固啓諫并

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

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魏書曰固出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

免

魏起居註曰固為北平太守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

坐以獲罪起居為墨吏國史為循良何翻反乃爾

累遷治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

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備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

防衛係蒼生之生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立萬世計

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

庶政使民無謗譴之響省徭役薄賦歛修學官遵舊章

責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

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副先

帝殷勤之志豈不茂哉初帝委任郡小不甚覽好桑門

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

等並有讜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

以中京禮儀之式固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

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蒞

流稱於令豐屋生灾著於周易此傳舍耳唯有德能卒

顯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

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

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歛之臣寧

有盜臣豈不戒歟顯以此銜固又有入問固於顯因奏

固刺請水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願賦以明幽微
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
興分營營習習似青蠅分以白為黑在汝口分汝非蠅
蠹毒何厚分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忽言必從矣
朋黨噂喑自相同矣浸潤之諧傾人壟矣成人之美君
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諧毀日繁子實
無罪聘汝詭言番番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如或弗
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避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
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宜求入兮忠恕
在已彼謫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
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
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
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
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遂際戚施邪媚是
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轄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紉淺識伊
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
羽翼乃知之人僭竊其德宣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
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
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
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孝明
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請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
始大軍征破石敕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
此即起居注所載彈固之李平也初讀彈文繼招入
幕無乃固易行而平轉圍乎本史亦踵魏書而存之
愚未敢信也
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敵獲其外城後太
傅清河王暉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疎諫悅
冊府元龜曰并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別以感動悅心

悅甚敬憚之憚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禪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或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懷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乘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疎切諫事在悅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冊府元龜曰悅性不論無故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固

雖離國猶疎諫曰聞殿下以小怒得行威罰誠嚴訓有餘慈惠不足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承踐霜猶懼不濟况肆意任情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歡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臣猥承謬舉伏隸國寮聞道有年敢不盡言悅大怒

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

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身終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具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教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字子字子烈備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為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以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葛榮邢果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孝莊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救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使孝武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

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孝靜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魏書曰王者當王有天下此大王受命之徵

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闕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中書專主綸言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過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東遷有人時有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歎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之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給事黃門侍郎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

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帝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褶甲手持白楛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戚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帝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愔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愔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侍佞哀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孝昭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天統初歷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詩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博士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直樊籠矣武成崩後瀕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特進與朝士撰聖常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革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挈幼而聰

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挈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曰即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三國典略載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曰陛下聽政餘日眷言湘素前者於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諸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做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後主命副史閣初武成令宋士嘉錄古天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後主巾籍陽休之創意取名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等書以士嘉所撰之名稱為玄州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

加特進令其子辟強預修御覽書已竣熙便布言於朝云先有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支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鑿史之日立碑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子論曰魏收於魏為穢史於齊又為媚史謂欲以高歡滅爾朱之歲為齊元年耳信斯言也將以操破袁紹之歲為魏元年以懿誅曹爽之歲為晉元年耶若非休之改議恐從前逼禪諸君不獨沒無葬地亦生無坐處夫尼父之作麟經尊王而收之議齊史黜帝口誅筆伐何必舍而他之則請以口誅者口其口以筆伐者伐其筆可也 三國典畧曰齊主洋以魏收卒命休之裁正魏書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

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惟削去摘庶一百餘字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後主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譏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

史糾曰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淫名邪寵曾何足顧史官所鄙後人所重若休之實可鄙者天池得石盛稱符命智遜桓譚佞同疆革史官曾不指摘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收卒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

北齊書曰修伯魏文成皇帝之後 惠按東魏諸元自道武以下皆為高洋所屠文成疑昭成之誤抑與元蠻等同為遺種也 冊府元龜曰修伯為度支尚書時備藏虛竭賦役煩重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

兼濟時事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舍頗有損益

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掾秘書監源宗散騎馬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又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赴長安歷上開府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洛將任夜夢見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柔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子辟疆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俊之位

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侶伴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後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因從兄藻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卒於瀛州安東府長史子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入有功歷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尚書羊侃魏叛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草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變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闕城累年乃就文襄為大將軍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堅為公家北園斐書答以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

北齊書曰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
輦稱宴詎能窮其情正足天地財用剝生民腦髓耳
耳宜以為戒

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鑿築長城累遷儀同三
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固從弟昭學涉史
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
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為崔暹所告昭劾成其獄
類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文
襄遇害罷府齊天保時卒於青州高陽內史文集十卷
子精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
郎中

賈思伯字任休齊郡益都人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
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

冊府元龜曰元壽作維陽比芒寺碑文孝文帝頻登
其寺讀之稱為佳作

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
澄圍鍾離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後殿
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稱長者累遷南
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
酬之鳳質其衣物時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費
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具車馬迎之鳳
慙不往時人稱歎孝明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北史誤作昭帝簡魏書改之

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
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之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
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異
同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世室殿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殿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
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

明堂者天子太廟響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保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雖雖在官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養老則尚和助敬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其恭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尺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

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擬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右簡即明堂左簡明堂右簡即總章左簡摠章右簡即玄堂左簡玄堂右簡即青陽左簡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斐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義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北海王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孝莊還官封營陵縣男遷鄴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靜杜氏春秋累加至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諡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侍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卒遣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諡論者歎尚馬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異隆精服氏學上書歎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異隆垂錯者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子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

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異隆亦尋物故浮陽劉林和又持異隆說竟未能裁正

蘇湛字景儻武功人父初湛少有志行與兄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謀叛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與卿死生榮辱共之故相報湛聞舉聲大哭儉遂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閨門百口即時屠滅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歸朝假王羽翼遂得榮寵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欲問罪乎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恩義未洽破亡必不旋踵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願賜骸骨還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

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言辭遠不如伍被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罪也帝大悅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敬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鉅鹿太守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與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歎曰此子才器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僮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

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大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頤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榮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為誦悲彭城詩

愚按勰封彭城王此亦勰他日不令終之識

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賄事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乃領尚書左民郎李崇為都督

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
孝昌中於廣平王懷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晉太康中為于闐國王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稱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
給事黃門侍郎監起居事北海王顥入洛以瑩為殿中
尚書孝莊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爾朱免官

伽藍記曰顥又命瑩作書與孝莊云爾朱榮往歲入
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亦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
卿公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
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
親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
於爾朱出卿於桎梏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
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羣便爾北渡雖迫於兇
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歎何者
朕之於卿兄弟非遠假有內闕外猶禦侮棄親就仇

義將焉據且榮不臣之跡愚智共見卿託命豺狼委
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絕
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
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鴟鳴狼噬薦
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終
不食口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

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坐事擊廷尉會爾朱兆入洛焚
樂署鐘石管絃略無存者數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中元字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天平
初將遷鄴齊神武召瑩議之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
骨何能共人生活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
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製裁之體咸於
袁常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極
時亦以此多之文集行於世子瑛襲別見瑛弟孝隱
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弟解音

律魏末為魚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度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守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不獲已暫求就之珽欲為奏官官茂逃去

杜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愚按纂失節之臣魏書及本史入良吏傳今改之

字榮孫常山九門人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已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即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賞帛五百疋數日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太守並以清白為名孝明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民疾苦至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弟死問生

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樂邊威畧羣氏叛以失人和徵還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民房通等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

魏書曰葛榮令纂入信都慰諭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觀此則纂非良吏乃逆賊也魏一贈再贈于是失刑矣

為榮常山太守榮成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五

弊衣多涉詛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民所思號為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幸修行業亦乃不頌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蘇湛吐辭正大義氣凜然故鷹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杜纂雖長於

字民而敗於失身吾無取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爾朱榮

子文暢 從弟彥伯 彥伯子徽 彥伯弟仲達 世隆 世承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

川因為父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

三百里討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

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

差近京師豈以沃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

舐地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

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

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

北史獸作虎延壽既以唐臣避唐諱何不獸而虎查

魏書本獸字必後人疑其避諱故又誤改耳今依魏書正之

誤中其辭代勤但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為常年九十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孝明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

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已暮當謂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公爵聽賜弟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度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不能罪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乃遣兵固守澄口防之

魏書載榮上書曰今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懼實為難用蠕蠕主阿那瓌銜國厚恩未應忘報求遣一使慰喻那瓌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王顥之軍見鎮相郡宜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恩威未著形勢可分

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孝明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

伽藍記載榮謂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曰幼君况可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今欲以鐵馬三千赴哀山陵如何天穆曰明公若能行廢立伊霍復見于今矣

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以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名宗親推其明德

魏書載榮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寔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辭皆云酖毒致禍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不豫初不名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怪愕豈可得乎復以皇女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赦宥已乃選君乳抱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行權假形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今秦

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一旦聞此誰不闕關竊惟大行皇帝繼體正君猶邊鋒迭舉妖寇不滅况今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守內又安臣所未聞伏願照臣忠誠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立宗親推其年德政歆實祚則天下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於是將赴京師

伽藍記曰榮三軍縞素揚旌南出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孝莊具論榮心孝莊許之天光等遷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孝莊獨就伽藍記曰惟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

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孝莊與凡彭城王幼弟始平
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孝莊自高渚潛渡至榮軍將士
咸稱萬歲及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渡河
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朝於行宮
榮或武衛將軍費穆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
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
渡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王丞相高陽王欲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六

魏書曰榮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既集
列騎圍繞責以天下喪亂孝明卒崩之由云皆緣此
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至與北史妄言高陽王雍反不
同 愚謂榮既廣害朝士必繩以正題豈容誣人以
反當從魏書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魏書榮傳曰死者千三百餘人

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帝及彭城王

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
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
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
河橋沉靈太后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
於堤東被圍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
時隴西李神儁頓邱李諧太原溫子昇皆當世辭人雖
在圍中恥於從命俯伏不應御史趙元則恐不免死出
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其眾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七

稱萬歲

魏書曰榮遷帝河橋至夜四更復迎帝南還營幕帝
憂憤無計乃令人諭旨于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
今四方瓦解將軍奮義而起前無橫陣此天意也我
本相投現全性命豈可妄希天位真是將軍見逼耳
若天命有在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
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

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
精神恍惚遂便愧悔

魏書載榮言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

至四更中乃迎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
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計持疑經
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
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乃入城不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北史不聽下有復前二字語意不明今做資治通鑑
稍更之

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帝左右唯
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議帝亦無以拒已入見明光殿
重謝河橋之事誓無復二心帝自起止之復為榮誓言
無疑心榮喜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
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達旦不眠自此
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孝明嬪欲帝立為后帝疑未

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
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意甚悅時人間猶
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
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
守宇廢曠榮聞之上書謝德

魏書載榮書曰臣本率義兵扶立社稷值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
者多臣今粉軀不足塞責乞贈亡者微申私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
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
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
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有表

魏書載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
尋繹往事寔切于懷可如所表自茲以後贈終叨濫
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

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歸

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遷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心腹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偶

魏書神偶作神軌

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掠榮率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

騎七十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時葛榮為賊既久橫行河北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辨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止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在所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應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臨陣出於賊

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

魏書載詔曰太原王入臣類運出劉元凶使積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霧修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

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並應弦而墜三軍咸悅及破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

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

魏書載詔曰逆寇崑崇假噬燕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邱墟河北頓成煨燼幸太原王榮弔民伐罪剪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麗高於熊耳宜廣錫山河大開土宇

建義初北海王顥南奔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將時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榮陽虎牢並不守駕出居河北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官於上黨之長子駕乃南趣榮為前驅旬日間兵馬大集時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會駕

魏書曰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克之斬二人以徇

帝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據

河拒守無舟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謂大將軍若還失天下望固執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舟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乃率麾下南奔

魏書曰兆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擒冠受延明聞而逃顥因率麾下南奔

帝渡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魏書載詔曰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烟胞含日月昔處亂朝韜光戢翼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義奮發虎士如林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葛榮跋扈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徒御北阻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何天柱將軍此官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詔錫殊禮

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
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
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孝莊雖受制權臣而
性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
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
相嫌責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
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
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五

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帝亦不
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犄角勢帝不即從天
穆入見論事帝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
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
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
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
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妬恨帝遣
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

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凡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
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
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
深討斬之時方侯醜奴蕭寶實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
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
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
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
之擒醜奴寶實並檻車送關天光又擒王慶雲方侯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帝恒不慮外寇唯恐
榮為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相持及告捷乃不甚喜
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
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
他語語之曰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
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虎
便走謂曰欲求活耶即斬之自此赴獵如登戰場曾見
一猛虎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

於是數人被殺遂擒得之持此為樂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曾從容言曰大王勲濟天下宜調政養民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便攘袂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人臣常節薦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便言勲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縛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五

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寔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

末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挽難帝憊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睢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與榮通親不敢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時將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曾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

語爾未為人主帝又聞其在...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
出中台歸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
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歸大角秦以之亡
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
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
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
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
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入見求問帝即下明光殿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文

語帝初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亦誠乃召城陽王
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
寬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婿力徽又云榮
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官必貪立孩功若皇后不生
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狀帝既有圖
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
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
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言善九月十五

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
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
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穆都至是其言相
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
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
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至死猶須
為况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
日主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文

曰爾未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
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徽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
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徽曰榮數征伐
腰間有力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
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食坐食未訖起出
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
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
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世世隆等以

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圖已

北史言榮輕帝不謂能反以誅權臣為反史筆顛倒
乃爾何怪高澄他日於孝靜前敢發悖言謂陛下何
意反也今改之

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

伽藍記曰帝請計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因
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多不及期
而產彼必不疑帝從之遂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子

皇子生遣徽馳騎告榮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
榮帽懼舞盤旋逸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天穆並
入帝閨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
變乃連索酒飲之

其日大欲革易帝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
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
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持刀從東戶入窘迫既馳向御坐
帝拔千牛刀手斬之

魏書曰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當從魏書此時榮
已向御坐何暇拔刀

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
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
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呼聲滿京城百
寮入賀既而登閣闔門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
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
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子

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
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
唱鹵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
風素固今為勅勤儻日暮罷歸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
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
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
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節閔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輦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享司直劉季明曰

伽藍記載季明言曰若配宣武于國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

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死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上心誅剪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

伽藍記曰世隆既有忿事季明終得無患

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

伽藍記曰世隆又立榮廟於芒嶺首陽山山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榮比周公故也廟成為火所災有一

柱焚之不盡後三日大雷震為霹靂擊作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

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

節閔初加贈司徒諡曰惠菩提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

以榮破葛榮勲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后韓陵之敗齊

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

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奢侈與丞相司馬任

胄主簿季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

交而潛謀害齊人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

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袴中因神武

臨觀陰圖竊發事捷約共奉文暢為主為任氏家客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時

爵梁郡王當從坐孝靜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

奏免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於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

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

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

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

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

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王訖於文宣繫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聞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由是

愚按魏論榮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四

韓彭伊霍何足數今北史曰韋彭則豕韋大彭非韓信彭越也以擬榮甚當魏書誤耶抑北史為改正耶善乎史糾曰孝昌正光間胡后淫縱不制鄭嚴李神執濁亂宮闈狼不食子甘心醜兒此時向洛無師氣噓欲死即河陰之役大傷酷濫衮衮朝賢既戀鬼朴奚辭蕭斧元义即為滑賊不得不以廢胡后為快舉爾朱榮即為剽鹵不得不以沈胡后為大功况此後歷平劇難厥勲不細倘一心孝莊不萌悖逆毀趙元

則禪文斥李顯和九錫謂之韓彭伊霍何過况魏收所論乃反語非正辭乎此論甚當特錄於傳後

從子兆別見榮從弟彦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彦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潛黑於龍花佛寺彦伯敦喻往來尤有勳款及正位爾朱兆以己不豫謀大恚將攻世隆詔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醜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侍坐彦伯曰源侍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十五

比為都督與臣相待河內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歡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事永安猶今日事陛下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時夫早有勸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彦伯於兄弟中差無故患天光寺敗於韓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長孫稚等啓陳節閔

以高歡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
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報尋與世隆同斬閹閹門外懸
首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
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
梯至是並驗子敞敞字乾羅彥伯誅敞小隨母養宮中
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
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
知非會曰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敞再拜哀求長孫氏憐之藏複壁中購之愈急追且至
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
數年間人頗異之常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
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愚按敞之得免其以父彥伯差無過患也夫

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家家
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

討平之師旋拜州總管政疏嚴明民吏懼之後以年老
乞骸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彥伯弟仲遠孝明末爾朱
兵威稍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
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奸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得
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
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
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
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復爽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飲
榮誅仲遠勒其部眾來向京師

魏書曰仲遠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孝莊詔諸督將
絡繹進討並為所敗又敗都督鄭先護右衛將軍賀
拔勝降仲遠

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
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
如此

伽藍記曰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

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以及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美者莫不被淫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專安權強所在并貪虐四方解體又如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收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間仲遠等使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敗於韓陵奔梁死於江南仲遠弟世隆字榮宗孝明末兼直閣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往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

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莊之立世

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北海王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虎牢顥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帝倉卒北巡世隆罪也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帝將圖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勝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復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榮死世隆奉榮妻父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

伽藍記曰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薦齋即使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榮尸考莊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昏覺逆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歸曰臣從

太原王來朝忽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

得王尸生死無恨發言兩淚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

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

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大地赤心奉

國長樂不願言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

信吾為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

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死

士討世隆一日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郭外歸等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

一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

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焚橋世隆見橋被

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

按魏書曰孝莊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世隆斬以

為狗

攻建州

魏書曰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

克之盡殺人以肆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尋

為主尋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

牧會兆於河陽兆既陷京邑

伽監記曰兆入洛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世隆

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

按劍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得已而深恨之時

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尋無干豫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殺之京巷公私

驚愕莫識所由尋懸勝以千萬錢募賊知者莫不喪氣

尋以尋疎遠欲推立節閔而度律意在南陽王即西魏

文帝也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

立初世隆為僕射自憂不了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

聰解積十餘日視事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

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

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廳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

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

伽藍記曰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不敢復入朝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恭已南面無所干預

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上下莫不厭毒

魏書曰世隆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散職督將兵吏部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猥濫又無員限人皆賤之

世隆尋讓太傅帝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大赦帝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

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

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首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

史謝遠疑謂妾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楊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遵遣人推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擊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儂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入觀戶閉

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對世隆世隆悵然
意以為惡未幾誅世隆弟世承孝莊時位侍中領御史
中尉人才猥劣及北海王顥內逼世承守轅轅為顥所
擒顥讓而嚮之帝還官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
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
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
弼曰今方同契濶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
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五

傳首京師榮從父弟度律鄙朴少言孝莊初封樂鄉縣
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及長廣王粦立以度律為太尉
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
鎮京師節閔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黃尚書
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齊神武神武因閔之與兆
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
民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悲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
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人屠戮汝也言終卒

時皆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

資治通鑑曰度律與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
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

遂西走漫波津為人執送椿囚送齊神武斬都市榮從
祖兄子天光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
榮據并肆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孝明崩榮向
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
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五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天穆東破邢果北海王顥入
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
黃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
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
初高平鎮城人赫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為
主號高平王稱臣於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實已琛入
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
生交通侮慢怛遣使人責律如至高平高平誘斬琛

後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
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擒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
所貢獅子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
持節都督率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
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
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
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
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六

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擒其
行臺尉遲菩薩於是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
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魏書曰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平亭天光發雍
至岐與岳合勢于汧渭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日今
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
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使放遣免者傳其待
秋之言醜奴以為寔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北百里

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
耕且守其千人已下為一柵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
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諸
軍於後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
皆放散須臾間左右諸柵盡來歸款前去涇川百八
十里逼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
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兵輕騎急追
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三七

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多愚按魏書官氏志多有侯
幾氏孝文改幾氏恐侯乃侯之誤

於是涇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
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
天光不獲道洛復遣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
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
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
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

魏書曰天光欲討慶雲等而榮有書來以隴中險遠

兼天威暑令俟冬月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

至慶雲所居永洛城射道洛中臂破其東城賊遂併趨

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

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使諭慶雲早降若未決當聽諸

人今夜共議明晨方報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

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

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勢又伏人槍中其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慶雲道路果突出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

擒獲

魏書曰天光多作木槍周匝立之要路加厚入密縛

長梯於城北及慶雲等敗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

城北軍士因登梯上城

賊窮皆乞降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

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

前官爵

魏書曰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于平涼後復

北走收聚部類謀逆攻降人叱于麒麟欲并其衆麟

麟請救于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東夏

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岳圍入洛

魏書曰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

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寔無異心惟仰奉

天顏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

願思勝筭以防微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既而孝莊進天光爵為廣宗王長廣王譽立又以為隴

西王及聞兆已入京天光及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

還雍世隆等議廢譽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

立節關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

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

統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

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

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振兆仲遠等並敗

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告要云高
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滅天光不得已東下
與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返拒之河橋天光不
得渡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神武神武送之洛斬于
市

伽藍記曰普泰末天光嘗總士馬于寶光寺寺門無
何皆崩天光惡之其年被殺

然論者謂爾朱專恣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四

關西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不同云

論曰魏自宣武後政道頗虧及孝明幼冲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
極其陵暴四海驚然已有羣飛之漸逮靈后反政宣淫
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
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巨頰拯弊之志援主
逐惡之功

魏書論曰勞不汗馬朝野靡然

及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擄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
榮功亦已茂矣

魏書論曰苟非榮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也

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
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
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將
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寔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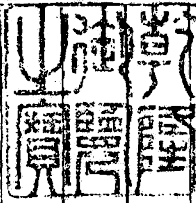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四

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拔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
擄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
于數胡喪亂弘多遂至于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兵定
終於惡給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魏書論曰爾朱兆在晉陽天光據隴右仲遠鎮捍東
南世隆專東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恭慶賞威
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唇齒相依同
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皆是庸才所爭惟

權勢所好惟財貨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
懷怨憤遂令劼敵得容規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
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
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曰貪人敗類而不和
難以濟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五

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五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 保

校對生員 臣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

百三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

叱列延慶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侯 淵

侯莫陳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念 賢

梁 覽

雷 紹

毛 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父惠行太原太守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爾朱榮引為太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及北海王顥內逼從孝莊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

晉書

遇之賞謂侍臣曰為人臣須忠寔如朱元龍者朕待之

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欲歸之求為青州

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

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榮死瑞

與爾朱世隆俱北走以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

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爾朱天光擁衆闖

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

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世隆

魏書曰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弄異忿恨

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恭

穆

叱列延慶

內入諸姓有叱羅氏叱奴氏俱見前又有叱利氏孝

文改利氏叱呂氏孝文改呂氏叱門氏孝文改門氏

叱干氏孝文改薛氏叱盧氏孝文改祝氏獨叱列一

姓不見魏書官氏志何也

代西部人世為會帥延慶娶爾朱世隆姊故被爾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孝莊遇弒遂學兵唱義世隆白節閔詔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討之淵以靈助善戰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闕拒險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視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靈助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襲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考武以為中軍大都督帝西遷齊神武誅之

魏書曰延慶以黨于權佞被誅權佞指考武左右此魏收黨齊毀魏語北史削之為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孝明時為左牧今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

將家投爾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

史糾曰魏收於魏書斯傳曲詆之媚高歡也北史削去好亂樂禍之辭猶存佞巧反覆等語天下有如是之人而能辭店受牛留心軍國者耶李氏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於列傳舊文或芟削或濫存其中玉石自辨

軍事密謀頗亦闕預考莊初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四

史東徐州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增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爾朱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爾朱天光救得免及世

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借和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
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爾
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
一方今俱擒為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椿曰易致耳乃
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為都
督賈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

魏書爾朱世隆傳曰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

騎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納之椿未得入城詭說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淵曰天光部下皆西人聞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

納我為備叔淵信而納之

椿入北京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

孫稚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

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爾朱

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

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入洛武入洛椿

謂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

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此數

夜與歡同宿具序昔懷曾荷兄恩意多何苦憚之椿乃

止考武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

中大夫同日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覆意常不安

魏書曰齊獻武王入洛頓邛山爾朱仲遠帳下都督

喬寧張子期自滑臺來降王責之曰汝等事仲遠盟

契甚重前仲遠自十搆逆汝為戎首今仲遠走汝復

背之於臣節不忠於事人無信誠犬馬不如遂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椿由是不安

遂密勸考武置闔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置闔

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

號令部曲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軍謀朝

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伐齊神武帝從

之

魏書曰帝陳兵城北接邛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戎

服與椿臨閱獻武王因舉兵向洛名曰誅椿詳見神

武紀

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若渡河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葵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魏書曰椿懼已不免復假說遊聲以劫脅帝帝信之遂入關時高歡以舉兵向洛收此言誰欺耶

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卒年四十三

魏書曰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皆仇疾之 愚按魏收此言不過以椿欲圖高歡逆肆詆訶觀椿勸帝渡河襲歡智符宇文豈碌碌者哉北史

增刪處殊得其平善乎史糾曰與齊異軌定稱逆謀投身西魏咸曰不才在魏書大病其斛斯之謂耶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史官隨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忌諱歷代皆然不獨伯起氏賀拔兄弟無令孤周書幾為收掩讀史者於禹革之世不可不三思無徒依史官生活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畧監護喪事贈大司馬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文宣祭以太牢給輜輶車及葬駕臨渭陽止紼慟哭帝常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民爭利辭店受牛日煮一頭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愷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徵字士亮

周書曰徵幼聰慧五歲誦孝經周易 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

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
 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微
 博采遺逸稽諸曲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鐃于
 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微見之曰此鐃
 于也象弗信微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清
 衆乃歎服微乃取其合樂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內
 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微治經有司法詔令搜
 諸皇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九

五具在十六馬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
 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
 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
 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譴以殃故舜
 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
 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
 神禍福所基盛衰悠繫安可不懼哉按譯之所為不師
 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
 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階墀增
 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外不須加造則
 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
 今傳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否
 微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况作乎鄭譯曰既云
 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遂依譯議譯因此
 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微以荷武帝重恩嘗
 位師傳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諧之下微於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

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百數中無所言徵既出匿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卒初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帝以此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徵所撰樂曲十卷兄恢散騎常侍子政嗣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揚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玄感兄弟俱與交遠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玄感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鑠至京師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術以政賊臣逆子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將出金光門縛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鬻其肉多有噉者佞者或噉之至飽然後烹焚揚其骨灰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入浮河而下達秀容為爾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榮朱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爾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復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爾朱氏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弟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孝武入關後顯智通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齊神武帝怒賜顯度死智字顯智少有膽決於軍功魏書曰郢州刺史元顯達南叛智勒城中不叛者與獻達戰相率歸關後為都督征邢昺臨陣流矢中胸戰不已元顯入洛與爾朱兆先渡河破顯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爾朱仲遠刺史徐州智隸仲遠赴彭城爾朱榮誅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魏書曰智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考莊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聞其乖背議欲殺之

智兄顯度先為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後進
爵為公隨爾朱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糾斯椿謀
誅爾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
孝武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
害徵還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遂
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
就多端後坐事免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長史歸義侯子鵠逢此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
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
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令還府榮建義初拜晉州刺
史永安二年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督官尚書
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封西陽郡公尚書
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榮在晉陽京師之
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不解官後出為殷州刺史
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

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榮死世隆等遣書

招子鵠欲同寇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
河南孝莊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爾朱兆
入洛乃渡河見爾朱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
洛既見責以乖異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太昌初兼尚書
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仲遠仲
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據譙城詔子鵠與
德討之樹大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魏書曰樹屯兵梁園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過還
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陣子鵠勒兵直趨城
下縱騎衝突樹大敗
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城還魏許之及樹衆半
出子鵠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還吏
尚書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厯人間採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侯失儀子鵠責讓穆
并數其罪狀皆引伏州內震悚孝武入闕子鵠據城西

西應

魏書曰子鵠據城為逆噫以從君為逆此史所以穢也

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梓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攻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降

侯淵

內入諸姓胡古口引氏孝文改侯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五

神武共山人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途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孝莊即位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遇賊帥陳州馬步萬餘

魏書曰淵遂設伏以乘其背

大破之鹵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入城左右諫不可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追擒之以功賜爵為侯尋刺史平州仍鎮范陽及榮誅大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五

臺僕躬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長廣王暉立授淵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節閔立仍加封開府隨爾朱兆拒齊神武及帝入關敗走淵後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末淵於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神武及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淵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鹵行達廣里

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閉門待卿也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

貴平以元氏宗室不肯孝武以附高歡何云斛斯椿黨此魏書黨齊之筆北史何以不改

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趨青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魏書載淵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我盡我是世子下人今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人信之棄城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暮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至此頗知侯公竟在何所城人允懼

城人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鷓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潞夜襲青州南

郭劫前廷尉卿崔光昭以惑人心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

內入諸姓賀拔氏孝文改何氏不知何以復舊

字可泥神武尖山人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同者魏初為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為署王衛可壞徒黨尤盛既功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偽賊酋度拔乃與周德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壞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考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

待之甚厚永安中封壽陽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
 三司兼侍中使柔然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
 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允親
 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及入洛進爵為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
 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帝又委
 岳兄勝心腹之計

資治通鑑曰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九

岳遇害虎奔荊州說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
 泰代岳統軍自荊州赴之至閩鄉為高勸別將所獲
 送洛陽魏孝武方謀取關中得虎大喜拜衛將軍厚
 賜之使就泰愚按虎以唐祖列名八柱國而寂寂無
 傳聊附其事於此

神武重舊允全獲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
 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
 之贈大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並召

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子破胡
 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圍
 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被圍經年外援不
 至勝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
 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
 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或以懷朔被圍急

周書載勝為或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皇帝室藩

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惟敵是求今乃頓兵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進若懷朔陷則武川亦危逆賊因茲銳氣百倍誰為
 大王用者

或以勝辭義懇至許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
 迫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
 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現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
 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酋尋襲殺可瓌衆令勝
 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
 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

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
 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寇恒州城中人應之勝與
 兄兄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爾朱榮榮與肆州
 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之榮得勝大悅曰吾
 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
 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
 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若得効力以報知已是所願也
 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
 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功封易陽縣伯後從元天穆北征
 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
 大都督鎮中山樓警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北海王顥入
 洛榮徵勝使與爾朱兆自破石渡大破顥軍擒其子寇
 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誅勝與田怡等奔
 赴榮第時宮殿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
 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眾旅不多何自輕乃
 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之義遂勒所部還都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
 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先護討之為先獲
 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復休息俄仲遠兵至與戰不利
 降之復與爾朱氏同謀立節閔以功拜右衛將軍及爾
 朱氏將攻齊神武勝時從爾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
 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
 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
 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
 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
 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
 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
 未有不破亡者勝不彈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
 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
 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眾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
 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擊之度律惡兆驍悍懼
 其陵已勒兵不進勝見其搗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律軍因此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

中孝武將圖齊仲武以勝弟岳擁衆闕西欲廣其勢援

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

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盪為丘墟

魏書曰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廷戎克之又使人誘

降蠻王問道期行雍州刺史遣兵擊道期為道期所

敗漢南大駭勝又遣兵攻均口及馮翊安定沔陽鄆

陽城並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梁武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

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城進位尚書令進爵瑯

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

猶豫未進而帝已西入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

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

關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

潼關擒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東魏

師

本史據稱齊師非是今正之

神武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

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之甚厚勝乞師討齊神武既不果

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後每執弓矢見

鳥獸南回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關

謝罪魏文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渡

漢晉皆然事乃闕天非公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擒竇

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擒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

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還及齊神武

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周文見齊神武

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

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

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

流矢所中死叱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

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

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卒於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死之日惟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五

魏書曰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沒賊中愚按魏書所謂賊指西魏也此黨高氏之言皆不足據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貞獻明

帝二年以勝配享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射中環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陷投爾朱榮榮以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六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古人云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知此言真大丈夫之志也未幾孝明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

周書載岳諫曰將軍首舉義兵共誅奸逆功勤未立遂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榮尋亦自悟乃尊立考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

榮破葛榮平北海王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
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
兄勝曰醜奴足為勅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
定恐讒愬復生乃請爾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
大悅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
大都督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
天光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
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周書載岳曰蜀賊草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

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

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威大震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
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佺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攻
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
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
國威菩薩自言強盛驕甚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
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

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城形勢置之明日
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
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餘里
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
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
伏兵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
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悉投馬俄鹵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
非征討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以為寔分遣
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網州使太尉侯伏侯元進
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
柵拔之禽元進自餘諸所俘執皆放之餘諸柵悉降醜
奴欲向高平乃輕騎追醜奴及於平涼之長阮一戰擒
之高平城中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
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

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具戰並擒之餘象皆降悉阮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欵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居多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詔岳助侯莫陳悅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十九

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

周書載岳言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若骨肉猜二圖存不暇安能制人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遂師與衆軍合勢進可克敵退可自全

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考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

周書周惠達傳曰岳嘗遣從事中郎周惠達至洛陳岳有誠節惟以憂國定亂為事考武甚嘉之及還具白岳岳曰人生于天受命于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寔獲我心

永熙二年考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寄岳岳懼

周書曰齊神武忌岳功名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六十

託以牧馬原州為自安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欵附夏秦南秦河渭泗州刺史皆渭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

魏書曰岳總大衆據關右憑強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愚按魏考武惡高歡專擅故結岳圖之誰為不臣者收黨齊毀魏顛倒是非

乃爾

三年兵名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幕中朝野莫不痛惜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武壯翟嵩復命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以王禮葬雍州北石安原子緯嗣保定中錄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十一

隋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女

侯莫陳悅

愚按魏孝文業改侯莫陳為陳氏不知後何以復舊查西魏文帝大統中命代人改姓者悉復舊而隋唐間又或復或不復賀拔氏終為長孫萬紐于氏終為于純豆陵氏終為竇此改而不復者劉氏復為獨孤尉氏復為尉遲此改而旋復者餘倣此

代人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

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府長流參軍孝

莊初除金紫光祿大夫爾朱天光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復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鄆州刺史榮死亦隨天光下隴西秦中除秦州刺史天光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應神武至雍州會爾朱履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之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三十一

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自固乃勒衆入隴征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知遣人詣周文密許降至暮乃勒其所部之上驢馳云儀同有教欲還守秦州拒賊復給賂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慰輯之悅部衆離散又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

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中
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後恐為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
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
中兵參軍豆盧光以悅黨共謀殺岳獨得奔晉陽悅自
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恨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
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益盧金城枹罕人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仍家馬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

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
死生富貴皆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
以破衛可懷功除別將從爾朱榮入洛永熙中封安定
郡公大統三年累遷至太師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後與
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
有題名文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
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

戰先還名頗減五年卒于都督秦州刺史謚昭定賢於
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梁覽字景叔金城人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
部洛酋帥父釗河華二府刺史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
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得三千人
鎮河州從大軍平賊厯涼河二州刺史覽既為本州敕
史盛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
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策授許世為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州刺史永熙中封安德郡公大統二年加大尉其年覽
從弟公定反欲圖覽覽與數載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
四年遷大傅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
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仗法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
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
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知文學乃身之寶也生世
不學猶穴處耳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考經論語嘗

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民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侯莫陳悅宴語謂岳曰公慎之岳不從果及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為丞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教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

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秘器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世為首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保彥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彥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七柵皆平後寶彥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鴻賓索馬迎接復放馬柵柵建旗鼓以拒寶彥攻其將盧祖遷擒之寶彥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彥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詔投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彥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入關救周文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

右貨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自供衣食羸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奠咸共痛惜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傲悅不拘小節昆季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孝明以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旌其兄弟後爾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凡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

為西道之計駕西幸漿糗乏絕待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饑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事平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擒至并州憂患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五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馬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爾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西討為岳左廂都督考武代齊神武授朗闔內大都督及西入詔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植床便氣盡贈太尉子鳳

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考閱謀誅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
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所致也徵洽聞強記
以夔襄自任終使咸英不墜詔漢惟新加以盡心所事
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
智樊子鵠侯淵等馳驅風塵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
罪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

樊子鵠力抗高氏其忠矣乎顯智通逆淵反覆安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一例論

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
効立功始則委質爾朱中乃結疑高氏太昌後即帝圖
高察其所由固非守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
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風矣終能保榮
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志勇
克剪凶渠禱種畏威遐方慕義卒以勲高速禍無備嬰
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

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侯莫陳悅
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卒取敬厚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騫雲雷
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乙弗朗展轉擾攘卒獲歸順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衡 衡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

有孝性

魏書曰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晝夜扶抱

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戶曹懌遷司

徒仍授戶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

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馬歷尚書駕部

三公即會沙汰即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

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

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

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謂謂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

以匡名陛下任以彈糾當高肇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

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

之於後

魏書曰脫終貶黜恐杜忠臣口塞諫者心乖琴瑟至

和違鹽梅相濟昔叔向之言祁奚以為可及十世而

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

寶黃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

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

思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

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

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

不忍罪姦吏使出縱情令君子小人薰籍不別豈所

謂賞善罰惡慙慙恤者古人唯患察獄不精未聞知

寬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

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

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

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

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秦孝明納

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

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帝欲親討以荆

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裴行西通鵠路行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賓逢北溝求

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

魏書載雄言曰今裴行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

撓亂近畿梁汝之民不安若不時撲討更為後害

王執麈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

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

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

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忘身觸白刃不憚者

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字雖

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

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

旂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

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

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

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早平恐征夫

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四

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惟慕庸人無所畏懼進

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所以望

敵奔沮不肯進力也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

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

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功敵

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

魏書載雄上疏曰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

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

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做盈門囚執滿道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斃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五

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儻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草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何求不治何惜逆徒哉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古今風俗遷訛罔不任賢朝

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及爾來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帝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今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六

年死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魏書又載雄啟曰前件大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返有費于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

志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帝南狩雄兼佐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大集朝士於永寧寺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廐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孰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害之

魏書載雄對曰當主上信狎羣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今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進退如此實為慚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納言依附諂佞未聞諫諍一言使國事至此罪欲何歸 愚按雄之被誅非忠於人主不至此信狎羣臣與跡同佞黨之說必魏收誣詞宜北史削之也

二子士琛士貞逃入關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

溫良雅正初為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同咸陽王禧為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為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

新野詔纂為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敵甚憚

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北海王顥乘勝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遁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朕亦北巡東軍北守豈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補擒獲繫於郡市民皆欣然纂僑屬洛陽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

魏書載纂曰纂受詔禦防但大王忠貞王室扶掖顥危敢不匍匐

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

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篡政之

魏書載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惟以

城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

多遣則滅徹防護自若根本脫不如意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且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各修壁壘

待救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不從

不尅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

魏書曰信突入州城遂至廳事纂諸將皆亡惟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九

數人短兵接戰遂被擒

贈司徒公雄族祖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守

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

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

輒令閉闔曰勿使丞入孝文南征麗從駕詔琛曰委卿

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揚州征南長史刺史李崇多

事產業琛每諍折之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

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

史但不知上佐何如人琛對曰若其叨忝得一方正長

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

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

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

時李崇猶為敕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

今復逢其子早卒後弟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

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

有思理百工克濟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遭父憂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

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

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

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

行臺尚書與高岳等破景擒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為

淮南經略使齊天寶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

渡淮斷之火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民隨術北渡淮

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

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

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安州刺史臨
清太守盱台蕪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
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貨財
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
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
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
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
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
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
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
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
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
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
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

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惟尚貞明
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
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
子人無謗語其所旌擢後皆通顯術清儉寡嗜慤勤於
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民有惠政少愛文史晚
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諸貨物毫毛無
犯唯大收典籍多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
私門及還朝頗饋遺貴要物議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
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術族子德
源字孝基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
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
或謂兼有斷袖之癖齊尚書僕射楊愔殿中尚書辛術
皆一時名士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
侍郎聘梁使副德元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

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逵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勵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樞著於朋執實後進辭人當今雅罷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三國典略曰德源常於邢邵坐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中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後燕通直散騎常侍聘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國典略曰齊命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某宴酬

因談讓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噉檳榔獲

罪遂禁此物定爾否德源曰此天保初王尚書狀醉

耳猶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聞漢世頊

禁胡粉

及還遷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迴起義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自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思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南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魏書曰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

吾既委得其人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

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

愉甚敬憚之

魏書曰機以廷尉評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

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訟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

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害

辛雄楊機等見害權臣其忠正之節必有可觀此傳方直清白言皆本魏書猶魏收一節之三代也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祖潛獻文以沮渠牧犍女賜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附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明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公主痛本生絕亂遂以崇繼收犍後

愚按收犍之妻先封武威公主此其女否耶猶知痛本生絕胤則賢於暗通蜜計助魏滅涼又再離李蓋之母多矣

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發摘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雋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

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

魏書載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暗投之請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徘徊者天下皆是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士就錢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匡遂引為御史所糾擿不避權豪

魏書載道穆說匡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明公荷國重紀宜使天下知法匡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李崇子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編尾又於馬埒堦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柔然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

委以軍機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考莊孝
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除太尉長史顧中書舍
人及北海王顥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以問道穆道穆
言關中殘荒請駕北度循河東下

魏書載道穆曰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不得
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
其死力破顥何疑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渡循
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向虎牢別徵大丞相爾朱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七

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間何往不克帝曰高舍
人言是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
公時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顥鼓爾輕兵奪
據京洛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太王擁百萬之衆輔天
子而令諸侯

魏書曰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舟處處置度徑擒羣

逆

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養虺成地悔
無及矣榮深然之帝反政因宴次謂榮曰前若不用高
黃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道穆作
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
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益國利民事必以奏諫諍
盡言無所過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得李希宗李繪
陽休之楊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六

用錢稍薄道穆表曰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
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
價八十一文得銅一觔私鑄薄錢餘二百既示以深
利又隨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
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
不沉困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丈
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南此
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

年號以記其始則一筋所成上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

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

直置無心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

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

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

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

卒棒破其車主深恨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

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

魏書載道穆謝曰臣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

廷典章以此負陛下

帝曰朕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

典書綱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

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初置廷尉司直

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

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

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妄造

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

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

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

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八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

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

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

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

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

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訶別加案

檢如此則駟石之傍怨訟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聲矣

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榮誅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

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

御史故有此詔反爾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

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
道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
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計未發會爾朱
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孝莊遂害
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
襲道穆兄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

魏書曰少事後母孝孝亦撫育過已生人莫辨其
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及長專意經史天文纂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
留心老易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指作
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
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
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憂矣執送
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竊處資物甚多逮年失物
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牀奏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
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

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任幸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疏曰臣諤宰神邑
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思盡人臣守

罷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
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

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
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以來此

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乞行新典更明往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疏言正光
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

魏書曰弓格賞募咸有出身禦刺斬首又蒙階級故
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已公私兩利若軍師得

人賞勲不失其平則何征不克

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虛受征官身
不赴陳唯遣奴客充數對寇臨敵略不學弓則是王爵

虛加征夫多闕賊國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

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有如清貞奉法
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
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謹息義且頻年以來
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
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
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
數年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
數年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百王一致
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
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
景鄴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旄瞻恤言諾無虧
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
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又念父舊氏沮渠
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
盛事佛道為論駘之稱佛是九流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
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一家法雖未行于世識者
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
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
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
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
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
錢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
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
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鏡御海內之富莫不屬
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盈人無困弊可以
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
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

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
 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闕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
 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
 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歲之秋桑兒言利之日
 夫以西京之日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
 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
 富蓋何損於政何妨於民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
 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於古亦宜效於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
 又以其寃死特除一子出身
 魏書曰謙之妻張氏明識敦勸朱子從師受業常曰
 自我為爾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宜各修勤弗替
 先業
 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慕雋
 內入諸姓有其連氏孝文改慕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
 莊山之金鑄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豈
 得垂拱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
 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
 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川李世哲大相挫辱
 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寵任會謙
 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
 將赦神軌乃啟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

時黃門崔陵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陵言遂立孝

是之

武及帝入關

魏書以出關為失德甚謬

神武深思雋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與僕射賈顯度逢於途顯度恃勲貴排雋騶列倒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雋佞巧能傾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

愚按椿勝皆孝武寵任與椿勝善即為佞巧魏收之言更宜詳察北史何以因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五

性多詐勝出鎮荊州過雋別因辭雋母雋故見敗旣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卒於殷州刺史贈司空公謚文貞

山偉

內入諸姓有土難氏孝文改山氏

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擊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

稚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九匡為御史中

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擢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奏正帖國子助教還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還之人多不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義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收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天

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稱之後正名士即修起居注順以僕射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害朝士於河陰偉時守直故免及孝莊入宮仍除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元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嘆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遇害河陰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即閔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入洛官守奔散

國史典書高法顯密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

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河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

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

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幽州刺史謚文貞初國史自鄧彥海崔琛崔浩高允李

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碁雋及偉等詔說上黨王

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止應代人修緝不宜委餘

人是以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迷著故自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九

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

執筆無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

碁雋少甚相得晚以名位水火與代人宇文忠之之徒

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

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後

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先居代都父侃卒於治書侍御

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

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

為黑宇後勅修國史武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

坐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

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馬既獲丞職大為忻

滿志氣囂然有驕物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

卒

論曰辛雄吏能厯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

源雅業無虧並素門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七

三九

有政事之用碁雋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英忠之雖文

史足用而雅道蔑聞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魏 釗 子彦 孫長賢

魏子建

魏季景 子景

魏蘭根 孫子性

魏釗鉅鹿下曲陽人本名顯義字弘理魏太武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兼資文武知名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楚淮泗間太武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然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而縛請罪陛下拔其英傑因

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自定太武大喜曰所以召

御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開其生路城中大小欣悅明且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太武謂釗曰卿之一言逾於十萬之師授義陽太守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太武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動頻降醫藥竟卒年六十四子彥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惠卿博善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氏陽靈珍叛蠻魯北鷓中山王英討淮南俱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即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勤成一家之典而彭城王勰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懌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懼其禍固辭以疾孝明初

卒于光州刺史子長賢與弟德振初皆宦學洛中孝靜
 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有詞藻舉秀才入齊平陽王
 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著晉書欲還成先志
 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相規長賢復曰日者惠書
 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又謂僕祿不足
 代耕位不登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僕雖固陋亦嘗
 奉教于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圮橋之上
 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
 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
 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
 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夫
 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遺其親忠後其
 君者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
 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

曷云其已頃王室板蕩彞倫攸斃大臣持祿而莫諫小
 臣畏懼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
 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
 劍也抑又聞之整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
 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
 事君之節今僕委質有年矣安可自同匹庶取笑於兒
 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
 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吾子又聞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
 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
 茅逐茲烏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但言
 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
 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
 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僕之所懷未可一
 二為俗人道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快快
 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為多武平中辭

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任周武平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愚按魏齊二書皆無釗父子祖孫傳讀及此乃知後人或以徵顯于唐為增入耶故人樂有賢子孫也與父兄同

為唐名臣長賢族人子建父悅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魏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政垂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民和羣氏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

魏書曰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中不以財利經懷後歸京師家人衣食不給 愚按子建刺

史東益州幾以賊敗魏收子為父隱固其宜也何北史亦為之諱

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兪以州城之人莫不動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

罷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駭果安之足為用

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

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孝明優詔從之子建漸

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眾先反

者及此悉降乃問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

行臺刺史如故梁州刺史傳豎眼子敬和愧之在洛大

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

率斷路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氏念曰我留刺史爾

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如慰譬旬月方得前行

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

城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琛及鉅

鹿耿顯皆沒氏手及知子建客皆垂泣追衣物還之送

出白馬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

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宴頗為弈碁每曰碁於廉勇之

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
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北海王顥內
逼考莊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
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
歸先苦風痺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
太傅李延宴子侍中或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
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實曰今何以相勗子建曰
益以盈滿為誠延實悵然久之考莊殺爾朱榮遇禍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陰之家宰相弔賀太尉李度第二子仁曜子建塔往亦
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庭誅翦權強克徒尚梗
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
忽忽及永安後李氏宗族流離誅夸如其所慮後歷左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性重慎不雜
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
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厚葬吾不取遽際裸
身又非吾意氣絕後斂以時服吾前後三娶汝前二母

舊塋久固唯汝次母墓在外可遷入北城依班定行於
吾墓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永熙二年春卒于洛贈儀
同定州刺史謚文靜二子收祚收別見子建族子惇字
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
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盾而去
惇聞哭曰若害盾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首曰家事在
惇盾何知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曲附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八

肇彭城王勰之死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
幼有立志年四十啟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
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床內
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
從輻輳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
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
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贈諡事下太
常博士考行諡貞烈收族叔季景父鸞光州刺史季景

少孤清若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

要爾朱世隆特賞愛之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

給事黃門侍郎孝武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

等俱為搆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

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散騎常侍使梁卒於魏郡尹家

無餘財遺命簿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

餘篇子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

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

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太子勇深禮之令注虔信集撰

笑苑詞林集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

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

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

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

多不同

愚按魏澹所作魏書正西魏偽東魏此其矯魏收書之大者惜乎不傳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

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

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

前子名禮之意也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

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

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魏收諱儲君

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

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其二曰

冊府元龜曰三代以前積功累仁莫盛周室然名號

不及后稷追尊止於三王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

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

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迴避

冊府元龜曰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于經下况復懸隔異代哉

其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辛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

計在自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諭也帝覽而善之未幾卒有集三十卷收族叔蘭根字蘭根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一

祠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為榑左右人言有靈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柔然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微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媼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比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

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

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鹵故成背

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歸其父兄部

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

敗於涇州人因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

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心

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

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兗問復詔蘭根

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魏孝莊將

誅爾朱榮蘭根泄之兄子周達

噫誰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

周達以告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

習見信於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

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為學將侯淵所

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

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時廢立

未決令蘭根往察節閔帝神采高名蘭根恐後難測遂

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固請廢之神武不得已

遂立孝武

北齊書曰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搆毀深為時

論所非 愚按蘭根此舉非但賊節閔并禍高歡孝

武立而東西魏分東西魏分而齊周代卒也歡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人為宇文泰後人所滅非禍歎而何

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

達蘭根既預勲業位居端副始敘復岐州勲封永興侯

高乾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

施行馬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公謚文宣孝昭時佐命功

臣配響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

愚按蘭根子愬而不允無乃先洩孝莊謀繼主廢節

閔議為公論所共罪乎孝昭真明主矣

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幼孤學涉有時譽
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蘭根族侄愷自散騎
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
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
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愛長史者愚臣帝
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遷永不須收由是積
年沉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
雖復霖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惜欣然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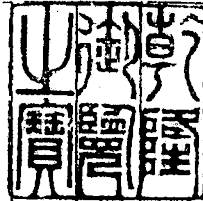
曰此言極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

膠州刺史

論曰魏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景
父子雅業相傳亦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
亦一代偉人也

愚按此一傳也北史列魏長賢為傳首而祖釗父彥
反似附見彥無論獨釗止魏太武殺掠語感神明不
知何以附見且資治通鑑與綱目俱不錄吾疑之已

讀長賢傳未有子微二字乃嘆曰無微則釗沒矣吾
疑其事終重其言故改置釗于傳首而附彥及長賢
于後亦孫不先祖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五十三

神宗卷五十一

清河王岳子勳

陽州公永樂

上洛王恩宗子元海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兄子武神武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

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推誠撫納拔用人士

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蒙結神武帥師入洛陽

北齊書曰神武將謀內討以臣伐君為內討顛倒乃

爾

以晉陽根本名琛留摠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

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小爾朱

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玉 保

校對生 員 臣 梁寶繩



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廷子獻嗣別見節義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諡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沈有器量幼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有光移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二

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

北齊書曰神武所將中軍已敗頽岳大呼衝陣方得迴師表裏奮擊因大破之

以軍功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六州京畿兩大都督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青晉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稱

北齊書曰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為藩百姓望風警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

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淵明擁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摠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淵明擒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張清水淮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遇害文宣出撫晉陽

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鄆州獲梁鄆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旅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昂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四

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名鄴下婦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鴆岳曰臣無罪歸彥曰飲之飲而薨

北齊書曰帝使歸彥就切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

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

假黃鉞給輜輶車謚昭武救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備甲千餘願又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馬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勵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王性剛直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五

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勵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北齊書曰時奄人佞倖猶行暴虐民間雞豚悉放鷹犬搏取

儀同荀子溢尤幸勸將斬以狗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勵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勵攘袂曰今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勵勸

後主五品以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焚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

北齊書曰時周軍續至人皆恟惧朝士出降相屬勵

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宦官卒伍猶未離二請

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

今我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勵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六

語大悅問齊亡所由勵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

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那佞公

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勵拜謝曰勵亡齊末屬

不能挾危定傾獲宥已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

罷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析者

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告諭所部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

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悖滋甚

隋書曰北魏司旦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

場防守長戍三年或行微暴露沈泗王侯之宅或奔

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獲戮烽燧日

傲耽淫靡極

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中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

怪或剝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人神怨憤

怪異薦發天時人事照然可知猥蒙朝寄頻歷藩守與

其隣接密通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七

車雷動戈船電邁臣請劾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

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勵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

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

羗數為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

威惠民夸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

渾來寇勵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勵

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唐褒前代名臣兼以子廉追贈都

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太昌初封陽州縣公累遷

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河

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

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

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

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

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

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

太尉錄尚書事謚武昭無子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

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呼阿伽郎君以宗宗封廣武

王時有天恩道人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

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

一百尋刺史南營州無故自驚走亡入突厥竟不知死

所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性寬和頗有風幹天保初封上

郡王王歷司空太傅薨子元海別見弟思好本名思孝

浩氏子也思宗養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

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天寶五年討柔然文宣悅其

饒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鷄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累遷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

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

倨傲思好因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與并州諸貴書曰

主上少長深宮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溢軒階尚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閭於

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

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

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

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叔寔曰宗英社稷惟寄

左丞相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

珍孤忝預皇枝寶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

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

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時在晉陽掌兵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敗與行思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成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

狀自陳帝曰所告何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今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子好子秦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為通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父崔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徙因於河州積年善

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獅子來獻以功行河東守遂死焉徽於神武有舊恩及平京洛迎徽喪葬之贈司徒謚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陋而妬數忿爭密啟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徽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摠知禁衛帝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不內歸彥諭之方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帝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即位進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帝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飲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翻覆前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帝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二

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因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命乾和繕寫書日仍敕門司不聽輒納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及門方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帝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

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瑋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啟歸彥追獲之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三

帝令趙王郡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得不反日誰邪田彥曰元海乾和豈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帝又使讓之曰彼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止殺元海義雲而已帝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先命議其罪皆云不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于武庫文宣入

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
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以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
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
爾反時當以此額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王平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四

朱氏任城王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

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洽剛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
當月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
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
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盧裕不
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拘禁府獄既而見
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華

有氣力善射騎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
時淡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銜之
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
矜怒上下畏悅之天保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
謂親近曰二兄舊本不甚了了自登阼後識解頓進今
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
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否或以密白帝又銜之八年來
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五

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名楊愔譏
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交通諸王愔懼以奏帝大怒曰
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
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帝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
千人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
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將左右臨穴歐謳令浚等和
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愴然泣將赦之長廣王
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

呼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轍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亂投薪火於籠皆死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謚簡平無子詔以彭城王浚子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六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皇建初歷官至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醜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襲彭城景思王浚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

用心浚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十八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部內米面糧食浚于人間事纖介皆知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浚察知之守令畢集浚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價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七

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浚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于上有白毛者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定神矣浚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竊浚乃令人密往菜葉為字明日市中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

四年徵為侍中民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洙曰自殿下至此五載民不識吏吏不欺民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洙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洙未期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戚乃詣閣諂陳洙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為言修等慙慙而退累官至太師錄尚書洙明練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六

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悉察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魏僕射魏收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訢所司以昂收故免之洙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駕巡幸洙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洙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洙第至內室稱救呼洙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洙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之初洙未被劫前妃鄭氏夢人斬洙首

持去惡之數日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襲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倣儔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不可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遇害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弯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十九

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紕文宣戮其左者數八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淵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愚按周戎衣色尚黑後圍齊晉陽四合如黑雲觀術士所言已知齊亡於周洵異人也神武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

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滕帝以渙第七

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

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送帝鐵籠盛之與

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

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

帝令文洛殺渙故以其妻妻焉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

葬之贈渙司空諡剛肅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

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海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二十

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

汝是誰家舊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

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

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

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

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

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

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

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之遷兼太

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

周軍盡入諸城門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

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

于龍州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少明慧天寶初封自孝昭武成

時車駕還鄴嘗令潛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太保并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二十一

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人換

其新靴馳去婦人指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

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

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言捕獲之

時稱察武平初加太宰遷右丞相潛先收司冀青三大

藩雖不潔已然以寬恕為吏民所懷五年青州人崔尉

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咸得齊整也擊賊大破之

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彼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

延宗宗稱尊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啟於潛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竟不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

周書齊王憲傳曰潛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未為戰士者亦數千人

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並沈諸井戰敗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十三

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得死無愧墳陵

三國典畧曰潛被擒見憲不拜呼之為弟

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賜死妃盧氏賜斛斯徽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字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寵於文宣每左左右行杖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母獲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擢安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願知臣否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故與杖何期負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三十三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歷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及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十五年歷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疑諸王中最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與蒼頭姦疑知而不能

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同寢有穢雜聲愚按此何等事可以莫須有措筆宋孝武梁豫章王綜與潤而三此史臣所以多獲陰譴也

及長庶慎方雅習於吏職摘發隱偽姦吏無所慝其情

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二十四

賂潤案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孰矣登高望遠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枝決杖一百後歷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論曰清河王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彰文

宣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比干彭城滋民布政與循良比迹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穿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獲免角弓之刺幸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三十九

二十五

南北朝合注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城諸子

後主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初封河南郡公齊

受禪進爵為王歷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

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及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武成

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教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

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

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恭不失一

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

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

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

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

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

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戲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

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陛下帝由是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

婚夜竊與言武成大怒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體素肥

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出配於車至西華門以煩躁

投水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

書宋弁孫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

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內姊孝瑜

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

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
 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
 作朝士圖亦妙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
 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
 兵入土門揚聲起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
 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
 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
 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

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
 以禁兵內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
 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
 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
 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雖反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
 急猶作如此猜疑可乎高珩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
 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
 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

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
 之孝珩猶傷數處見鹵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
 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聞而改容親為洗瘡
 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
 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
 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
 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
 後周武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四

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國命之舉苗莪至口淚下嗚咽
 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故歸葬山東從之尋卒
 三國典畧曰孝珩常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
 召左右牽衣而進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
 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
 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當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

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孝瑜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因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文襄像孝琬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叔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

太平御覽曰長恭面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對敵齊人作舞效之號代面舞

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柘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眾前後以戰功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六

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若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便當借此行罰恐求福反速禍長恭泣下前滕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

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而遭鴆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堯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賊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七

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賁券臨死悉燔之

朝野僉戴曰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捧盞揖之人莫知所由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陽王妓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揚惜惜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脂糝和人糞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復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長恭卬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遇害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孝珩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淚滴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八

紙河間王孝琬遇害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龜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

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竟奔鄴延宗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闖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九

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噎衆皆爭為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軌石以禦周軍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

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

踐 三國典畧曰延宗率衆排車向前周軍遂却人相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十

爭門相填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畿中馬城東阮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出城飢甚欲遁齊王憲及柱國王諠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虚周武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

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民家見擒周武自投下馬執其手

三國典畧曰延宗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

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

高都郡有山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

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

鄴聽事見兩日相連及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十一

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

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問取鄴計辭曰

亡國大夫不可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

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

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

欲仰藥自裁傳婢苦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

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

泣而不言以椒塞口死明年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

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

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

益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

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十一

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

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紹仁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

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捶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

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

辯才為後襲王爵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歷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

欽擅置內參掾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李后后又杖一百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諸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紹義初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馬邑皆反歸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

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家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思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十四

南境使誼執之流於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曰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

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孝昭初即位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並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武城并有手書其末云百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奏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逸堂且走且捶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親埋之後園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薨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

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

為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齊亡入關徙蜀卒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

愚按齊文宣盡赤元族獨元蠻女為孝昭妃故得不

死周武亦盡赤高族獨孝昭子高彥理女入太子宮

故得不死小小一事亦有循環

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其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四十

六

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

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

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倫安樂王

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諫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

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第二綽

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射破胡諫之歎然斫殺
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
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
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
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途避入草內綽奪其兒
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
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
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觀極樂後主即夜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七

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浴斛號叫宛
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
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
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
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於後
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
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
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齊亡妃鄭氏為周武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
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初封東平王累遷大司
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仍領御史中丞魏
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
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捧之自
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
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與中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六

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張幕華林園東門
外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
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
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坐宮中含章殿視事
諸父皆拜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帝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
子相別留連不覺晚武城憶儼為下泣舍師羅不問儼
器服旣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嘗見新水綠李於

南宮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獨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曠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十九

北宮五日一朝不使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

士開伏連以詔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煩重奏使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虎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

與亡論曰元凶既勒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

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還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二十

敗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作尼故擁兵馬欲坐孫鳳琮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姉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姉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延宗顧眾言曰考昭殺楊遵彥止八

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
 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
 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
 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
 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
 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導
 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
 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也執其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乃釋之
 愚按光此一時也宜體先君雅意宣太后新詔推諸
 王愛戴公心黜緯昏而立儼英則齊祚其綿即不然
 亦因其成勢陳士開罪合死尸諸都市然後請太后
 高居北宮非婦寺不接以永絕壺穢而於陸令萱之
 內妖穆提婆祖珽等之外穢則或誅或逐清宮府以

匡人主亦一大快舉而惜乎光之失此也儼害身禍
 國亦亡悲夫

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程顯貴於後園
 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
 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
 責帥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
 是趙主石虎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五

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
 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
 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珽與和士
 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
 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
 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
 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
 旬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

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首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十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愚按新唐書高氏世系圖止廓之後有玄景元思官於唐餘俱不見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平樂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幼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仁儼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感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十四

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愚按文宣殺二弟浚渙皆武成教且若孝瑜孝琬若紹德若百年裏昭宣之子無不殺者宜乎諸子并命於周也

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獲免俱從蜀隋開皇中詔追仁英還與蕭琮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天齊滅周武帝

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五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
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裔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
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穢覆有傲若使蘭陵獲
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為太息安德以
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
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十五

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
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蒙逆禍起昭信
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
流慶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
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

愚按文宣弑東魏孝靜又及其三子恐濟南太原亦
此之濫觴噫文宣之為前人也久矣

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

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蒙
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

三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胃

莫多婁貸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張保洛 賀拔仁 趙珍 段琛 尉標 子相貴

康德 韓祥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北齊無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狐永業

傅伏 庫狄盛步大汗薩丹 並鮮于世榮另見

万俟普

魏獻帝以次弟為俟氏孝文改亥氏見魏書官氏志

獨新唐書云改俟氏為万俟氏不知何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別種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

中破六韓拔陸構送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

首長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

隨孝武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鞬城率部落

歸齊神武神武射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亮贈太

師大司馬錄尚書神子洛洛字受洛干

北齊書曰洛騎射過人為鄉閭所伏高祖起義信都

遠送誠欵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禮之

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將遂家馬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為別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立累遷渭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莫陳悅殺賀拔岳周文率岳所部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眾據秦州為周文攻圍苦戰結盟而罷

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遣表疏與神武

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渡烏蘭津歷河源二州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暹待元甚厚暹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俟接元至引見執手

北齊書曰封元縣公除驃騎大將軍攻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

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弟天元天和天光有將畧便弓馬天保初卒於殿中七兵二尚書天保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濟南即位加特進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殺絕人破六韓拔

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恽不睦豐助恽守岳將自討恽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授豐衛大將軍不受乃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恽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民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舟忽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浮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譽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向叔單于之裔初呼厨泉入朝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及元魏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為氏後音訛誤為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叛陵率部降爾朱榮詔為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榮死常居河西天平中與異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奏為武威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六

三國典畧曰王思政固守潁川運米數百車欲向孔城常與可朱渾寶原前後要襲獲之乃啟大將軍澄曰常至鎮河陽知太谷南口經赤土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饌惟經此路若於彼選形勝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還自不能更有行送從之遣斛律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

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

書令司徒公太傅諡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大中大夫
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
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氐楊詒先於百頃未還
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氐莫知所歸俄神武遣
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
武西入歷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
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

劉貴秀容陽曲人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軍
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

魏書曰元壽建明初爾朱世隆專擅以貴為征南將
軍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于正平貴破擒顯恭并大
都督裴儂等除晉州刺史 愚按此等事皆諸臣背
主黨權臣罪狀北史一概刪之何也予皆為補入後
倣此

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戎歸神武累遷開府西道行臺僕
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
直攻奸毫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
特兒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諡忠武齊授禪
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

蔡雋廣寧石門人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
時深相親附雋初為杜洛周所鹵時神武亦在洛周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中神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顓隨神武舉義又平鄴
破韓陵並有戰功封烏容縣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
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
頗稱施惠

北齊書曰魏孝武二子高祖以濟州要地欲令腹心
據之密詔御史構雋罪狀轉行兗州事高祖以雋非
罪請復其任孝武不許除賈顯智為刺史率眾赴州

雋防守嚴備顯智不敢前

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

韓賢

內入諸姓有出大汗氏魏孝文改韓氏

字普賢廣寧石門人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

後爾朱榮擢充左右榮死

北齊書曰爾朱世隆立元暉為主除賢鎮遠將軍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九

隆等攻建州石城賢並有戰功

爾朱度律以賢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羣蠻

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啟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

神武

北齊書曰高祖入洛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

誠欵特令復舊

後拜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

收甲仗有一賊窟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脛卒

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

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歷代以為古物皆寶之賢無

故斫破未幾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

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計策破爾朱氏於韓陵拜安南

將軍樊子鶴據兗州起兵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

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

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武壯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少好弓馬頗有氣尚

北齊書曰懷早從戎旅韓樓反于幽州懷知其無成

陰結所部去樓歸魏封武周縣伯

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

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

後從神武襲尅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

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享神武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屢進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彙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

北齊書曰祥棄官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士民據之以

待高祖 資治通鑑曰帝因祥附歡乃敕文武官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來者任其去留

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為政不殘潁川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西魏遣其將怡鋒援之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飲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為行臺鎮守晉州

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西魏

此時西魏尚存何得據稱周本史類此者皆正之為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

魏書載神武謂胄曰我推誠待物謂卿必無此且黑

獺降人前後相接虛實何患不知

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

等陰圍害神武為人所告窮治得實見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莫多婁貸文

內八諸姓有莫耶婁氏魏孝文改莫氏多那二字必有一訛但不知何時復舊

太安狄那人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又從平兆於赤碭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

北齊書曰魏孝武于二神武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文率精銳三萬與竇泰等會於定州同赴石

濟擊走顯智

天平中進爵為公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
 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于金墉城同文出函
 谷景與高昂議整兵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
 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
 斥堠遇西魏軍戰死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
 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
 光每令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三

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行伍整肅深為光所重位至開
 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
 邕等推立安德王延宗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
 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
 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資治通鑑載周武數敬顯曰汝有死罪三前自平陽
 走鄴携妾棄母不孝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啟于朕
 不忠送款後猶持兩端不信用心如此不死何待

庫狄迴洛

內入諸姓有庫狄氏魏孝文改狄氏西魏後周之復
 舊可考不知東魏北齊又何時復舊夸俗難變若此
 代人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誅隸爾朱兆
 神武舉兵信都迴洛擁眾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累遷
 夏州刺史孝昭即位進封順陽郡王太寧初為朔州刺
 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四

張保洛代人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
 頗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敗仍為爾朱
 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爾朱
 兆于廣阿又破之韓陵

北齊書曰魏孝武與高祖不協令儀同賈顯智等東
 趨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非之保洛隸泰前驅事
 定轉都督

元象初刺史西夏州從戰芒山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
 錄安武縣伯三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以

聚欽為民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
城郡王以聚欽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
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
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
事與為北史所載而事不足傳者今皆弗錄內尉標代

人太寧初位司徒封王子相貴武平末為晉州道行臺
尚書僕射晉州刺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啟周武請
師約為內應周武自率眾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引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五

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
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又至鄴每立計
將殺高阿那肱廢後立立廢寧王孝珩竟不果及孝珩
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後不
知所終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
中郡公戰歿關中

薛孤延代人少曉果

北齊書曰初從韓樓反後與王懷密計討樓為樓帥

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歸行臺劉貴賜爵永固縣侯
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寶
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
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
武令延視之案稍直前大呼

北齊書曰未至三十里雷火燒面延喝殺

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鬚及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
決曰延乃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五

監造土山以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讌於華
林園文襄啟魏孝靜帝坐延階下辱之齊受禪別賜爵
都昌縣公延好酒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
鋒位太子太保太傅

斜律羗舉太安人世為部落酋長羗舉少曉果從爾朱
北北破乃歸神武神武以忠於所事

北齊書曰羗舉從爾朱北入洛有戰功深為北愛遇

恒從征伐觀此則從北執孝莊者皆此賊也何云忠

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沙苑時議進

趣計羗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欲一

死決有同劊夫或能噬人且涓曲土寧無所用力若不

與戰徑趨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赴拔其根本彼無

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

當生擒黑獺示百姓焚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

戰於涓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為東夏州刺史有疾

疾刺胸竹箒吮之垂愈因怒創裂卒贈儀同三司子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卿嗣考卿少聰明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

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考卿一人差居

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考卿為尚書令又以中

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

詔禪位任城王潛令考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考

卿便詣鄴降周武帝仍從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

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卒

考卿等冒濫王爵不以例削去彰後主之失也餘做

此

張瓊代人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為亂榮敗降爾朱

崇歷濟州刺史及爾朱氏敗歸神武拜汾州刺史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尅夏州以瓊

為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為周文所陷卒子欣尚魏平陽

公主

平陽公主即周文元后后傳內欣作歡歡必本名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齊書避高歡諱故易之北史因而未改耳

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

鄭伯璜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欣豪險放縱與公主情好不

協尋為考武所害時稱璜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劾殺人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榮

稍遷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晉州刺史後歸神武

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王元景神率眾迎接顯勤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拜儀同三司

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於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賜爵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疑老生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九

同拒顥顥敗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誅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法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涓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怒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

錢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鎖送晉陽文襄怒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

十六國春秋載恪止一孫奇為慕容盛賜死嗣遂絕讀此方知恪有後恪大賢故幸之

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其從舅子榮入洛私告曰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十

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除剪恐後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欲殲夸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爾朱兆長史及兆敗

北齊書載曰初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累為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高晉州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相猜阻便禁

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

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

祖及敗于韓陵兆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

豈至此時士卒多奔兆懼將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

師徒軍容既振與兆徐上馬已高祖討兆于晉陽兆

寃自縊 通鑑考異曰兆始名歡自救非猜嫌時北

史謂紹宗此語在歡請帥降戶就食山東下為是

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携榮妻子并兆餘眾自歸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

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

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季屬紹宗以其兄為州主簿紹

宗不用季譜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

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

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

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叛命紹宗為東

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擒梁

貞陽侯蕭淵明於寒山廵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

盛初聞韓執往討之曰噉膾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

精人凡爾諸將皆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

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頗

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詳見南史侯景傳 北齊書曰初高祖末命世宗曰

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 資治

通鑑曰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遺汝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

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

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

盡蒜者算也其算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

乃八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

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莫不悲悅朝廷嗟傷之贈太

尉謚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

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

隋書曰三藏敗陳師於壽陽又兩敗周師於孝水河陽

歷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

隋書載周武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三

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九年以吳州刺史副襄陽公韋

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

隋書曰嶺南首長王仲宣反圍廣州三藏副洸討之洸死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知城中食盡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騎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

獲全

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民歌頌之

隋書曰州極西界姦宄遷配者多人多逃逸三藏招納綏撫極負日至

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帝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摠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大業七年卒

隋書曰三藏從子遐為澶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四

以誠節聞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鄙人世為首帥平有容貌美鬚善射馭製第一領民首長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勞平元顥封慶陶縣伯榮誅

北齊書曰榮死平與爾朱榮妻爾朱世隆北走元暉立加京畿大都督

爾朱氏陵借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

州刺史諡莊惠

薛脩義

北齊書作循義

字公讓河東汾陰人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

北齊書曰時有急難相投者多容匿之

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五

北齊書曰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循義以大都督討之念雙曲是其鄉人輕詣壘下曉以禍福遂降之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乃表乞一大將招慰孝明遣西北道行臺胡元吉往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

北齊書曰循義與其族人善樂嘉族等各率義勇為

攻取勢與書降之

乃授鳳賢龍驤將軍爾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皆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誅魏孝莊以脩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為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入關神武以脩義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五

沙苑之敗徒秦西汾東雍三州民於并州又欲棄晉已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今無所趨脩義曰若失守請就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其家口為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追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

進年正郎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脩
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
二州刺史卒官子震位廉州刺史亦皆軍功又歷南汾
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前燕遼東公廐之後

北齊書曰儼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
尺

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北齊書曰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大都督會西
荊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
宋帶劍謀叛儼輕騎出其不意徑至城下語云大軍
已到何不出迎帶劍惶恐而出儼即執之一即遂定
爾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
潘相樂長揖而已承尉已下數懼其罪乃謂儼曰府君
少為羣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
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微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

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
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
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惟儼獲全
北齊書曰儼為東雍州刺史值沙苑之敗西魏荊州
刺史郭鸞率眾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曉夜力戰大破
之追斬三百餘級

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眾推儼遂遣鎮郢城始
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
鸚鵡洲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舟路眾懼儼導以忠義又
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
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鑊連
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荻蒺復斷絕如此再
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北齊書曰瑱移軍城北造柵置營約將戰士萬餘人

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南北合勢

儼出城奮擊大破之

北齊書曰先是郢城卑下兼土踈頽儼脩繕城池
多作大樓造舟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眾
五萬與瑱約夜合兵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
循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
與

瑱約又并力圍城城中食少糧絕惟煮槐楮葉并紵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十九

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取其肉火

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

自五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

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埒

儼鬚看髮歎息久之曰

北齊書載帝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

自古忠烈豈過此也

北齊書載儼對曰臣不屈豎子重奉聖顏雖夕死無

恨

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賜金銀酒鍾各
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
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
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
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
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
哭然後奉命爾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十九

連本名伏憐事爾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天保初

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

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悻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

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

錢買藥每恨之又不知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

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

軍尋與琅邪王儼矯詔殺和士開支解以死伏連家口

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

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
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
庫遣一婢專掌管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
得輒用及死惟着敝衣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
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
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
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厚有膽畧初歸葛榮封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
朱榮為別將討北海王元顥有功後從破爾朱兆於廣
阿進爵廣宗縣伯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常議欲廢州樂
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
故後從破西魏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今追者在西不願
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眾議不同而止文
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鑿
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

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
進璽綬田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殺陝遣
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趨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鐘
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搃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
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趨崇遂遁又為南道
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舊在
石梁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
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卒於懸瓠贈假黃鉞大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二

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
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
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
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
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降爾朱榮
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
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榮遣

大都督侯淵擊樓樂又叛樓降淵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累封爵汭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侵與周文相拒神武欲援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戒之高仲密叛周文援之神武迎擊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之西軍至皆喉燦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西北塵起樂使告捷鹵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唱名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何不

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言不為此語縱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齧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郡王遷大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所告伏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本史隋王卽傳有表云是時齊國有秘計載天王陳留人并州齊主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讀此則彭之謀反非實當為白之暴顯魏郡斥丘人祖喟任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即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北齊書曰侯景反河南為景所攻顯出左右二十餘

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即授顯士馬隨高岳等破景於渦陽

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賊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

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

北齊書曰大薩代郡西部人從爾朱榮平葛榮有功

榮誅又從爾朱兆入洛及兆敗於韓陵乃降神武以

功封行唐縣公無事可紀附見於此

攻梁北徐州擒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陽王辛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

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

賊有伏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

和射數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

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

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突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

討柔然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

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頗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

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

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

故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

儼殺和士開兵指西關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

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

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

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麩不多供贖甚廣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間將為

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眾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

和遣騎擊破之擒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

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

北齊書曰景和以尉破胡新敗懼不敢進頓兵淮口

及敕使煩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

資多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截之整旋逆戰摩訶退

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

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少子宿達開皇時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絕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
亡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
連山因以山為姓北齊語訛故曰綦連

魏孝文帝改為綦氏矣見前

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
信榮被害即從爾朱世隆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投神武名與俱

北齊書曰京纏命之者再猛皆不從

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

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羨舉乞伏貴

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羨

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

都督爾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日寧受死

耳寧忍告而殺之耶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

北齊書曰爾朱兆敗猛歸高祖曰爾朱京纏將爾投
我汝何中途背去猛具陳服事之理不可二心高祖
曰汝莫懼事人當如此與此不同

舍其罪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
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強
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
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
侵逼晉陽敕猛往覘賊中一驍將超出來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北齊書曰猛遙見之挺身獨出與相對俯仰間刺賊

落馬

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

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

趙彥深以猛武將中頗疾姦佞言議時可采故引知機

事祖珽奏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儼事有弊故出猛刺

史定州彥深刺史西兗州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

禾太早九月噉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至是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高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

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五世孫高祖度陳留王

父永啟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事人隨魏孝武

入關天平末東西魏文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

功賜爵西華縣男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

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

興勢伯帶定襄縣令累遷兼七兵部尚書時初築長城

鎮戍未立

北齊書曰突厥強盛慮或侵逼

詔景安與諸將緣塞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公行帝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之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北齊書曰州鄰接它境景安綏和邊鄙不相侵暴

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

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

稽胡戰沒初永凡祚襲陳留王祚子景皓天保時誅諸

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既云景安以昭成疏宗不與親近同戮何元韶傳內
又云昭成以下無遺北齊書自相矛盾乃爾北史亦
不為改正何也

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
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伽藍記曰景皓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夙善
玄言道家之業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弟种子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
應和豫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
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

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

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

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

招撫

北齊書曰時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瓜牙每先
鋒以寡敵眾

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
於朝河清未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
威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
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民庶多思永業又
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
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不出視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視乃通夜辦馬槽
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三國典畧曰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

入金墉助守周將尉遲迴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擊永

業選三百人為瓜牙每先鋒死戰迴不能克

進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伐奏

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

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

軍搃管崔彥睦所殺

傳伏大安人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

北齊書載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克并州遣肅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

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器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警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周武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惟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內疏所以相

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

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尙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

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卒於岷州刺史

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論曰爾朱殘逆万俟普遠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四

遷去就之途未為失節

愚按去就間非君則臣若云舍君就臣未為失節可乎

道元感母凡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並乘幾獨運異夫盜竄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益亦明主之仁馬劉貴蔡雋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享清

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妻貸文庫狄

迴洛張保洛薛孤延斛律羗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

屬時來或因壽旅馮附末光中其志力化為王侯固為

宜矣考卿功臣之後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

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

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

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澗水往若摧枯筆盡數奇

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運屬危亡貞概自處可謂不隕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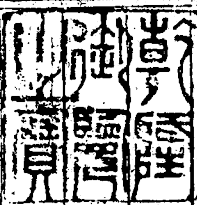
五

節矣叱列平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蔡

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夸險位高任重減遂本

誠永業際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愚按蔡儻任祥附權臣而背人主所當別論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五十六

高隆之

賈泰

妻昭

韓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段榮

子韶

考言

斛律金

子光

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祖通仕沮渠氏沮渠滅徙居

北邊父機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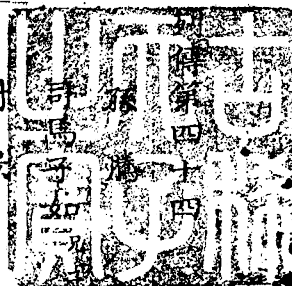
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

北齊書曰高祖自晉陽出溢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

眾迎之與兆宴飲水湄誓為兄弟各還本營明日兆

往招高祖高祖將赴之以安其意臨上馬騰牽衣止

之兆隔水肆罵兆還晉陽高祖遂東



及起兵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

北齊書曰騰又勸高祖立元朗見神武本紀

累遷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

此公主即明月耶他日從孝武入關啟宇文泰殺帝之禍即此公主也一失節孀婦其胎禍乃爾

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啟免騰官俄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為孝武所忌慮禍奔晉陽神武以誅椿為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本史言神武入討以臣伐君乃爾反言今正之

留騰行并州事孝靜立入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除侍中兼尚書令

魏書刑罰志曰魏自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多尚嚴酷遷都後京畿盜起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上

言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來執事律令之外更立

餘條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臣以為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

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

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不宜巨細滋煩令

民預備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以明恒憲詔從之

時西魏攻南兖州詔騰率諸將禦之騰性怯無威略失

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

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斥良者皆免之

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

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携賈於鄭

氏賈有色騰納為妾妻表氏卒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

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表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

多此類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

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已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

行府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

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
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亨神
武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為閩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
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婿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
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舊人贈幹司徒公隆之
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於暉引為郎中
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北齊書曰隆之封平原郡公邑千七百戶隆之求減
戶七百并求降已四階讓凡騰優詔許之

人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
受墜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作以十
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
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濫又鑿
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
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

佐僚所在頗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
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
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
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
餘人而郡小謹躡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
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祚宰風俗清肅隆之時
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
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好小巧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
棚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
之曰棚土可作猛獸以存古意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
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遇害隆之
啟文宣并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
之子淫於楊愔前妻帝妹也故愔譏毀日至崔季舒等
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
非已能裁帝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

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與昶曰與王文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悔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

愚按魏孝靜禪齊與羣臣別隆之獨泣酒見孝靜記此其所以與裴讓之同禍也

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湯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駕沒於途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

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婦為尼事之如

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

言乞命帝曰事不得已以鞭扣鞍皆同時就戮並投於

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

天下寃之隆之祀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

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

三司崔孝芬以結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天道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徙居雲中因家馬子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

北齊書曰榮之向洛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稍遷大行臺郎榮誅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

城

北齊書曰榮之誅子如自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

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

方今天下勾勾惟強是示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

恐變故遂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師出其不

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憚我

威強於是世隆等還逼洛陽

節閔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

北齊書曰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以子如有舊出為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

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

北齊書曰高祖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

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齊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便令武士頭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

北齊書曰子如義旗之始本不參預直以故舊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

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獄一宿髮皆白辭曰司馬子

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犍牛犢

犢在道死惟養犍存此外皆人上取得者神武書敕文

襄曰馬令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

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

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蠹賜酒百瓶羊五百口

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耶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

齊受禪以翼贊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文宣先謀受禪子如逆於遼陽固言未可見文宣本

紀此又云有翼贊功何其不符

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

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婦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

並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經正不能以平道處物

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遇暹

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放文宣言其罪勸帝

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

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卒贈太師太尉謚文明愚按子如勸爾末世隆攻洛與漢賈詡勸李催郭汜攻洛何異及高歡起兵抗君子如又曰向欲立小者正謂此耳故歎卒舍清河王亶而立其十一歲之子孝靜皆子如啟之也背主黨權罪不容於死

長子消難嗣別見子如兄慕慕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

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

子如思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並為莫逆交及兄世雲從逆碁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理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

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能諧俗舊與楊愔同為

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

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于

樹下側避之愔從車望見呼曰兄何意避膺膺之曰我

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踈簡傲物竟天

保間淪滯不齒河清末累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

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

賞勲勤膺之雖為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

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韶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外齋憑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香貴遊後進膺之嘗與人碁者忽至寒暄而已碁不輟圍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棋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

好讀太玄經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與楊子雲周旋
患痢十七年竟以此終

實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

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

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時雨露灑寤而

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瀆褒產子必

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

之俄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没于鎮泰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三

負遺骸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果功賜爵廣阿子神武為

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僚

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侵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

關為周文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郡有患化

尼謠云實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

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實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

屋俄傾去且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

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泰雖以
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
武子孝敬嗣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泰漢置尉瑗官其先有居此職者

因氏馬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

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

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惟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

留景鎮鄴京妻常山君神武姊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三

狄于常被委重而不能亡財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

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于與景在神武

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于曰欲捉尉

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

百姓董桶何不剥公神武誠景曰可無貪也景曰與爾

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進

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止人見禁止使崔暹

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孝靜乃許之

愚按此一舉也數以至親不便行法故假主威懼之泣請者三皆詐也景夫婦亦識其意所以忿怨彌深

於是熟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起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

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賦生忘之耶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

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也神武對景及長山君責文襄而杖之長山君泣救景

曰小兒慣去做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杖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士民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卒

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子榮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

干等為王榮以父不過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王祭父祭

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教祭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

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榮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

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榮襲爵位司徒太傅卒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

千餘騎覘候出溢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

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武明后母弟祖提雄傑有識

度家僮千數牛馬以容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卒昭方雅正

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諫不宜乘危歷

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

貳于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谷起兵以昭為東道大都督攻之子鵠既死諸將

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魁是怨

其人何罪皆捨之後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

復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舉大綱而

已卒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

其墓追封大原王父封亦如之皇建初配享神武次子

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

帝大漸興趙郡王獻等同受顧命位司空獻奏黜和士

開定遠與其謀已納士開賄賂成獻之禍詳見士開傳

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亡穆提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六

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

中告定遠與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

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賊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死昭

兄子獻父拔魏南部尚書獻幼孤養于昭為神武帳內

都督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齊受禪

除領軍將軍獻無佗器輪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

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司空

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太司

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獻在豫境留停百

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太司

馬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

西臘汗山地方百里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

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于

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入京夏歸里孝昌元年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七

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

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郡公河陰

之役諸軍大捷惟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

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

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渡干

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遷為定州刺史不

閑吏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為吏民所患遷太師天

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
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撫大衆威望之
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臨淮王元孝
友于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
慙時人稱善卒贈假黃鉞大宰給輜輶車謚景烈干不
知書署名為干字送上畫之時謂之穿鉞又有武將王
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
皇建初配享神武子士文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
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信都軌贊成
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仍督中軍又從破兆于赤谿
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
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
惟乞留軌神武嘉數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
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未幾復
爵歷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

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謙恭自處不以
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柔然暴疾卒於軍贈
假黃鉞太宰太師謚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子晉明嗣
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
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
要必以疾苦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
吏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便謝病解
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九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祖信以俠徒北邊仍家于五
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
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亂亂起此地
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依杜洛周因
奔爾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
信都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
縣侯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榮恐神武招私
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

北齊書曰榮性温和所歷皆推仁恕

所在民吏愛之初神武將圖關右榮盛稱未可及渭曲
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
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昭景皇建初
配享神武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神武以武明后妹子
益器重之常置左右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爾朱
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死所謂疆
者得天下心爾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叩山之會羣紳
何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愚按叩山必河陰之誤

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誅惡君側
何往不克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
小能敵大小道大淫今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
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
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

縣侯

北齊書曰以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

叩山之役神武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勝
馬追騎憚不敢進神武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
韓軌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未用其謀
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
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無出孝先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册府元龜載神武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艱險同
獎王室今吾疾若此宜善相翼佐

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以韶為託令軍旅大
事並與籌之

北齊書載神武謂文襄曰段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中
惟有此子

已神武殂侯景叛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文襄受禪

北齊書曰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韶啟歸朝陵于公乞封繼母梁氏為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

資治通鑑曰廣武王長弼與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于帝曰韶擁強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豈可遽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韶曰如卿忠誠人猶有讒况其餘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韶攻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又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軍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雋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被超達軍北齊書又載韶謂諸將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

迴赴廣陵霸先遁

冊府元龜曰追至楊子柵望楊子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

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大司馬仍為尚書令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歷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人遣將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羗夸與突厥合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周步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或欲逆擊之韶曰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

史料曰愚聞趙郡王叡傳又不然載韶不與鹵戰自失道為鹵屠殺無遺斛律光面折韶曰段婆善為送女客由此言之惟敵是求者叡也容頭過身者韶也韶堅壁固壘亦將家所尚光何輕致反唇或非實錄

乎且閱敵傳則韶選悞觀望閱韶傳則老謀壯事二傳一事並出北史兩兩相反正復不解

進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遺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曰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為母請和不通一介使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歸之朱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韶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邙山下逗留未進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四

欲召韶解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鹵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兵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太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律斛光為右軍時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

北齊書載韶謂周軍曰汝于文護幸得其母不忘報德今來何意周人曰天遣我來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

韶且却且引待其力敵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

北齊書曰時周人墜溪谷死者甚眾餘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山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武平二年出晉州道至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十五

勢為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至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至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皆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俟破服秦併立圖之

從之六月圍定陽

北齊書曰城主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

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東南澗口其夜敵兵果出城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卒賜温明秘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事謚忠武韶出摠軍旅入參幃愜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而長于計畧善于御衆得將士心又雅性温慎有宰相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于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綠瑀謀遂没官

北齊書曰瑀弟瑾謀逆皇甫氏因没官 愚按瑾奉詔誅高澄何言謀逆則瑀非謀逆又可知史言誤韶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以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當

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惟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懿尚潁州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子寶鼎復尚中山長公主皆至顯官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尉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卒於隋汝南郡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北齊書曰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官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謀逆誅 愚按德舉齊世臣與宗子高元海謀圖周此義舉也不得言謀逆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秘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宗孝王家呼坊民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以拷掠殞時苑內須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

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特作丞崔成于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時辭以對惟勵色道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珽短及短出後孝言出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卿孝俗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等並在孝言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已任皆隨事報合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妻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于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後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黜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茅之士粗

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父那壞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柔然主阿那壞見金獵射深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去陵詣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州魏除為第二領民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為別將爾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仍從平昔晉陽追滅兆太昌初為汾州刺史從神武破紇豆陵于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白衆散將離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定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

甲士八萬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危高仲密西叛周文
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封石城郡公金性質
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
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
重其古質每誠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
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北齊書曰侯景降西魏西魏使大都督李景和等領
馬步數萬援景聞金將要之退走世宗攻西魏王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政於潁州詔金督彭樂等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復
攻潁川平之

文宣受禪

文宣先謀受禪使段韶問金於肆州金深言不可見

文宣本紀

封咸陽郡王

北齊書曰金常病帝幸其第視疾賜以醫藥中使不
絕

天保三年就除太師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
極夜方罷帝歡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
帛五十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
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日帝從皇
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柔然
為突厥破散慮其犯詔金屯兵白道備之多所得獲并
表陳鹵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左丞相帝晚年

敗德嘗持稍走擬金胃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
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皇子妃金曾遣
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
敕侍中元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
下文遙還覆奏帝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
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
岳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始無寵天子嫌之

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

為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謚曰

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

射初為侯景步下彭樂為高教曹曰射律家小兒不可

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

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落二鴈後從金西征周文長

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十三

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涇橋校獵見
雲表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
也丞相屬刑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時號落鵬都督齊
受禪別封西安縣子

三國典畧曰齊主嘗飲酒曰今日樂哉光進曰關西

未平何樂會嘗率馬步十萬三道並渡陷玉壁收長

安使官襲冠冕軍釋介冑然後稱樂齊主曰光憂國

如家羣臣莫及段韶出謂光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

四十萬攻玉壁不利將兵如盤擊水誤即覆何易言

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北齊書曰天保三年光除晉

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為

寇竊光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儒等九年率眾

取周絳川白馬滄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

取周之文侯鎮立戍置柵斬其開府曹迴公

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太子孝昭

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太子太保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十三

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

北齊書曰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禦之

興等聞而退走光遂北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

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

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邙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

迴憲僅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

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

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

隴志今日至此惟玩聲色乎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喪父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

北齊書光環甲執銳身先士卒

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傑眾大潰直至宜陽軍還擊周齊

王憲等其眾大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北齊書曰光軍還行次安鄴周齊王憲等以眾五萬

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眾大潰憲又令宇文傑等率

步騎三萬于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等合擊又

大破之

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

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

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袍罕公普屯威柱國章孝

寬等未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

干廣畧為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

安等四戌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便散兵光以軍

人多勲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時朝廷

發使遲留軍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甚

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

封清河郡公光常在朝堂垂簾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前

光怒曰此人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

怒珽知光忿已賂其從奴聞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

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

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

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解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

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

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未

飼馬以擬寇難今賜之無乃闕軍務帝又以鄴清風園

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

訴曰此某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租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憚光乃作謠言令閭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柳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於路提婆聞之因告其母令萱令萱以饒舌為斥已育老公謂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十五

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千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耳於相王何預珽又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惟何洪瑀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不可珽未對洪瑀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脫事泄如何帝然洪瑀言猶預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也

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

隋書五行志曰天戒蓋謂殺光則宗廟旋覆

先是三日鼠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脂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便散兵光令軍前逼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十六

北齊書曰士讓所啟軍逼會帝前所疑意

帝謂何洪瑀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瑀馳召祖珽告之又恐召光不從命珽請賜光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殿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嘗作事如此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遂拉殺之時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

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祖信曰
 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
 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
 不問曲直即杖一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重刑郎
 中何可分雪乃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
 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鄉因詣庶
 謂之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馬光居
 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春色不營財利杜絕
 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
 獨後言言輒合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六

三國典畧曰光號令軍士不過數言言皆切要
 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法
 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
 介冑常為士卒先

三國典畧曰光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構遍分
 麾下卒中盡親嘗其吐皆樂為致命

有罪者惟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死宜陽之役
 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
 西境築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言拓地五百
 里而未嘗伐功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結其嚴自結
 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
 朝野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三五

本史恩倖傳曰時有開府薛永宗嘗自云能使鬼及
 周兵逼言于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前
 去帝信之嗚呼死猶信而生反戮足見後主之暗而
 光之忠且才也予故改錄于此

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
 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
 儀同三司梁究二州刺史所在惟事聚斂光死遣使于
 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武命襲崇國公隋開
 皇中卒于車騎將軍羨守豐樂少機警善騎射
 談數曰文宣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豐樂獨歌曰

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
帝曰豐樂不吾諂是大好人

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
羨摠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
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歲時不絕
羨有力馬加行臺僕射羨以鹵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
拒于海二千餘里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漳
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一

之又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
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
表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宜可疑拒出迎之遂見
執死于長吏廳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
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
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以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
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
閭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二

士為羨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厥數日而有此變羨
及光并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
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
每日令出田還即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
多非要害之所恒蒙賞羨或被樵人問其故云明月必
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冗遠矣聞者服
其言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

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
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庸亂為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
蕭何鎮關中苟或居許下不亦異是乎賴文襄入輔責
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君子屬厭豈易聞馬
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思結寵私勲
德莫聞坐致台輔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
稱者實恭尉景妻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
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為佐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三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因趙郡中正將志除朝蠹謀逐佞
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
政害時莫大于此鄙語曰利以昏智况定遠非智者乎
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詔
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或出當閫外或任虞留臺以猜忌
之朝終其眉壽屬亭侯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
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
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欵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
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奪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
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致勝
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
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遷東隣
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叫建瓴而用武成并吞
之狀志光每臨戎誓眾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攻則罕
有全城齊民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而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三

世亂讒勝加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
李牧為趙將北剪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讒之牧死趙滅
其議害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也內令諸將
解體外為強隣滅仇嗚呼戒之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二

南北史合注總目錄

第一冊……………卷一至卷二一
 第二冊……………卷二二至卷五五
 第三冊……………卷五六至卷八三
 第四冊……………卷八四至卷九九
 第五冊……………卷一〇〇至卷一二〇
 第六冊……………卷一二一至卷一四二
 第七冊……………卷一四三至卷一六八
 第八冊……………卷一六九至卷一九一

南北史合注第六冊目錄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一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二八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三九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五二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六七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八四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一〇二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一二九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一六一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一七九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二〇六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二二四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二四四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二六〇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二八〇
 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三〇二
 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三二二
 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三三七
 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三四五
 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三五八
 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三七一
 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三九三